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杜陵集詳註

(九)

仇兆鰲註

務印書館發行



杜陵少集詳註
(九)
仇兆鰲註

國學基本叢書

杜少陵集詳註

卷二十二

暮歸 [按] 檻道編在大曆三年。是年暮秋在公安作。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扶又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
 去涼詩應一雲可謂安時而處順者黃生注朝出於斯暮歸於斯南渡不可北歸不能年老客居失意可勝道哉一起洛非川多鼓鼙年過平半百不稱聲意明日看雲還杖藜上四暮歸見聞之景下四暮歸流落之感杜
 隨邵氏謂鶴不木棲恐是白鶴然詠懷古跡云古廟松杉巢水鮑泉詩露色已成霜楸梧半欲黃
 舟風淒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裳帷范睢傳詠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陳後主詩烏啼漢沒鸕能
 槊之利揚棹歌水經注秦水出大龍山歷秦川有秦仲所封也抵窪誰記家婦客入門而左
 去京師不滿四百里黃生注陶詩停雲爲思友也夜聞搗衣聲窮湖廣衡州之桂陽帝歌古易
 通鑑大曆三年八月吐蕃侵寇靈都京師戒嚴鄧於盧世灌曰崔氏東山草堂暮歸曉發公安三首皆拗
 淬氣犯人後半篇質款近情詠諸有趣詩之頓放宜如此霜碧梧全首矯秀原是悲詩却絕無鮮操勝
 握可得放而此妙李首律中帶古傾欹黃錯落尤爲入化此偷用杜句黃碧梧中隔白鶴棲字而文中用三個顏色字見安毛奇安不光
 作拗體詩須有疎斜之致不形府曉發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搖曳脫灑真七言律中散仙也申澣
 可得放而此妙李首律中帶古傾欹黃錯落尤爲入化此偷用杜句黃碧梧中隔白鶴棲字而文中用三個顏色字見安毛奇安不光
 握可得放而此妙李首律中帶古傾欹黃錯落尤爲入化此偷用杜句黃碧梧中隔白鶴棲字而文中用三個顏色字見安毛奇安不光
 作拗體詩須有疎斜之致不形府曉發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搖曳脫灑真七言律中散仙也申澣
 握可得放而此妙李首律中帶古傾欹黃錯落尤爲入化此偷用杜句黃碧梧中隔白鶴棲字而文中用三個顏色字見安毛奇安不光

卽諸詩皆然始知通人必知音也。

哭李尚書

孫又「舊史云」

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使

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

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

客「黃生曰」時公在公安而李歿於江陵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英華

把留徐劍猶迴憶戴船

從哀死敍起得病隨亡故曰同年挂劍將赴

江湖更覺哀慘矣修文言精靈不沒奉使指出

使吐蕃下二分承○「潘岳詩」投分寄石友

白首同

竄身清漳濱用洙曰

魏文帝爲太子時應瑒劉楨並見友善

李歷禮部尚書薨於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

風雨思君子也

詩一

去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修文將管輅

奉使去失張騫吏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此記交情遺事

平原人舉秀才謂弟辰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婚也是歲八月爲少府

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杜臘修文句兼用兩事

周禮春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

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邇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

一作昭丘遠歸魂素淹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

音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懸見空館荒涼昭丘素

淹言葬於舊壘之傍此章前段四句中後八句

途遼闊喉舌點秋色點時景王孫切李姓若箇邊言葬於舊壘之傍

此章前段四句中後八句

沈約詩網蟲垂戶織記復諸侯以喪衣

鄭司農曰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昭丘楚昭

固傳斗爲天之喉舌

尚書亦猶陛下之喉舌任昉卞忠貞墓啟

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後漢藝

李王墓唐人方言京華若箇邊潘岳西征賦

一地有玄澗素淹

固傳斗爲天之喉舌

尚書亦猶陛下之喉舌任昉卞忠貞墓啟

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後漢藝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一作余。白頭兒童相識顧。一作盡。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湖風井徑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聲。劉客也。不能收。拈重哭意下三句。有身世無窮之悲。江湖風雨對景悽然。客減應劉。李爲太子賓客已矣。黃注三四申明餘字意。○何遜詩。蕭蕭江雨聲。一檀弓一銘者族也。以死者爲不可別生薨。故以其族識之。蕪城賦。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壠殘。九夫爲井遂上有徑。黃生注。

『井徑似指隧道。今形家目穴內爲金井』。原注李公。

哭李常侍嶧二首

漢

問而哭之也

當是大曆三年冬江陵作

李常侍蓋死於廣南歸葬長安。公逢於顧江

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掌規諷過失侍從

歸

之

間歸

之

時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嶺。寒山一作江落桂林。長安若箇伴。一作畔猶想映貂金。首章悼常侍之亡。上四爲自己惜。下四爲他人惜也。梅嶺桂林之間歸。觀其素行也。○唐銅梁縣屬渝州。隸劍南道。渝州卽今重慶府。弟第也。言次第相生也。則第字本與弟相通。故可對兒。古詩遺我一書札。乃欲次第說。釋名魚珥貂。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詞。次章於往日交情現。前哀死身後畱名曲盡之矣。公昔在長安與李同入青瑣之門。後李在銅梁。公疎於一辭之寄。今旅櫬相逢。但有歎。後一哭耳。尋書檢詩。常侍手跡所在。王子表李爲宗室也。史臣有詞錄。第弟也。言次第相生也。則第字本與弟相通。故可對兒。古詩遺我一書札。乃欲次第說。釋名魚珥貂。

楊德周曰：詩有假對法，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以日對雲，以第對兒，是也。後人濫觴，借一對柏，以十對遷謫矣。葉石林謂杜詩對偶至嚴，必無散句，甚欲改今日爲令尹，則又太拘至東原錄，又改今日爲金日，謂金日碑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唐中興時贊普入中國，必有相類，故杜用之更穿鑿不通矣。

舟一有字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聲去尹審公安在江陵之南故出南浦也時鄭審爲江陵少尹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切又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

窮途

此舟行有感，杜臆起語突然，悲不自勝，言己之飄流無定，皆因亂離所致。

今身寧途窮，將安託乎？

申漁光曰：

更欲投何處，窮途堪涕。干戈送老儒，暮景足悲。

○賈誼云：何必懷此都？嵇紹土

人營善救

人，故無棄物。雨洗平沙淨，天衡闕岸紅鳴蟹。

音蟹

將隨汎梗別燕起赴。

人情不足深怪

與一味責人者不同。

○謝朓詩：雨洗

二句，南浦之景，鳴蟹二句，秋候之景，謀棲託而不能

似蟬而小青赤

，趙曰：蠶得梗而託之，故隨泛梗而鳴。

○世說：謝公與王右軍書，敬和棲託好佳

矣。

以沫

○徐悱詩：向隅獨心傷。

○莊子：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

○曹植詩：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甯戚商歌注見

二十卷

○韓非子：卞和得玉璞以獻楚王，王刖其足，乃抱

璞而哭於荆山之下。

○蘇武詩：願子畱斟酌，此平生親。

移居公安山館

○朱氏：編在大曆三年冬，自江陵至公安山。

時作

唐書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迴

樊作迴。

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

敢求安。此移居公安時，途次所作。上半投宿之景，下半將發之事。黃注：三四本屬苦境，翻得佳語。雞鳴也。○人進蠶茹，有酒不盈杯。世亂是秋，又有吐蕃之警也。

醉歌行贈公安英華有顏十一本無少去府請顧八題壁作詩而使顧書於少府之壁。○邵注：一顧少府公安尉也。朱注：一顧八卽顧八分文學戒奢。

神仙中人不易異，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先稱美顏少府，天馬遠行。
洙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鵠注：梅福爲南昌尉，謂之神仙尉。此以顏爲尉而用之。世說杜父預之孫美姿容，王逸少目之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梁元帝碑文：獨振孤標，倫數之所遠絕。去聲：君掃承筆勢。○前漢：仲長統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杜陵在西京，故曰西漢。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醉字，有歌行歌主客。未賦景而兼烏蠻記地風霜落照記時，下三句結出醉歌，以誌一時賓主之興。此章前二段各四句，後段五句收結。歌行體可以錯綜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小者名曰雲夢。烏蠻在西，赤壁在東，落照自西而映東也。○漢書：楊惲曰：酒後耳熱聽鳴鳴而歌秦聲。魏文帝與吳質書：「昔日游處，每至酒酣耳熱，仰面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也。」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鵠注：當是大曆三年秋，公安作。歐陽公集古錄：唐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最切。屬虛器玄宗妙其書，是

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切。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辯眼工小字。分日侍華英。作示別。諸王鈎深法更祕。首敍顧君書法見重於朝廷。杜臆謹守途轍。謂之奴書力破餘地。是深於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水經注」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鼎。鳳作力之貌。韓蔡指韓擇木。蔡有隣。○「藝文傳」筆有餘力。○「莊子」恢乎有餘地。○「西都賦」繯以二華巨靈。○「注」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豐茂英特張說等獻詩。揚弘美亦以櫞其所抱而已。○「衛恒字勢」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易繫辭」探赜索隱。鈎深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上聲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聲。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作致遠。班間白首不相棄。驛驥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音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骸。英華作骸。病渴汚聲。去官位故舊獨依然。時危詬顛躋。此敍平日交情見十載。通前後而言。高歌以下憶長安。事窮巷脫轡。再會公安也。遲暮敢墜。克踐白首之言矣。才盡以下傷老病而喜顧之舊好。依然。○「前漢儒林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宣帝紀」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趙曰」黃金轡。言其富貴也。○「顏延之五君詠」仲容青雲器。言其器之高遠。此云誰是青雲器。歎貴者未必賢也。才盡用江淹事。○「李尋曰」久汚玉堂之署。○「朱超道詩」恨望轉依然。○「書」微子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聲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聲。爲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飄駛。崩騰戎馬際。一作。往往殺長子兩。吏子干東諸侯。勸勤。一作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去聲。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因此洪吉之行。望其留心世事。我甘句承上子貞句起下。少稱遂不能愜心也。順衆意委蛇從俗也。舟楫四句。備言水路之險。此應上辛苦行。戎馬四句。以防亂告東諸侯。侯乃州刺史也。邦本四句。以愛民告皇華。

使使卽觀察使也。使臣二句言觀察爲民擇官必能進有德者而歷試之。此十句應上憂世志。○洪吉州在荊州之東故曰東諸侯。舊史大曆二年魏少游爲洪州刺史兼江西觀察使洪州卽觀察使治所也。治殺刺史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所謂往往殺長吏也。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五略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費。香餌卽招徠意。惻隱誅求情固應聲。賢愚異烈一作士惡鳥固。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江淹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郊載酸鼻末戒其失身於所往見朋友相規之意見民困誅求而動惻隱之情賢者諒當異於庸愚此句○史記不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陸機猛虎行起六句結中二段各二十

王嗣奭曰此詩全篇無一字虛飾可以知其相與之情至末而愛民之真態規友之直諒又兩見之矣。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去府年月同上

顧注時公在官亭夕坐候少府不至

漢章帝詔過止官亭無雇舍宿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鞋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上四亭前夕景記其聞見下四坐待少府戲簡索飲也。一連字倍增客情悽切用一帶字愈覺亭畔蒼涼鞋疑不返恐留客無人燭曰虛燒恐燈前無酒故有用落句爲戲○庚信搗衣詩南國女郎砧調聲不用琴杜臆搗衣杵有音節俗謂之花練槌司空曙詩宮響傳花杵卽此意也。又云西江卽蜀江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蒹葭宛轉青絲鞋爲霜。梁元帝詩流霞注見十七卷。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鶴注公於大曆三年秋移居公安

衛侯不易異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聲小愛文詞江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從衛郎敘起公處貧病而衛獨知之由其雅量能涵清襟能照也且感其平時意氣如江海之流易合又受其少而能文知風雲之會有期也○予病汝知猶管仲吾知我貧故也。魏志曹公流

曰周瑜雅量高致

「袁粲答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張良傳」諸將皆陞下形容勞舊等夷。

「秦嘉詩」

「少小罹穢獨」

「鍾嶸詩品」文詞之命世也。

「古詩」風雲若遇會。

形容勞

宇宙質樸謝軒墀。

自古幽人泣。

流年壯士悲。

水煙通徑草。

秋露接園葵。

入邑豺狼鬪。

傷弓鳥雀飢。

安旅况

白頭供宴語。

烏几伴棲遲。

交態遭輕薄。

今朝豁所思。

以贈衛意作結。

宴語誰供惟伴烏。

几則交態之薄。

可知故得衛郎而憂思頓豁耳。

末句仍應雅量清襟。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

結○「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盧元昌曰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輕吾道窮矣於顏少府曰不易得於衛大郎亦曰不易得志幸亦志慨

也是時公安有警故於山館有世亂敢求安旬後曉發則曰鄰雞野哭如昨日發劉郎浦則曰岸上空

豺村盡豺虎此章入邑狼羣必有所指矣。

公安送韋二少去

府匡贊云兵甲黃塵。邵注少府今之典史匡贊韋名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俗本

作別筵念我不能書常能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革黃塵裏日

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上四送韋之情下四離別之詞詩不必傳舊指韋詩

演義謂公詩多傷時語故囑其不必浪傳時逢兵革身泊江湖白髮之年短如秋日此情此景乃今古

所同悲者況故人分手於風烟之際能不爲之傷心而腸斷乎四語疊遞意極慘悽○朱注唐書韋

嗣立中宗亦封爲逍遙公韋氏九房以貞後爲逍遙公房北史周韋贊高不仕明帝號爲逍遙公房嗣立後爲小逍遙公房潘岳西征賦注古往今來邈矣

東城闕別賦造分手而銜涕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首二遣跡三四時景。下述懷古之意。野曠從抱膝吟。梁父化出先主之待闌。張誼同兄弟。其得孔明歎。舍
情傷迹在而人已亡矣。胡夏客云此嘯從抱膝吟梁父化出先主之待闌。張誼同兄弟其得孔明歎。舍
如魚水所謂灑落君臣契也。呂蒙之破皖城軍士皆騰躍而升其擒廬陵賊帥孫權稱其百鳥不如一鷁。
所謂飛騰戰伐名也。黃生注結以前浦二字縮住前半以含情二字雙綰後半章法極整○寰宇記

油水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廬陵。劉備孫夫人櫨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荊州記。吳大帝推劉
公備爲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卽居此城時人號爲左公故名其城。公安也。一名勝志。一
安縣北二十五里有呂蒙城。卽蒙所屯兵處。阮籍見孫登長嘯而返。譬口出聲也。

先主得公安使關羽守之及羽討樊城。呂蒙乘虛襲之。孫劉之戰爭始自公安。漢業之不振亦撓於公
安至其地故弔古而有慨。近年常州呂城之處有修關壯繆廟掘地得呂蒙墓者千年姦窟一朝
貌

病鶴孤卑。陳作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作月。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
翮稀毛不可狀。彊神非。舊作扶。又皂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此見呀鶴而自傷也。首段寫其病態之狀。
威緊脣二句仍摹其病態。彊神二句迴想其猛氣。○迷復二字出易復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熊欲蟄。一作
卦言迷於所復也。上文有迷所向下句不應。又用迷復當作非復爲是。是時應有一擊而悲鳴悽慘如此。豈其本心乎。此章上八
句下四句○擲投也篇。鳥搏物必自上投下。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鵝注〕當是大曆三年秋作。

〔邵注〕王必荊州人，閑居邑中者。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

逆旅招要

〔平聲〕

一近他鄉意

〔英華作意〕

緒寬不才甘

朽質高臥豈泥蟠。

〔首章宴中有感〕

古人皆獲大用而使君乃漂泊艱難惜其不遇也。

若已之逆旅他鄉

帝入闕諸將多道亡者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

〔晉書〕

謝安高臥東山當時皆曰

「揚子法言」

龍蟠於泥。

汎愛容霜鬢髮

〔一作留歡卜夜閒〕

〔一作闌〕

自吟詩送老

相對酒開顏

戎馬今何地

鄉園獨在一

〔作舊〕

山江湖

墮清月酩酊任扶還。次章宴時之興愛而留宴德使君也送老承霜鬢開顏頂留歡今當戎馬之地使

五六點王宅

〔○杜臆〕

公詩每用汎愛蓋以

衆人自居也。

〔前漢〕

〔伍被傳〕

汎愛烝庶

〔後漢書〕

李軾曰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

〔殷仲文詩〕

蓋有投轄之意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

〔盧注〕

王維登裴迪小樓云好客作乘月應

門莫上闌

〔顧炎武曰〕閒乃閑暇於閑字自不相犯

廣筵散汎愛

〔英華辯證〕

世傳杜公不避家諱其實非也

〔下圖集杜詩及別本〕

自是留歡

上夜闌

〔韻〕

〔盧注〕

王維

〔謝靈運詩〕

開顏披心胸

送覃二判官詩

〔云〕臥荆衡當是

先帝皇一作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切。謁承明錢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

〔此送覃而動歸朝之興先帝〕

指肅宗白頭公自謂

〔○牛弘隋文帝頌〕

慕深考妣哀纏弓劍

〔前漢〕

〔郊祀志〕

黃帝鼎成騎龍

上天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

〔列仙傳〕

黃帝葬橋山山崩空棺無尸惟劍鳥在焉

〔前漢〕

〔嚴助傳〕

君厭承明之廬

〔唐書〕

至德二載十一月上御丹鳳門下制卽此城門

遲遲戀屈

〔音〕

宋渺渺臥荆衡

魂斷航舸居何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上。赤霄懷君戀闕之誠篇中蓋三致意焉。此章兩段各六句○屈宋自比賦詩荆衡謂荆門衡岳

〔太宗實錄〕貞觀六年二月宴三品已上於九成宮赤霄殿

舊京也。曰承明曰丹鳳曰赤霄懷君戀闕之誠篇中蓋三致意焉。此章兩段各六句○屈宋自比賦詩荆衡謂荆門衡岳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汎鄂

譚鶴注此大曆三年冬作晉肅李賀之父見韓文辯

後併汎州入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平蜀道行檣烏相背悖音發塞雁

一行杭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漂泊

問君平上四送別之情下四別後之慨方爲沔鄂之遊而送李入蜀是兩舟背發不如雁序同行矣

南經杜臆名勝志銅柱在衡陽縣北百二十里吳黃武二年都督程普與蜀將關羽分界共

久有此興或此行終不果耳一通典一溥陽縣南楚城驛卽漢柴桑縣也

一統志在今九江府城

立銅柱爲誓公將下衡州正指此處與馬援交趾之銅柱不同

皆種芙蓉至秋開望之若錦一舊注一嚴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卽閉肆下簾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髮出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

一後漢沙門乃郊祀志一沙門漢言息心剃

校作高僧傳云漢始有沙門太易僧名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色角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邨白雪仍含凍江縣紅

梅已放春先去踏鱸峯置蘭若

徐飛錫杖出風塵道廬山也澤州陳家宰云未則望其修

室虛峯以俟道成飛舉舊解謂公欲先往廬山置寺以待太易之來遂引志公爭山麓事以證飛錫其說

非也此本用廬山神仙事○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周武時匡俗先生兄弟七人隱於此因號匡廬山

晉惠遠姓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公欲就者蓋託言也

任昉詩已矣生平事咏歌盈篋笥文賦嘉麗藻之彬彬

草心宋惠休姓湯氏能詩宋世祖令其還俗欲就者蓋託言也

陳注上林賦其北含凍裂地

辯林曰梵言阿蘭若蘭若基彭蠡之西阻絕乾

一重險嶺。窈窕冲深。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眞之苑囿。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塞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衣。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窮日蒼蒼翳然滅迹。

久客

黃編在廣德二年。閬州詩內。蔡氏編在大曆三年。江陵詩內。按是年正月。公出峽。三月至江陵。秋晚還公安。冬之岳陽。詩言小吏相輕。蓋其時落落寡合也。又引王粲賈生皆楚中事應。

以後在出峽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去豺虎正一

亂縱橫。上四客况下四感懷。杜臆交態俗情世人類。然而小吏爲最。其見輕者爲衰顏也。顧注狐

猜意有所指。時楊子琳崔寧之徒互相攻擊。所云豺虎縱橫也。黃鶴以爲吐蕃誤矣。○鄭當時傳。一賛一富。乃知交態。劉表於荊州故其詩云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賈誼上書言時事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前漢孫寶傳。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冬深

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震隨類影也。江溪共石根。以寒水各依痕也。易下楊朱淚。以風濤暮

簡文帝詩落

花葉惟諸本作隨犯重當是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淚。非影寒水各依流。一云痕易異下聲。楊朱淚難

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震隨類影也。江溪共石根。以寒水各依痕也。易下楊朱淚。以風濤暮

不穩也。難招楚客魂。以捨棹宿誰門也。杜臆謂此在五律中另一奇格。初疑寒水與石根緊承。早霞與

花葉似不相貫。後見杜臆方悟。霞狀變化如花。如葉耳。蓋霞有紅紫青諸色。故比之花葉且厭。天意以早

禱明屬早霞矣。起句特奇。○宋子侯詩。花葉正低昂。趙曰。隨類影。隨其所類而呈影也。到瀟湘。則

曉發公安。原注。數月憩息此縣。陸游。公移居公安。詩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太易沙門詩。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暮。冬始去。其曰。

數月憩息蓋謂此也。〔黃鶴注〕

北城擊柝復切。又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生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跡。藥餌扶吾隨所之。上四曉景歎流光易逝。下四發舟傷行蹤莫定。承法也。鄰雞承擊柝以所聞言物色承明星以所見言此意承法也。物色指物生態指人陳迹指公傳安句杜玄詩行。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劉恢傳〕。顏延之詩。日暮行樂歸物色桑榆時。樂府所止。

臺乘及臺戈草之又後漢楊仁拜什方令易韻水在火上君子以慎辯物居方亦音故昨字音梓注周禮大宗伯雖音北音北聲其來惡音杜五清夜作精政臣也卒勢恐天薄明珠步障握黃金誰正將一郎冬作事輕在諸也。石首趙縣曰。公自公安縣往岳州。故經劉郎浦。在公安之下。水一發劉郎浦當是大曆三年劉郎冬作事輕在諸也。石首趙縣曰。公自公安縣往岳州。故經劉郎浦。在公安之下。水一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邨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一作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上四寫景見浦中不可復留。下四敘懷。歎飄流未有歸計。

黃帽青鞋野人之服。○「孫氏曰」亭高貌午時。

日正高也。○沈氏曰「黃帽籜冠青鞋芒鞋」

當是大曆三年作詩云逆浪開帆難蓋董沂水而之鄧也。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將適潭州矣。

別董頤

漢鶴注

當是大曆三年作詩云逆浪開帆難蓋董沂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敍董生出遊之故。○「晉長干曲」逆

樂音土南適小長安。別一作我舟檝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閨廬。一作望無令。平

霜雪殘。送別而望其早旋。曰不知道里寒。表其孝思也。曰覺君衣裳單。憫其冬行也。曰無令霜雪殘。勉

其歸侍也。贈行而作

裏語可謂委曲情至矣。○「詩」適彼樂土。○「光武紀」戰於小長安。

注「續漢書」清陽縣有小長安聚。古城在鄧州南陽縣南。○吳均詩「江南霜雪重。相如衣裳單。國策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閨廬。而望闊里門也。霜雪殘。老人易凋殘。於冬日也。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

當念著勺。皂白作帽。一作采薇青雲端。以自綻行蹤作結。朱注峴山在襄陽與鄧州相近。公素欲居襄

隱之計。子能念我於雲端否耶。黃鸝以漢陽規首爲董頤所經之地。詩意不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

八句。○「公孫弘傳」弘食一肉脫粟飯。○唐書「鄂州漢陽縣本沔州漢陽郡武德四年以河陽郡各

之漢陽。汝川二縣置。詩考槃在淵。硕人之寬。」注考槃也。槃盤桓之意。

夜聞簷築戈滿者以去年吐蕃兩入寇。桂州山獠反。是年之夏楊子琳反成都也。樂府雜錄一千

鑿築者本龜茲國樂。亦名悲栗。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其聲悲。

鑿築者。管也。唐編。幽部名爲管。本樂部。一鑿築者。管也。唐編。幽部名爲管。

夜聞簫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黃生注所嚮。所嚮。隣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平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切。扶又風一作奔。湍君知天下。一作干戈滿。不見江湖。一作行路難。夜吹簫篥復歌塞曲。而又故語簫篥者曰。君爲此曲。但知干戈離亂之苦。獨不見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難乎。何爲故作此聲。動人愁思也。情所向。謂旅情頓起。隣舟句卽承此起下。○前漢一伍被傳。引領而望側耳而聽。蔡琰有入塞曲出塞曲。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
勉赴廣州

朱注李勉自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曆三年九月拜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詩應是其年冬作。○盧注時

嶺南番帥馮崇道與桂州朱濟時叛。故朝廷遣勉討之。○唐書衡州衡陽郡屬江南西道。

斧鉞下去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項垂老見

飄零。而往。故送李入廣。烜赫有勢。下四自敘。飄流悲惋。動情。後專征伐。漢光武書。黃鍼一下無處所。下青冥。猶言自天而下。黃生謂入廣度嶺。如下青冥。非也。然古尚奇。故曰文星。今按文昌本在北斗宮。李自北至南。故南斗應之。致有爽氣。方回曰。日月年年也好。惟乾坤處處也。張綱注。虛度日月。起下垂老浪跡。乾坤起下飄零。前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黃生翮注觸。稱姪尊者。極重申表親。皆敍行輩。同者稱兄弟。卑者稱姪。尊者稱丈。此自勉爲丈人行。蓋中表尊屬也。又湧胡曰。王右丞詩。錢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似可敵得此方語。而微遜者。此起卽用韻。其響雄亮故也。又江麟曰。少陵詩。兼總盛唐集。諸家之勝。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勸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月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今按日月籠中二句須添字注釋句義方明不如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詞氣雄壯亦不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語意明爽也

歲晏行〔鵠注〕此當是大

曆三年次岳州作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雲一作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石雁鳴桑弓首記歲晏景事傷窮民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嘗免征役故以爲名記桑弧蓬矢去年以射四方漢五行志女童謡曰繫弧箕服顏師古注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家夫婦○朱注舊唐書大歷二年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此詩作於三年冬故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也鵠注舊史大歷二年二月郭子儀自河東來朝元載裴冕第五琦酒糴幹各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之第三月魚朝恩宴子儀宰相節度支使京兆尹於私第朝臣以酬酒爲樂而民間空乏如此此美所以形之詩歟漢書穀賤傷農詩杼柚其空玉篇一機之持緯者楚人重魚不重鳥肉一作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斂之困當時賦機具也杼柚此皆迫於官賦者○風俗通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烏承漁父莫徭租庸承農夫杼柚此皆迫於官賦者豈可聽其相蒙而不爲糾察乎○舊書天寶數載之後錢法之壞民窮財盡故憑錢濫用爲官者豈可聽其相蒙而不爲糾察乎○舊書天寶數載之後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鵝眼鐵錫古文綰纏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觔洙曰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鉛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爲官鑄錢刻泥以泥爲錢模也左傳上下相蒙注蒙欺也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復致亂離故云哀怨何時終此章前四段各四句末用二句結之甚將

非歌曲以樂曲中常用角音故亦可云曲也哀怨謂角聲悲慘。『晉志』角者本以應筈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據此則吹角用曲亦相因之用及事之故

泊岳陽城下『鵠注』當是大曆三年冬深作岳陽卽岳州在天

岳山之陽故名『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

江國踰千里山城近舊作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鵠鷗首二記岳陽城三四泊舟之景下則泊舟而有感也顧注謂千里而來僅見此百層趙當高近百層尤爲穩當杜臆前詩才盡傷形體此云留滯才難盡後詩窮追挫曩懷此云艱危氣益增非前後相左蓋因舟行向南有激於鵠鷗之變化而云然耳○『莊子』顏延之賦臨廣坐望百層趙後人喜學杜詩而工拙迥殊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范至能云梓花紅綻粟穗綠重低歎其力悉敵杜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陳無已云留滯常思動艱危却悔來覺老健而陳袁颯杜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新李後主九日詩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似去年依舊黃又覺杜云苦遭李白雲北極聯龍袞今日添新白花似去年依舊黃又覺杜云苦遭李白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鵠注』此大曆三年冬在岳陽作

楚東一作岸朔風疾天寒鵠鷗括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爲聲去覓酒家墟上四風寒之景下四泊舟簡鄭沙霾雪渡風狂所致此時舟中落帽故欲索酒以禦寒所謂酒家墟戲題也○『爾雅翼』蒼蠭其色蒼如蠭也一名鵠鹿『本草』狀如鵠而項無丹兩頰紅西都賦鳥則鵠鷗汎浮往來『漢書』丘遲詩森森荒樹齊析寒沙漲『古詩』古詩置馬遞曰驛雪半司夜『古詩』渡江湖因聲猶云寄語『漢書』鄒莊置驛請謝賓客此比鄭判官也人遞曰置馬遞曰驛雪半夜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壘故名壘耳世人皆以當壘爲對溫酒火壘失其義矣隆

登岳陽樓

鵠注

當是大曆三年作

岳陽風土記

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

馬關山北也

昔聞洞庭水今上聲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流上四寫景下四言情昔聞今上喜初登也包吳楚而浸乾坤此狀樓前水勢下則隻身漂泊之感萬里鄉關之思皆動於此矣杜臆三四已盡大觀後來詩人何處措手下四只寫情方是做自己詩非萬

泛詠岳陽樓葉岳陽樓也黃生曰未以憑軒二字綰合登樓○國策

歸南里吳日太湖南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或疑乾坤上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

望瀟兮去來辭楚張載史記○荅馬東南浮於水謝方知夜浮

涕泗流鼻出曰涕泗遠望道世家經

浩公卿樓如乎子壯忽轉出牛戎寫景如此瀟

追趙題宮近訪劉岳之哉唐中玉詩話有云洞庭天飛應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鬪麗搜奇者尤衆如水涵天影洞庭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

無路金泊黃生曰前難轉出牛戎寫景如此瀟

長陽中言庚雄流鼻出曰涕泗遠望道世家經

然此云左吳者西如文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大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宜使後人閣筆也

詩詩疊序浪越東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洞詩雖小而大餘詩雖次豁而小

孟浩然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矣

王維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

王維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

孟浩然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矣

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簡齋詩云：江南非不好，楚客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朱文公詩云：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餘年，故國萬事只空臺。日照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曉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真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更復著相且四句俱說景似堆塲而無清味。老杜洞庭只是雨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鸝。秋水牛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朗吟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作。君必岳州守故詩用陳蕃事。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切玉。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首二登岳陽樓三四陪裴使君五六樓前春景七八自敍行蹤此虛實相間格也。一日之間陰晴迭換亦見登眺之久黃生謂可當岳陽樓圖是也。徐穉自方謝朓比裴與世推移公旅况依人故不敢違漁父之問而更欲南征南征指潭州杜臘落句深有意於裴言已不異屈原之放逐漁父倘肯見問豈敢違之而更南征乎此另一說○濶與孤相照屬當也。後漢徐穉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謝朓傳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爲宣城太守。一楚辭一屈原旣放遊於江潭漁父見而問之。一離騷一濟沅湘兮南征。此當是大曆四年春潭衡間作前詩精鍊詞旨深渾從來人止贖矣前作耳蓋彼詩之妙易見此詩之蘊難窺也。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露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上南征景事下則申述情緒也。楊慎曰：桃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林用楚辭招魂事。避地接桃花句。適遠接楓樹句。身南心北又承避地遠適未見知音結出南行之故。○謝靈運詩：海鷗戲春岸句。適灰信詩：流桃花色。李陵書：陵豈偷生之士。王粲詩：遠身適荆蠻。蘇武傳：因泣。○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謝朓詩：君恩不可追。國語：因泣。

北望嶽鄙

古詩不

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歸夢黃鶴誤編廣德二年

蔡氏編在湖南詩中

應是謝朓詩：歸夢相思夕。

道路時通塞先責江山日寂寥偷生唯一老

伐叛已三朝

音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魂歸一作歸未作

亦得不用楚辭招象上四敍事身未得歸下四述夢魂未得歸

趙注：當時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故江山氣

蓋夢中所見之景杜臘夢歸未得魂仍在楚故不用招歸指長安

謂安史僕固吐蕃也。青楓在楚黑水在秦氣

關塞黑意七八卽老魂歸不得歸路恐長迷意

○記：不整遺一老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

關塞傳：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又禹貢導黑水至

於三危入於南海。○蔡傳：雍梁二州西

界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

○寰宇記：鬻州越鬻縣有黑水。朱注：禹貢黑水

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

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

出沒於其中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

贛南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

艸音艸盧翠牙穿裏蔣槳一作碧節吐一作寒蒲病渴身何

去春生力更無言此舟過南嶽也

江湖異流故也。鄂在北故曰分衡在南故曰引二句

昌春秋二國爭道雲樹交爲密

○乘鄂渚而返顧兮九州記：鄂今武昌是也孫權自公

安徙趙注改曰武昌軸船尾艤舟前

說文：艸舟尾艤

乃蓴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淮南子』浸潭蓴蔣『注』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
蓴者蔣實也。『唐雅』蓴蔣其米謂之胡羹蔣蔣之瘦而未壯者。『注』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
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事風健則帆飽而舟帶欹斜行速故
回顧而水驛微小。帝子承蒼梧曹公承赤壁此遠覽古跡也。○『趙注』赤壁在夏口之東武昌之西。『
在道州』『九歌』『帝子降兮北渚』帝子指娥皇女英。『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後漢』
『獻帝紀』劉表卒少子琮立以荊州降操操以舟師伐孫權。『周瑜傳』瑜請得精兵三萬人追往夏
壁大破之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聲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
數色角危檣逐夜烏末乃撫時感懷。『趙注』聖朝二句言代宗雖復長安而吐蕃猶未息也。才淑
切『任昉集』肇允才淑。『史記』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囚之有斲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張耳陳餘
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
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韋昭注』析薪爲斲通傳。『隨斲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爲斲。鍛鑪炊用嵇康事邵平溫張翰傳。『路溫張翰注』皆別給斲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杜臚』夜烏啼用烏
鵠南飛語。

宿青草湖『鶴注』當是大曆四年赴衡岳時宿此。『元和郡國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
陵縣南周迴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卽古雲夢澤。『十道志』湖在岳州。『名勝志』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洞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名。『荊州記』湖因青草山得名。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上四宿湖之事下四對景言情。南有青草北爲洞庭一湖兩名故曰續爲名孤舟防盜故須宿依農
畔水程夜泊故聞驛報更籌倚薄曰爭見寒冰交侵而競迫微明曰遞見雲月迭掩而迭開黃生注未
點湖字前面青草方不落空此見詩律之細顧注湖雁雙飛而起豈爲我之南征故意以北征示人耶
見南行非本願矣。○『朱注』郵籤驛館更籌也。『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晚倚薄之薄卽雷風相薄

之薄言迫也。一秋雁雙雙飛。一杜臆。一月令。一正月候雁北故云。一王融。

宿白沙驛

湘川

清照

五年月同上

洙曰

初過湖五里

五六丈

下見底石

如櫻蒲

五色鮮明

白沙如霜雪

赤崖如朝霞

顧注

湘中記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切

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一作景

的近聲南溟時五六卽景

宿驛有感黃生注曰仍曰復見水程非止一日三四卽景因地見

含殘照亭起夕烟此將晚之候

白沙驛名青草湖名拆開用之倒裝以協韻耳趙訪注皆春氣見各有

生意自客星見已獨飄零按二句乃一進一退格

樓鑰云的昭著貌謂乘月之明以到南溟也○

謝靈運詩客遊倦水宿

一作好景

文帝水月詩溶溶如瀆璧

一作好景

本屬寓言此將虛語作實

用妙在的的二字此用古之一法

湘夫人祠之

鵠注一此大曆四年春作祠在長沙府湘陰縣

癸比從堯而言皆謂帝子從舜

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妃其曰湘君湘夫人者後人從湘起見以水神尊之

浦民爲立祠水側焉

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薜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一作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

叢筠上四祠中之景記其淒涼下四祠外之景致其感慨首句點祠次句記時蘋樹斑筠皆出祠後所

蟲蝕觸目而徘徊者杜臆臣望君不減妻望夫蒼梧之恨不爲夫人發也○

詩一肅肅南巡崩於蒼梧二妃淚下染竹成斑

不蟲曰薦而曰借表已欲薦之誠耳

博物志一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淚下染竹成斑

耳蒼梧生曰空牆碧水寫荒涼之狀

本屬荒涼語轉濃麗五事實六意虛七八倒敍令人凜然而起敬恨

黃生曰恨不得從舜也用本屬收而自喻之旨已露

首用蕭蕭二字令人凜然而起敬恨

李羣玉三女明粧九疑如簾不離文士口角幾於瀆神矣公詩發源楚詞波瀾故自老成此章意味深厚可當近體中九歌許顥彥周曰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憐不敢窺迨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碧紅衛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祠南夕望夕在祠南回望也次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聲去來猶杖屢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上四日夕望祠下四望中之情舟泛日斜來途已遠故杖屢登岸猶如昨日而目斷湘祠渺隔雲沙矣回想花竹幽冥倍覺弔古淒涼耳張綱曰如此清絕之地徒爲遷客羈人之所歷此萬古所以同嗟也結語極有含蓄○舟行上水故用百丈竹索『楚辭』『山鬼章』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君迷遮迷也『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湘娥卽屈平所謂湘妃也

黃生曰此近體中弔屈原賦也結亦自喻日夕望祠髣髴山鬼湘娥如見靈均所賦者因歎地雖清絕而俯仰興懷萬古共一長嗟此借酒杯以澆塊磊山鬼湘娥卽屈原也屈原卽少陵也

上時掌水遣懷『梁樞譜』自岳之潭之衝爲上水自衡回潭爲下水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餉口但遇新少去年少逢舊親友此傷老病飄流從敘懷說起太平指天寶以前戎馬指至德以後低頭下去聲邑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聲風走一紀出西蜀於今向南斗此歎無交可依乃上水之故蹭蹬謂貶官入幕童稚謂攜子遠遊『左傳』餉其口於四方此歎無交可依乃上水之故親友知而善誘舊交款洽也少年視為老醜新知輕薄也第途既無可仗之人則奔走南行實非不得已矣夔州詩云新知已暗疎後生之交態可知○『郭有道碑』善誘善導仁而愛人『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老醜『朱浮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元年入蜀至大曆三年出峽凡十一年殆將近一紀也孤舟亂春華一作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一作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荷切鬱悒樊作悒二悲魂蕭條猶在

否。此上水而動弔古之思。春華蒲柳。卽所見以興感言。舜葬九疑。其骨已朽。因思陶唐至今人生代謝久矣。中間如屈賈忠魂尚有存焉者乎。此從暮齒而傷歎及之。
「柳惲詩」春華復將晚。世說一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元和郡縣志」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鞭撻日月。猶云驅送歲月。
「朱注」以陶唐人爲羲和引公詩羲和鞭白日爲證是也。或謂指唐堯。或謂指湘妃。或謂公自言唐堯。岑清湘石逆杜皆唐堯之後俱非。
「淮南子」日駕車以行羲和爲御。讒毀自取言忠直取忌。
「史記」老子曰人存而骨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越。一作回斡鳥括明一作受授善蓋知應聲觸類各藉顥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此。上水而述行舟之事。水中石露則舟經險岸。多林藪則路易迷上轉其船也。舟人首尾相呼以求水脈。謂之受授。善知者若能觸類以推。則凡事皆如鋒顥之脫手矣。乃從策一毛遂曰使遂蚤得蒼蒼衆色晚。熊掛玄蛇吼。黃熊在樹頭。正爲于僞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聲。吞聲混瑕垢。末乃觸景生愁。結出遺懷之意。熊蛇熊虎見聞可畏。羸軀又且履險。總處囊中。乃顥脫而出。三段各八句。中間二段各十句。
○「詩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顚倒投地而下。
○「朱注」熊說鹿畏羶。羶畏虎。虎畏羆。羆見人則顚倒投地而下。
○「左傳」雅一羆如熊。黃白文。
「柳宗元熊說」鹿畏羶。羶畏虎。虎畏羆。詳詩意正言熊升樹而伺虎也。
國君含垢瑕。
「蓮瑜匿瑕」
國君含垢瑕。

初到蜀則曰故人供祿米在梓闈。則曰途窮仗友生。再還蜀則曰客身逢故舊。

遭遇「鵝注」當是大曆四年春。自岳之潭時作詩云。駕洪濤見其爲上水也。
「黃生注」題曰遇風濤之險。猶得遂其生理。不若迫於征役者。有死亡離散之悲。故以此自遣也。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勞。此敘舟行景事。主人中途所遇者。從者指操舟之人。○「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石間采蕨女鬻磬折。夫子曲腰磬折。○「湘中記」赤屋若朝霞。朱崖正指此。
「易」利涉大川。石間采蕨女鬻

市菜一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郵號聲聞見事略同刻剥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色錢多門戶喪去亂紛噭噭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侍夜切縕袍六句爲案八句爲斷
鬻蕨輸官公所目見空村女號兼舉所聞也喪亂征求貴人無可如何豪吏侵奪貴人獨可坐視乎曰豈不仁諷刺隱然公之甘心縕袍此遭遇之詞亦見窮途之狀此章上八句下十四句○左傳錐刀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書遣逃藏抱朴子縕袍麗於袞服

解憂鶴注此亦自岳之潭時作杜臆題與他處異乃幸憂之得解而追記其事欲人觸類於茲也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坑吳趙作坑一作吭譬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去聲○此脫險防危之意散米本期濟衆而遇險終藉其力此邇從前之事渡坑雖免風盤灘也舊注以雲濤盤爲灘名恐是附會呀坑者汎坑如口之呀開也易略例同舟而濟吳越何患乎異心期勿替此小心處世之道視安若危此卽前賢慮事深計若能推此以行凡事可免傾覆所

宿鑿石浦今長沙府湘潭縣西大曆四年二月初作

石戍過衡山

早宿賓從去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不非繫計迴塘澹暮色日沒衆星疎闕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此宿浦景事上水逆風賓從皆助力行舟故勞而早宿江邊風狂浪急故不敢繫舟而移光故分夜色之陰翳○詩疎彼小星注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年卒一作歲

斯文憂患餘聖哲垂象繫此宿浦敍情多俊異指賓從少恩惠中路乏周旋者杜臆俊異因窮途而不淺窮而有以自樂矣非知道安能作此語一部詩章公以當象繫可以尋常韻語目之乎此章上八句下六句○「易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蒙難而作象孔子莫容而贊易皆從憂患得之象謂卦辭繫謂繫辭傳

早行鵠注此大曆四年作三年九月吐蕃入寇白元光破吐蕃於靈武所謂干戈也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此記早行之事杜臆哭因兵亂歌亦悲歌行邁有子一雍門之人飛鳥數音朔一求食潛魚何師作何一作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至今善歌哭一散音從樊本一日征干戈未異一揖讓崩迫關一作開其情此借魚鳥以興畏亂之意黃生注鳥以求食不能安居魚繩而爲網罟一莊子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一章上四句下八句○「易」作結此章上四句下八句○「易」作結此任昉表無任崩迫之情言崩裂迫切也

過津口鵠注此大曆四年春作津口當在衡山附近之處夢弼謂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此舟行之景南岳在西南則湘水屬東流矣風日潛詩一近憩雲峯雲峯卽雲峯漲謂日光浮於雲上回道首一作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先則惻隱仁者心此詠物之情回道猶言糾道黃生注魚困鳥喧物之通塞雖異在仁者自宜一視何獨使

音子故獨開襟而已杜臆公在窮途遇風平舟利便自怡神知其胸中無宿物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陸機詩一登餘殘酒膝有橫琴一晉書陶潛常蓄無絃琴一張庚信詩有菊翻無菊中

無絃則

次空靈岸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作。空靈當作空舲。刀筆誤耳。

水經注湘水

岸在湘潭縣西

一百六十里

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從次岸敍起申涵光曰停舟遍歷亦見客途韻事

楊賦云空靈霞石峻楓枯一作隱奔峭

青春猶無一作私白日已一作偏照可使營吾居一作終焉託

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此美空靈岸景石峭如奔喜其高聳白日偏照喜其軒敞故欲託此以

張載賦霞石駁落

黃生注峭壁隱天故有邊徼之地嚮者留遺恨恥爲達人誚迴帆覩賞延佳處領其要

白石偏照之語就中原而言湖南爲邊徼之地

每期遍覽名勝也遺恨謂遊蹤未到佳處領要不但斯岸所歷矣杜臘領要一語此別具隻眼者公

轉高岸歷日得延賞

黃生曰道途雖苦征役然有山水之趣入蜀及湖南諸詩一邊述征行一
邊志賞眺襟次已越俗流然猶云恥爲俗人謂尙有經過草草之憾也

宿花石戍

唐書潭州長沙有濂口花石二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山一作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

迴互茫茫天造地間開一作理亂豈恆數此記成前物時候朱注卽此地蒸春熱寒暑平分之氣猶

天平分四時兮易天造草昧

回繫計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疲人不在邨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

互萬里

天平分四時兮易天造草昧

器尙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去聲。令減征賦。此登岸而傷民困也。繫舟之後杖策。楚之人未經寇逆。奈何窮迫至此。誰能一叩帝闈。而下寬賦之令乎。杜臆罷人四句。讀之悽然。便堪入上。下各十句。○舟纜盤岸圓若藤輪也。

〔祈招詩〕思我王度。○杜世灌曰。杜公紀行詩從發秦州至萬丈潭。從發同谷至成都府。入天穿水。萬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娛可憶之狀觸目經心。直取其髓。而犧然次諸掌上。嗣是金華山觀去通泉十

五里山水。清溪驛石浦。津口空靈岸花石戍。晚洲衡州。莫不隨處點綴。盡妙領佳。統成少陵一部遊記。留譜與人。

早發云早行。鶴注。此亦上水所作故詩。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息。席掛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首敍早發之故。杜臆以斯文而朋故多。以朋多而驅馳併。意在有求。一有求便須百慮。是反以斯文受病也。語極曲折。總爲苦於有求。以此自病。不能解脫。而遷病於斯文。然斯文不任受病也。可以窺其苦衷矣。公之奔命爲謀生計也。○朋故朋友故舊也。左傳罷於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還。一作醒。去僕夫問鹽櫛暮顏。一作靚。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此記早發景事。上四苦風土之惡。下四傷年齒之衰。○鮑照詩。臘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謝朓詩。曉髮青鏡。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去。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之及餓且死。乃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舊注。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迎之。從杜臆引孟子傳食諸侯事非也。○左傳。吾誰適遠注。韓非子有二柄篇。此借用其字。

碧溪詩話曰杜詩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平居趙巒自是唐虞上人有時自方儀秦似不可曉謫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季子黑貂敝得無瘦嫂欺戰國奸民蘇張爲渠此老
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次晚洲鵝注一此亦四年春入潭時

杜臆

洲在湘潭

參錯雲石稠坡陁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拆一作拆花當去聲○此次洲之景秀色異狀承雲石參錯此晚洲佳勝也棹經四句言春水漲而船勢高也花當散帙在船浪動則看書有礙花發沙前舟近則折之爲便以當對妨乃便當之當杜臆說是舊註以花當爲花根誤○一江淹詩一石林上參錯一作虞騫詩一澄潭寫度鳥一遠注一孔德紹詩一烟林雲石稠垂猿把猿把樹枝而垂飲羈離暫愉悦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此次洲之情對景暫喜而忽然惆悵者思及中原多故得終疎放於江湖否耶此章前八句後四句

清明二首鵝注一當是大曆四年春初到潭州時作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一作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靄周焦舊作舉爲寒食實藉君平嚴一作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麌飯任吾年此章先詠長沙景事後及清明感懷在六句分載新火春光點綃清明鳥衝也寒食之時周舉雖開火禁而舟鮮熟食故曰虛靄此皆無錢之故因思君平賣卜以自給灑酒麌飯即舟中飲食杜臆以胡童承竹馬楚女項繡羽未免重出不如分作四項○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騎竹馬鮑照芙蓉賦曜繡羽以晨過宋之間詩一衡花翡翠來世說桓溫少時與殷洪梁簡文帝詩一腰支本猶絕眉眼特驚人潭州長沙王城卽芮榮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寰宇記一漢章帝紀馬廖引傳曰吳共新火卽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癩楚王好細腰宮中多瘡癩故有胡童之服一梁簡文帝詩一腰支本猶絕眉眼特驚人潭州長沙王城卽芮榮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寰宇記一漢章帝紀馬廖引傳曰吳共

縣宅中定王廟在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七丈俗謂之定王岡。『盛弘之荊州記』湘州南市之東有賈誼碑容上齋隨筆。『左傳』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以謂焚其山宜出途不出而焚死。『汝南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洪武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推。『出山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示民使還溫食然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庚信詩』成都賣卜錢。『趙注』擊鐘而食死鼎而烹富貴人之事也。

純朱瀚曰朝來率爾新火新烟重複繡羽字面塵坌銜花騎竹屬對不倫他自得我無緣還難有亦可憐。

井依然神理安在鐘鼎山林濁醪蠶飯堆積陳腐

各天性任吾年與他自得亦可憐等同一庸軟耳。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音計舟雙下去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離遠萬里鞚

來洞庭閣白蘋愁殺白頭翁次章先慨飄流之述後嘆清明景事亦六旬分截繫舟承飄泊左書空應韞習俗同旅雁上聲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一作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春水一作春

楚中秦城漢主思長安而不見也洞庭白蘋歎楚中之淹滯也。『漢書藝文志』蹴踘二十篇顏注喑啞跛躒偏枯者

上收而養之。『黃帝素問』風疾或爲偏枯。『漢書藝文志』蹴踘二十一篇顏注跛躒偏枯者

鳳將離實以物賦踢爲戲樂也。『全唐詩話』當作劉禹錫盛稱春宮祝壽詞後人倒讀又用易見妙

賦其上北推引之謂之鞚。『唐詩記』杜臆當作劉禹錫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人倒讀又用易見妙

未五月開成花白色耳。『清賦』賦其上北推引之謂之鞚。『唐詩記』杜臆當作劉禹錫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人倒讀又用易見妙

朱可嘖曰：「起四句竟似貧病擎舟乞嗟來之食者。有一字近少陵風骨，否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書空，既旬街市燈聯耳。漢主更不可解。」風水句亦是吳歌結句，無聊鋪陳情事，則有五言百韻等。

發潭州

〔杜鵑注〕此四年春自潭之衡時作

時未到衡詩當在望岳之前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作。何有褚公書絕倫。名高有名前後事。回

首一傷神。俊之辭賈褚立朝。各有鯁亮之節。但舉才名書法者。蓋借以自方耳。二人固爲前後公於二賢。亦前後事也。故有回首傷神之嘆。○〔謝氏雪賦〕酌湘吳之醇酎。○〔名勝志〕湘水在潭州之西環城而下。○〔唐書〕禱遂良工楷。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爲右僕射。諫立武昭儀爲后。左遷潭州都督。

〔蔡邕爲陳太丘碑〕命世絕倫

〔杜臚爲陳太丘碑〕命世絕倫

〔楊氏丹鉛錄云〕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集中不載。僅見於坡詩注所引

今按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實賈句所本。而何仲言詩岸花臨水發江燕達檣飛。則又杜句所引

本固知詩學遞有源流也。洪仲曰：此詩三四託物見

人五六借人形已。此皆言外寓意實說。便少含蓄矣。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

杭猶去叢花

一作花叢笑不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聲新知要義。

平聲讀平聲。南征且未迴。上四記發舟景物。下四敍經潭情事。上實下虛格。杜臚春水方生。故繫纜浸沒而來。見逆水行舟之難也。客舟難進。如此縱使人人傷我白首。處處接我金盃乎。○〔吳志〕孫權傳注。檣傳注。檣只管爲

指歲與曹公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杜詩背指菊花開狀順流之速水花笑不來

指逆流之遲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舊解要爲要事新說作招要解

野望「鶴注」此亦大曆四年春作

張正見詩王城野望通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切子丈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三四遠望承上乾坤郡國五六近望起下扁舟空去中二聯雖俱屬言景然細玩語意仍是四句分慨甚深○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樂府一行行重行行買誼傳乘傳而行郡國舒曰一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騎歸嶺二也都龐嶺三也略緒嶺四也越城嶺五也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馬方城殊風壤書晉懷帝分荊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爲限爲三苗國圖經潭州

入喬口「鶴注」年月同上

「原注」長沙北界「唐書」潭州

「喬口鎮在長沙府城西北九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聲當曰及對根春長沙無今古同悲乎胡夏客曰此言賈生沒後又有近長沙而悽惻者非歎鳥之自適矣况長沙每懷賈誼蓋羈旅窮愁之感神交冥漠之情皆在於此非泛拾故成詩也○陸機詩水國周地險詩也○孟子遲遲吾行也顏延之詩也○趙汸注公至湖南地承黃山一幹堅亦不可食榆之感南望舊京路「崔豹古今注」木蜜生南方居本草木蜜懸樹枝及葉皆可生嫩枝皆可生嫩味如蜜有黃老希枝日暮也又倒

銅官渚守風年月同上水經注一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一統志銅官渚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

不亦樊作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

難攀

首二銅渚守風三四渚前之景下四守風有感未夜收帆爲避風也浸草作糞燒灰擁田皆楚地

勤注

一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俱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獨長所謂火耕水

轉燒

山在冬而春火更燒故以爲異懼沮滯難行也古樂府一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南來

黃生之懷

又曰帆落早泊語似犯重其實不然一二乃敘事五六則寫意雲晦浪慳極盡守風悶坐無可娛目

意也

物以寓

北風陽原注一新康江口信宿方行水經注一晉改益

春生

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平烏獸

呼此寫北風之勢

靈生則風至矣卑濕之處炎若搗來洞庭之中聲如拔起狀風之自近而遠魚龍承

呼湖鳥獸承地

○一詩終風且霾注靈雨土蒙霧也雨去聲莊子以天地爲大鑪王粲

傳一無異於鼓洪鑪以燎毛

賈誼傳一長沙卑濕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病肺不敢恨危

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此避風之事滌除瘴氣方思破浪南行奈風急可愁不敢付之摧枯也此

者易爲力左傳一再宿曰

招舟子人涉卬否今晨非盛怒便道却他本長驅隱去兒看平帆席雲山湧坐隅舟行也

胡夏客曰末二寫舟行之景有興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雙楓浦覽

鵠注一此詩亦去潭時所作杜臆一前注青楓爲楚地名今知卽雙楓浦方輿勝

雙楓浦覽

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一名勝志一瀏水至縣南三十五里爲青楓浦縣有八景楓浦

其一
漁樵

輶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去聲。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聲。天迴此全。是託物喻意。言停舟楓浦見雙樹久摧。自從衰謝以後。人但驚其精力已竭。又誰道未衰之先。天迴材堪棟梁乎。今兀立江干。浪高而楓頂微露似浮紗帽。波平而皮蘚半呈如截錦苔。其摧朽若此。欲問江邊地主。借作上天浮槎。庶不終棄於無用耶。○「謝朓詩」停驛我悵望。輶棹子夷猶。標書年髮衰謝。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謝朓詩」浮沙帽句。劉孝拙截錦苔。猶水漲截蒲腰之截。○「西京雜記」終南山有樹葉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繡。○「異苑」烏傷陳氏未醒著履徑上大楓樹。嶺了無危怖。舉手辭訣家人而去。飄聳輕越移時乃沒。未旬暗用其事。

詠懷二首

此當是大曆四年春。自潭州上衡州時作。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首爲詠懷發端。丈夫處世貴乎獨善大行。各遂天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莊子」機以傷己之出處。兩妨耳。○「列子」榮啓期曰。男天機謂天時之機會。卽孟子乘勢待時之意。此與莊子異解。善者天機淺。○「綱注」嗟余竟轄軻。將老逢難危。胡籬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扶又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非。公之轄軻由艱危所致。二句領起兩段。此條記世亂艱危之故。子悲號同於赤子。去紫微玄肅二宗出奔也。奸雄是非謂降將向背不常。○「孔融疏」身爲聖朝國爲神器。○「何遜詩」二紀歷茲辰。○「三國志」許劭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本朝音再樹立。未及貞觀去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荼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爲去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此自述遭遇轄軻之狀。代宗平河北逐吐蕃。是本朝無足責者。但已懷濟世之略。而無從一施。有負先朝罪已之意。用是愁痛耳。今歲月蹉跎尙何望。平○「夢弼注」先王罪已。謂肅宗卽位。詔書痛自刻責。疲荼孱弱貌。棲屑謂奔走道途。夜看聲。

鄧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作昔詞。池水蛟龍言。壯志猶存。而身老不復可爲。唯有陳詞見意而已。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間。各十二句。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颻桂水遊。悵望蒼梧暮。上章歷記世事。此則專敍行蹤也。法制既壞。則太去聖年遠也。前二承上貞觀後二起下南遊。○「淮南子」被服法則。一元和郡國志。桂江一名灘水。經臨桂縣東。朱注。一言飄颻桂水游。他詩又云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蓋湘水自臨桂而來。亦得稱桂水也。一山海經。長沙零陵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噭噭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閼。五喻切。朋知限流寓。風濤上聲。春沙千_十刊作里侵浸。一作江樹逆行值。陳作值。扶又切。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色。角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此述舟行窮迫之况。言潛魚走鹿皆知見幾。遠素志者。祇爲衣食所驅。朋知遠隔耳。江濤逆行。衡爲上水也。吉日謂清明令節。井竈遠離。舟航屢涉。以老病之身而嬰心俗務。能免窮途生死之患乎。杜臘萬古之中。碌碌死生亦何足當。人間名數。正與前章丈夫語相應。或云萬古同歸。一死何必取足於名數乎。○「文賦」若游魚衡鈎而出重淵之深。一左傳。一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一朱云。以潛魚走鹿况己之避難奔走。不得遂生平幽曠之志。一陶潛詩。揮觴道平素。一後漢。一虞翻傳。願寬輿策勿令有拘閼。一鮑照詩。催促時節過。一陶詩。井竈有遺處。多憂汙聲。桃源拙計。一作泥聲。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於處。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此茲自合受。受合。一作愛。各一作馳。鷺羸瘠且如何。魄奪鍼灸。救屢聲。叶去擁滯僮僕。慵稽留籥。師怒終當掛帆席。天意難告訴。此述前往衡山之意。杜臘公水宿詩。欲訪武陵溪。今不得一經其地。故託云恐汚桃源也。乃計拙而滯。銅柱不辭炎瘴。不懼跋涉。蓋以虎浪方橫。卽今所歷。未可便住。將學葛許之避世矣。又度。

賢不如古人則合受此馳騁耳。羸病針灸則身困擁滯稽留則人倦掛帆乘風則天難測此段備陳中途偃蹇情狀。○銅柱注見本卷葛洪爲勾漏令後止羅浮山。『蜀』『許靖傳』孫策來渡江走交州以避其難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王郎與靖書周遊江湖以贊南海歷觀彝俗可謂偏矣。『張載酒賦』雖賢愚之同好揚雄曰方其有事則聖賢馳騁不足。『靈樞經』鍼所不爲灸之所宜扁鵲行者稽留。『晉陽秋』謝尚收涕告訴南爲祝融客勉強切。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星未欲訪道衡山遙應前章未達善一身意。盧注衡山有祝融峯董鍊師在焉故思一親其杖屨老人羅浮之洞周回五里名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兩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神仙所居。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附郭受詩公必先有詩寄郭故受作此以答但原詩未載集中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音中一作中朝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醪一作酒熟旁看平聲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去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首尾贊杜公詩才中四記舟次景事少陵乘舟興到詩成能令衡陽紙貴矣八句只如一句。○『裴硎傳』奇酒名松醪春元化記崔希真獻父老松花酒。『邵注』蓮葉舟小舟也太乙真人乘蓮葉舟。『莊子』津人操舟若神。又操舟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爲之紙貴。可學乎。『世說』庾闡作揚都酬郭十五判官受。『唐詩紀事』郭受大曆間爲衡陽判官據此當是才微歲晚。一作尙虛名臥病江湖春復切。扶又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平石能星隕。

自得隨一作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驚帆何惜片時程。上四自謙下四懷郭藥裹承臥病花枝承衡不遠且風浪甚速行當掛帆一至耳。燕石係宋人事并綴以隕石於宋言已詩如星隕於地不見光彩然兩事牽合在一旬中不如對語自然。○古詩虛名復何益。梁武帝春歌塔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容聞而觀焉掩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等。左傳隕石於宋五隕星也。搜神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使人以藥封之歲餘蛇銜明珠以報珠盈徑寸夜有光明可以燭室。世說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杜臆喬口乃長沙入境橘洲已近郡皆去衡所經者。

集中酬答諸詩皆據來詩和意語無泛設如此章首句酬舊德次句酬新詩春興五六酬衡陽紙價七八酬天瀾風濤及蓬葉操舟逐句酬答却能一氣貫注所以爲佳。末句驚帆一作槳舟。

望嶽當是大曆四年春晚自潭之衡州作。水經注衡山山海經謂之岣嶁山南岳也。徐靈期南嶽記。南嶽周回八百里回雁爲首岳麓爲足。元和郡國志衡嶽廟在衡州衡山縣。

十四里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湧一作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從南嶽敍起祀嶽之典其來已久因思帝舜南巡之事。○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構衡。宋隱秋禮二字出陳壽魏志。江淹詩歛吸鷗雞鳴。注歛吸猶俄頃也。顏延之詩邑社總地靈。講德論洪洞朗天。淮南子鴻濛湧洞莫知其門。書祀典無豐於呢。又一委稷非馨明德惟馨。舞泊一作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三作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音爭長子兩嶺相望叶平恭聞魏夫人羣仙夾一作翹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此記南嶽之景。綎注洎吾四句述過嶽情事祝融四句言岳前形勢恭聞四句言嶽內神奇。隘世網憶貶官竄身也。杜臆散風如飛霜說得神靈颯然。○支遁詩外身解世網。詩行邁靡靡。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渴日謂旱日。舊注一渴日如渴虹渴雨之渴。拾遺記皇娥歌曰乘桴輕漾。

著日旁。融爲最高。〔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蓋石廩天柱。祝融聞正直祀。〔南嶽魏夫人傳〕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徒魏舒之女。適南陽劉文生。二子。夫人幼而遂得冥心。齋靜真耽。玄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忽太極諸真人授以仙經三十卷。又授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

宮玉闕之下。諸真君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牽迫限恨。一作衰俗神其思降祥。未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感。一作衰俗。神其思降祥。以祀嶽之意作結。封內山川。府主當祭。問何以仰贊皇猷。其牲璧之薦。忍如衰俗之循行故事。而謂神其降康乎。是當精誠以格之矣。玉堂指神廟府主。指衡山太守。前梓州詩達書賢府主。夔州詩城中賢府。句主可證。朱注解作洞府之主。卽指嶽神。下句牲璧忍衰俗。幾於責備神靈矣。於理不合。此章前後各八句中間十句○〔吳郡賦〕玉堂對靄石室相距。一注云。皆仙人所居。一記。一唱而三歎。各八性昭明太子詩。百代歸我皇。〔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有性幣。各放其器之色。所謂牲璧也。據此南方應用赤璋。一書。一作善降之百祥。

雄惺曰。岱宗喬嶽若著山水清妙語。及景狀奇壯語。便是一丘一壑。文人登臨眼孔。須胸中典故。筆下雍容有郊壇。登歌氣象。始爲相稱。黃生曰。衡華岱。皆有希望。嶽作岱。以小天下立意。華以問真源立意。領衡以修祀典。立意旨趣各別。而此作尤見本領。文士無其學。儒者無其才。故須兩讓之。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蔡興宗年譜〕編在大曆四年春。初到潭時。詩云。春日暄煖。正其時也。〔元和郡國志〕岳麓山在長沙縣西南。隔湘江六里。〔方輿勝覽〕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遙。諸峯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在岳麓之下。距善化縣八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紝。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拂。一作骨。六時天樂朝音。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一云當宮牆。英華作壇。壯麗敵香石。一作廚。松道清涼。作樊。俱蓮花。〔樊陳俱作池〕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首敍〕兩寺勝景。首聯分提。寺門應岳麓。野殿應道林。

乃梵音也。吳論曰：步步曰人，人曰壯麗，敵曰清涼，俱曰交響。曰雙廻，皆並摹二寺之勝。○述異記曰：隋煬帝集開皇十二年十月智顥禪師至荊州洞庭湖立玉泉寺。南都賦曰：赤沙湖今名蠡湖在龍陽縣西跨沅江縣界。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夏秋水漲與天樂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姚察遊明慶寺詩曰：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岳陽風土記曰：阿彌陀經極樂國土常作作入海得名寶珠。洙曰：滄海珠言性圓明而無瑕類。景福殿賦曰：嗟瓊瑋以壯麗。○僧寶經曰：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以一鉢盛香飯，恆飽衆生。涅槃經曰：有國多清涼風能除一切鬱蒸之憊。○阿彌陀經曰：極樂國土有七寶池池中蓮花大如車輪又有伽陵頻伽共名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云。日射黃金榜三足鳥卽日也。神異經曰：西方有宮五色黃門金榜而銀鑊。○黃生注曰：金榜迴烏猶鳥。○抱朴子曰：有虞氏主前說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至孝三足鳥也。○注曰：烏集其庭此詩所用。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將一笑適傍去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曳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去庭內不喧呼。此記其山川風俗之美。仙界遠而難求不若此地之近而可卽其間構廬便屬江南西道爲中都督府。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洛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於虔圖久爲謝野。非客尋幽慣細學何當作顚免興去孤一重聲掩吾肺腑山烏山花英華作仙共從黃魯晉友于宋公原注放逐曾層題壁物色分留待從英華老夫末欲卜居養生於此也晦迹思古人。

詠遊山周顥好佛故並舉以自方一重一掩言山形稠疊肺腑比其闢切友于言其親愛物色分留謂題是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周鍾嶸詩品謝客爲元嘉之雄宋書靈運爲永嘉太守性好山水嘗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幸得託肺腑宋之間詩山一重兮悲一重庚信詩山花卽眼前梁昭明太子書清風臣計○沈約集階緣寵渥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行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立詔月思我友于南史劉湛傳友于素篤皆載用書經語楊升菴云宋之間傳已失傳王嗣爽曰全篇一氣抒寫如珠走盤此排律化境七排類編中前人何以不載耶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鵠注舊史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寄送韋中丞是徒湖南軍於潭州此當是在衡州寄送韋中丞是望其新政峽內猶憶行春乃思其遺澤多難之際人倚大臣正當設榻求賢以圖治安之處處待高人上四送韋中丞之詞下四勉韋中丞之意徵黃漸漸將內召也借寇頻頻刺衡潭也湖南安於背水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一作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一作計○後漢寇恂爲潁川太守盜平又拜汝南太守潁川寇賊復羣起恂從帝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後漢計荆傳荊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背水見韓信傳多故指吐蕃言作守後漢計荊傳荊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背水見韓信傳多故指吐蕃言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鵠注此當是四年夏作若五年公已去潭而之衡矣

史道州刺史唐書本紀大曆二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渙卒

蓋代漢爲刺史舒元輿御史記中丞爲端長顧注臺端之長也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首敍湘江設餞舟師朱旗迎候儀從○希曰

南伯王粲詩方舟順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媿高

賢不以喪去聲亂嬰保愛金石堅

次敍平日交情杜臘公推裴爲前輩故云佩服自早年盛名四句正平

注奉末眷蒙眷顧也已漢無名氏詩壽無金石固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音本相續交遊稱譽

嫗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此歎聚散不常也百寮指候送者君子指裴侍御交游凋謝故心激而淚零

○吳均詩掩抑摧藏張女彈

流涕兮潺湲熱雲初集

從英華一集作集曠

黑缺月未生天白闌爲聲我破華燭蟠長煙鵠鵠

一作鵠鵠催明星解袂

袂从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

杜臘山此宴別而致丁寧也自日而

宴畢將散矣朱注道州先經西原蠻寇掠元結爲守稍得安戢裝繼元之後故以裁兵安農告之此當時靖亂之要道也此章四句起十二句結中二段各八句○謝靈運詩朝遊窮曠黑

古詩一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何遜詩遙遙搖白團白團指扇

一鵠鵠二鳥名鵠鵠乃鵠頭楚辭一炎鵠蒸鳧卽此鵠也

月令孟冬之月鵠頭不鳴

朱注求旦而小頗混

一引字林鵠鵠似

伯勞而小頗混王嗣奭曰詩云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言所以致功名者一有愧於高賢則無足取焉此卽孔孟之所鄙薄管仲者秦漢以來唯董子一發之而又見於公非聞道安得有此語耶此

哭韋大夫之晉湖南加御史大夫矣韋卒於潭州公在衡而作詩哭之

悽愴郇切瑕邑一作差此池弱冠聲年丈一作大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

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首敍交誼郇瑕記地弱冠記時禮數周旋相契之情黃圖昔在京紫蓋今在

氏之地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與君周旋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衡尊榮稱其位端雅重其品○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

文賦一普詞條與文律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指紫微華蓋此則指紫蓋

一時韋先爲衡州刺史也貢喜音容間去馮招疾病纏南過平駭倉着

一作卒昌活北

思聲去悄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自南而思北買生鵬鳥比其刺潭李冰石犀比其守蜀素車用范式事懸劍用季札事此存亡生死之悲哉。○「絕交論」王陽登位貢公喜。「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沈佺期詩」北思日悠葬日其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式乃修墓種樹而去掛劍徐君墓注已別見漢道中興盛草經亞相聲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渺霽天此惜其生不重見城府也。○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爲相故曰亞相。「南齊書」張融世業清貧。「後漢書」迎朱夏而自延。「宋之間詩」開簾延霽天。○「龐德公未嘗入城府」「陸機瓜賦」「迎朱夏而自延」「宋之間詩」開簾延霽天。○「興殘公不復往跡斷草不復來也」○「邵注」旋從海鹽劉本風燕筩簫咽急暮蟬與去聲殘虛自室跡斷孝廉船後淒涼。○「爲寃樓恐非」○「古詩」西北有高樓交疏結綺窗綺樓蓋章平日所居者舊注以樹頂飛旛泛堂前。○「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憤賦」飛旛翻以啓路。「王融曲水詩序」緹帷宿置垂幕。○「宵懸」○「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臺」孝廉船注別見前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切篇誰繼方隅理朝潮難將聲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末致哀惋之意童孺交遊應上差池弱冠段六句者兩段○「蔡邕胡根碑」嗟童孺之夭逝兮。「盧思道集」外靜方隅內康庶績傳序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遇市朝之撻。「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穀梁杜臘梁不愧其實」雙全謂名。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崔乃崔大湊盧乃盧十四弟也。鶴注一大曆五年潭州有感

憶雕菰飯則是四年秋作意江閣在潭近境故四年之秋五年之夏皆在焉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爲情滑憶

一作

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

一作盃。上四江閣臥病下四寄呈崔盧。庖厨薄起飯羹想爲情起誰致爲情猶云用情。朱注以溜言不當指羹。顧注溜匙總承飯羹。燉腹承飯據前詩正想滑溜匙原指飯朱清供云。雕菰飯似蘆其米黑故云波漂菰米沉雲黑暴乾碧洗既香而滑故又云滑憶雕菰飯。並舉知必爲尊也。薛夢符以爲錦帶花謬。顧注臨湘縣有尊湖在縣東。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附詩

江畔長沙驛。一作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跕鷺。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潛然。事憐已往韶去留二字承此。○晉書王坦之字文度與郗超俱有名時人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賈誼傳。一誼爲長沙王太傅長沙卑濕但自傷悼乃爲鵠賦。馬援傳。吾在浪泊西里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鶴跕跕墮水中。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表

鵠注當是大曆四年秋作韻注一章迢終嶺南節度行軍司馬。韶州屬嶺南道。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聲去莫相忘。上四送韋下四望韋。分符承州牧同舍承署郎公亦曾爲郎官故曰有光輝。趙注自洞庭而往此間無過雁以寄書而彼中書信却不可忘也。○漢紀與郡守爲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一詩令聞令望。同舍郎見直不疑傳。秋在昨夜詩作於立秋次日矣。宋纖上梁主疏。聲聞書疏。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附韋迢詩。鵠注一湘潭屬潭州。舊史後漢湘南縣地吳分湘南上四詠景下四敍情。峯翠葉黃此秋時景亦雨後景也。杜有白首多年疾之句故韋云故人湖外客。白首尙爲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首爲郎用馮唐顏駟事。『顏延之和謝監詩』盡言非報章聊用示所懷。

酬韋韶州見寄『鶴注』此當是大曆四年秋

發湘潭而公酬於潭州也。

養拙江湖外。朝音廷記憶疎深慚長切。子兩者轍重聲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一作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上四感韋交情下四謝韋寄詩。自憐新詩稱韋南雁自道北魚指江湖作客朝士久忘韋枉轍而又寄書情良厚矣。白髮來吳論韋詩上四句虛故不答江湖白髮答故人白首二句南雁北魚答南雁報章二句○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

樓上此當是潭州所作詩末云身在五湖

南可見此及下章並依蔡氏編次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掄論一作材愧杞柟亂離自救。終是老

湘潭。此詩登樓而感懷也。孤樓之上俯仰天地。徒然搔首而抽簪者。正以皇輿在北。身事在南。故也。戀闕

湘潭而不才淪棄。旣無補於皇輿。亂離而終老湘潭。又無濟於一身。此所以搔首躊躇耳。○『西京雜記』

漢武帝取李夫人玉簪搔頭。鍾會賦散髮抽簪。『杜臆』白玉簪蓋朝冠所用。屢思入朝而中止。故云頻抽。『陸機論』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闕。地有四極。皇輿在東西南之北。故云三極與

隱繫辭三極不同舊注誤。『史記』索具區洮渴彭蠡青草洞庭共爲五湖

公律詩多在首聯領起。亦有在三四領下者。如七律萬古雲霄一羽毛。領下伊呂蕭曹三分割據紓

籌策領下運移身殲是也。五律此詩皇輿三極北。領下戀闕掄材身事五湖南。領下亂離湘潭是也。遠遊詩言江關浮高棟必潭州江閣所作此當與樓上

楚辭一有遠遊篇

江闊浮高棟。音作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嶺。音風雨暗荆蠻。雁矯衝蘆內。猿啼失木間。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際露山此見晴而忽雲也。遙瞻越嶺則塵沙連接近望荆蠻則風雨暗迷此見陰而且雨也。雁衝

蘆前行已倦猿失木無處可依故下有裴敝未還之感○「朱超詩」高棟響行雷
亭風雨暗越窩郡今四川行都司「華陽國志」司馬相如開僰道通南中置越窩郡荆蠻卽荊州
避纖「淮南子」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避弋繳「張華賦」又矯翼而增逝徒衝蘆而
「梁簡文帝詩」雁去衝蘆上猿戲遠枝來「淮南子」猿狹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

千秋節有感二首此大曆四年八月潭州作
寶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通鑑」又移社日就千秋節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十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音常宴會壯觀去潮常宴會壯觀聲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
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平聲飲白首獨餘哀首章敍崩後節日乃傷今思昔之感在六句久已銷亡不但壯觀塵埃也四旬申千秋節罷今遙望秦中樓臺之下得寶鏡者舊臣凋謝爲金吾者各國散歸獨留白首書生淚滴湘川而已六旬申八月頻傷○「封禪文」此事天下之壯觀鳳紀注見三卷龍池注見十七卷陰鏗詩「雲裏望樓臺」
「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有胡僧云此天地劫灰之餘
「張說詩」寶鏡頌神節「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過

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得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韞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衝壽酒走索背黃生
奏樂太真獻桃舞階之白馬衝酒前來走索之宮人紅蕖高露當年可謂恣情尊貴矣豈知邊憂卽從此欲作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次章敍生前節日乃樂極悲來之感在八日而生乎至今日送波濤不勝北望傷神也邊心此日勞猶云芙蓉小苑入邊愁○「王融曲水亭詩」御樓受賀彩仗迎風於是梨園詩序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或以雲樓爲樓名含風爲殿名非也考會要千秋節宴在勤政花萼諸樓不在含風殿且紫雲樓在曲江起於太和中於此無預「宋之間詩」寒輕綵仗外力士請名傳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塞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力士請名傳高力士曰漢武內傳王母令侍女索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正青以四枚唱帝自食其三

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黃生注『羅襪紅蕖豔後人詠弓足者妍雅無及此語當時婦人裙必曳地故罕見篇詠此亦因走索之妓結束有別故特拈出耳紅蕖指宮鞋』白馬篇『自馬飾金羈連翻西北馳』通鑑『明皇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唐志『明皇千秋節舞馬於勤政樓下相逢比肩而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通典注『舞組者兩妓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行於繩上相逢比肩而賜不傾』玉海『唐實錄』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御廣運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頌此言兩人肯走索上不爽秋毫也『黃注』以繩掛獸足曰腎秋臺言所緣之少土門詩微徑緣此毫此在索上非習字不足以發其意

杜臆『桂江乃潭州所見之水王嗣奭曰頻傷八月來非傷明皇崩逝也明皇席全盛而縱荒淫致賊臣叛逆干戈不息肅宗繼之非無生日而憂亂不暇奚知樂生乎故公之感有二一感倏忽盛衰之異故云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一感昔年之樂召後日之悲故云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而已之流離因之故云湘川新涕淚又云滿眼送波濤

奉贈盧五丈參謀堦『原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旨先支率錢米『鵠注』此大

恭惟同自出妙選去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雋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

託饒『從盧敘起親誼交情官序才地俱見於此』孫楚切參謀鄭雋聘晉比使長沙○王褒頌『恭惟春秋惟思也』朱注『同自出蓋參謀之母與公母皆崔氏也黃鸝引公祖母盧氏非』左傳

我之所自出『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語林』鄒王鎮廣陵妙選僚佐『世說』李元禮高自標持『王僧孺序』道合神遇投分披襟『左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世說』

說闕勞『王恂自計才地必應在已』朱注『前漢』朱博傳『齋闔詣府』車千秋傳『千秋無閭閥是也俗呼爲櫺星門詩言盧氏積累日月立功而致表揚高賜錢傾府待爭米駐』一作船遙隣好去

艱難薄甿一作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去寒水不成潮此記支率錢米事朱注時必有長沙錢米應輸於雲霄也『孔融書』岸幘廣堂舉杯相於猶云相與

星自謂使者指盧民困莫輸如寒水涸潮○流星通鑑杜弼作檄移梁朝曰連結姦惡斷絕隣好之沖殺潮素

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上夜醉酒或連朝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搖此長沙遇盧情事素說詩四句言一時詩酒興豪所謂相於契託也○「白帖」漢世有鑿囊者佩在腰間謂之綏囊○「朱注」隋唐以後官不佩印止有隨身魚袋此云銀章破在腰蓋舉銀魚言之當時金銀魚謂之章服○「左傳」一奉率老夫一謝時清非造七到次興去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鵬如陳瞻詩一奉率酬嘉藻爲馬也○「鵬鳥賦序」此慨時事以勉盧天子施恩而生民轉困者以朝有姦佞外多掊克耳指鹿爲馬如魚朝恩是爲鵠也○「鵬鳥賦序」天子施恩而生民轉困者以朝有姦佞外多掊克耳指鹿爲馬如魚朝恩是爲鵠似鵠不祥鳥也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鷁鶴孤俗作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所謂老拙逢迎也○「江總詩」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周禮」一歲酒有五齊一曰泛齊一注泛者成而浮澤泛泛然其暮古詩一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莊子」鷁鶴巢林不過一枝○「李陵書」一陵雖孤堂黃恩漢亦負德揚雄檄虛賦一世有者起於滄洲精神養性與道漂流

浩然又見文苑英華其屬下判官也詩見陳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詩云扶病相識長沙驛劉判官蓋括馬至此與公相晤而贈之以詩當是大甲豈因格鬪求龍駒敍劉君至潭之由南行指都子孫未落東南此從英華他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顚頷衣冠往往乘蹇驢此言南行市馬之難西北指安史吐蕃東南指襄陽長沙凡馬皆疲何況龍種乎梁公富貴於身義鵠行以老鵠爲其父此詩以馬駒爲子孫語近諷諧○「徐幹中論」遊必帝都

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去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回北狄羅網羣馬鳥一作籍一作馬多意氣一作在用驅除一作馳出金帛省而愛人下四言憂虞而敵愾○「淮南子」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黃香傳」香爲魏郡劉侯奉使去光推吐雷分俸祿賞賜出贍費者出金帛購馬也。劉侯奉使承上兩段光推繫音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切豈兩梳白髮提胡盧手把兼一作筆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嘆聚散臨重聲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涕淚一不覺老夫神內傷此記相逢惜別之意擇不負所使也提壺把菊歡宴而作離筵故黯然神傷耳此章首段六句中二段各八句○唐之潭州即漢長沙郡

朱鶴齡曰唐志襄州襄陽郡乃山南東道節度使所治廣德初梁崇義據襄州代宗不能討因拜山南東道節度至建中元年始爲李希烈所誅則梁公卽崇義也史稱其以地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自振襄漢間觀此詩所稱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偷省憂艱虞又云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其語正與唐志相合盧元昌曰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自後馬政頗廢開元間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使馬復蕃息安祿山選勝甲馬驅歸范陽肅宗時市馬於回紇多以羸馬充數後又括民間馬爲團練馬唐之馬政遂不可復矣詩云西北反徒騎騁盡感慨係之矣

重平送劉十弟判官一鶴注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首段敘事上二敍送別下二點兄弟○「陶潛詩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象龍氏事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年事適盡容髮衰謝經過平辯豐劍意氣逐吳鈞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支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

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次段言情。上四承才優。下四承才優。劉之才氣英利。如豐劍吳鉤。故能先鞭
樓耳。本支應分源。歲晚應年事。此章上四句下八句。○豐劍吳鉤注皆別見。後漢。毛詩。本支百世。
唐與陸雲書。長沙縣屬潭州。○劉琨書。常恐祖生先吾着鞭。馮異。車水傳。

卷二十三

湖中一作

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鵠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南道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詩序有昭州敬使君超先當卽其人。

揚州廣陵郡屬淮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切。

悲歌別王換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少聲壯樂

音難得。歲寒心匪他切。湯河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層琢磨。形容吾較老。贍力爾誰

洛過此敘彼此心緒。歲寒句承各頭白。霜匣玉壺比敬之氣豪而識精。遭亂濟時言已之歷世而才練。皆

所謂心匪他也。下二亦用分承。○盧諶詩。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琉璃爲匣。十二年一磨瑩刃。上常如霜雪。開匣光彩射人。○樂府。清如玉壺冰。

秋晚嶽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未敘送

拔鞘光影射人。○樂府。清如玉壺冰。上二湖南秋景。下二廣陵之事。杜臘本言淮海訪知己。騫騰莫蹉跎。只互換兩字。

不惟調協。亦且句新。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八句。○浮淮賦。驚風泛湧波駭。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音里。一作澧誤。覲省冬作澧。澧州屬岳州府。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致

從杜臘舊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

得淹留。首二殷六省觀三四。蔡筵送行五六。別時秋景七八。別後旅情。○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顏和。

之黃生注。公前有送侍御四舅之

望遠遊謂親望子歸用論語遠遊字。前漢陳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世說殷羨爲豫章太守將附書百許函悉擲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古樂府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潘岳秋興賦庭樹撼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衣蟬囁囁而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江淹詩碧樹先秋落得淹留聊避寒也。楚辭

九辯新安黃生白山曰公欲託殷寄書詩故歸重於殷蔡侍御則安頓在

投轄句中與他筵送客詳主略賓者不同此古文敍事輕重法也。別張十三建封鵝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舊唐書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

使之辟不樂就職而去公與之別也。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現尙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首敍開國勳臣爲下文張本此以裴爲賓劉爲主○前漢司馬遷傳贊「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曰實錄。」唐藝文志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太宗實錄二十卷敬播顏胤撰房玄齡監修易天造草昧謂草雜暗昧之初劉文靜見大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因與定議起兵通鑑一大業中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靜爲晉陽令裴寂爲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議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蔡邕光武清陽宮碑龍見白水躊躇高祖志未決也。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又持三尺劍取天下晉書雷煥送一劍於張華一劍自佩。史記魏公子傳兵符常在王臥內汾晉爲唐公故鄉猶漢之豐沛。漢武帝紀滌除與之更始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上相聲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次記張氏淵源此以劉爲賓張爲主○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詔仕隋戰死贈儀同三司漢東方朔傳贊偶儒博物眼中萬少去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卯聯居諸緒家業日交情少年崎嶇言不如舊交款洽緒業謂世朱注公父閑爲兗州司馬當是趙庭之日與張

玠同遊而建封相從也。故人指玠童卯指建封以貞元十六年終年六十有六。公開元末遊兗是時建封纔六七歲耳。舊注謂公幼時與建封友善謬矣。○「舊唐書」建封兗州人。父玠少豪俠安祿山反功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玠率鄉豪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遣吏奏聞。玠蕩江南不言其揮手

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晚交嵇紹自不孤。此喜知已可憑。內家爲

皆名流也。杜臘范雲嵇紹一聯。既欲託身又欲託子。非真重其人必不作此語。○「後漢」儀禮注

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魏」「袁淮正論」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後漢」「方術傳」姑之子

斑斑名家焉。○「劉孝威詩」風神灑落容止汪洋。○「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越人之急少時與領

軍長史王砾善歎亡於官舍。贊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哈殯。○「南史」何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

對策大相稱賞。結爲忘年友。○「晉書」嵇康與山擇材征南幕。潮湖一作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切

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一作復。稅駕大廈傾宜扶。此送其辭幕歸京。擇材征南昔在

歸也。賈生慟有慨。時事樂毅書不忘舊帥。主憂師老。指吐蕃屢寇。此時豈可息駕。舊丘宜思扶危定傾也。

○「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流涕。○「史記」樂毅降趙燕惠王遣毅

書且謝之。毅亦作書報焉。夏侯湛君臣各有分音。管葛本時須。雖當嚴雪嚴未覺枯柏枯高議。一作在雲

見其書以爲知幾合道。以禮終始。音管葛。本時須。雖當嚴雪嚴未覺枯柏枯高議。一作在雲

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舊作掃。當作歸。碧海功業竟何如。未則勉其憂國濟時也。才如管葛。皆待時而

追文靜何必效羽人之入海乎。朱注史言建封不樂吏職。疑其人蓋有志神仙者。故諷之云。彼羽人掃

跡海外以視功業濟世者竟何如耶。○「趙氏」以爲澄清天下之比就指功業言。與朱注不同。

章前後三段答八句中間三段各六句○「趙注」

一楚辭。仰羽人於丹丘。言仙人飛騰如有羽毛焉。

○「盧世灌」送魏佑王砾張建封乃滿壯國史實錄無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卽

興本分上頗覺迂遠亦不暇顧要之。建封自奇士只風神蕩江湖。誰能當此五字耶。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襯歸上都二十四韻。○「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潭州作韋尚書。卽之晉當公之祖母盧氏十四其表弟也。

素幕度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繡。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獮豸威。深衷一作哀見士則雅論在。
兵機後贈典。獮豸承虛宿。望還都深衷。指送喪論兵。感世亂。○章楨從水程而往。故素幕之涉江者遠。
朱幡之登陸者少也。趙次公以朱幡爲丹旗。本於文選注。旗引柩幡也。王原叔引朱幡兩輪。幡與幡異。黃
鶴引衛青傳注。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謂部曲候送之旗幡。○四皓歌。一駟馬高蓋。一陸機詩。一揮淚。
廣川陰。參佐謂佐吏參軍。一詩。一顛倒衣裳。一晉。一王濬爲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塋域。
獮豸獸名。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一舊書。一輿服志。一法冠。一名獮豸冠。以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
獬豸之形。左右御史臺服之。一何遜詩。一深衷外有規。一世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潮音謁。
說。一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一作世範。一李乂詩。一河塞有兵機。一世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潮音謁。
斷他日掃聲。除非但促整。一作銅壺箭休添玉帳旛。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兇雄。嗜慾刊作。
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朱本誤。對駁揚。同期特達衰朽再芳菲。此慨嘆時事。
天子當早朝。勤政母事添兵苑。中黃閣。二句言大臣多苟且。尸位不以主辱爲憂。瘡痍謂生民困於兵賦。
按儉約前王體。卽公詩不過行儉德。威加四海深意。○後漢。一陳蕃傳。一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一司馬彪續漢書。一孔融爲漏浮箭爲刻。一陸倕漏刻銘。一銅史司刻金徒抱箭。一漢書。一高帝至平城。
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帝於白登七日。一孔融書。一羣兒破珍。一趙壹疾邪賦。肆嗜欲於目前。希言當希法前王。一書。一對揚天子之休命。一世說。一王導謂顧和曰。此子圭璋特達。機警有
鋒。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杯要聲。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末敍送別之情。把杯同宿。不可復得。從此征蓋遠行。惟立磯遙望而已。霜凋木葉。對秋增悲。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後段八句。收。○一杜臆。一撥杯。拋杯不飲也。有機棄潭州酒可證。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一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原題乃詩之序合題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詩止七韻而題云八韻用韻取耦不取奇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一本有凡是二字或作乃是俱美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已而已闔若璩曰當作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唐人謂渙詩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麟半甲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一作反覆切荒服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白

閒生添一作黑絲此句舊在余髮喜卻變勝食齋房芝此句舊在昨永一作夜舟火滅黃作天接

湘娥簾外悲

百靈未敢永夜散風破一作浪寒江遲色三異也感動神靈四異也黃初七子魏文帝時詩人乾坤幾

反覆言兩漢至魏世凡幾變揚馬宜同時蓋以蘇匹已也食芝可以返老誦詩而變黑髮是勝於茹芝

矣舊本清鏡下便接齋房芝解者取其倒插不如結食芝於下句意味較長杜臘本言其詩泣鬼神卻說到湘娥悲百靈集江風遲如海市蜃樓恍惚中變怪百出知杜老胸中真神靈窟宅也○後漢

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漢武帝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齋房產草九莖蓮葉○謝

牋詩一清鏡悲曉鬟一古詩長歌行一髮白復變黑一曹植

樂府一湘娥拊琴瑟一宋書一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盧世淮曰杜先請蘇渙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爲靜者又目爲白起繩尺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而獨肩輿訪杜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子美所以記異也洪容齋隨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慨然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爲靜者又目爲白起繩尺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而

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

捐軀其襄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曰：『跖以比蹠，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福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所異。」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去寄遞呈蘇渙侍御

〔鵝注〕此當是大曆四年潭州時公與蘇同在潭州也。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

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切。扶又至紙長，要自三過平聲。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

斛酒。蕪沒瀟湘一作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從道州手札敍起，上六借形下八指裴。朱注道州之書寶如珠玉，故

無心飲酒對菊而讀之，晝夜忘倦。煩兒孫，立久須扶也。○〔古詩〕中有尺素書。〔梅福書〕賜以一束之帛。〔晉書〕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摺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安曰：「吉人

辭寡。」王符自敍：「髮白齒落，日月逾邁。」〔史記〕張儀爲楚相，笞掠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儀曰：「足矣。」王筠傳：「筠於書三過五抄。」狄仁傑傳：「闔立本謂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古詩〕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世說〕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崑山片玉用晉鄉跣語。〔世說〕阮步兵廈中，貯酒數百斛。〔荊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

湖水爲酒，極甘美。〔元和郡國志〕晉武帝平吳，薦酃酒於太廟。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驟耳行甚速。聖朝潮音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戎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

網期彌綸。郭欽上切。時掌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平聲，僕語不淺。明公論聲，兵氣益振。歷敍裴公

黎元望上四憶其既往下十冀其將來軍符侯印乃刺史所用者紫燕驥耳。喻其得位之速提綱而息道賈驥耳。二旬用倒結謂聽其平日語言長於論兵故知之也。○公前有送裴二尉永嘉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於明堂。桓出靈入之防先王荒服之制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一作黑。則正位掌僕相更之者爲久將倦故使之更代也。後漢書皇甫嵩答董卓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朝易傳故能彌綸天地峻四夷之一。酒酣氣益振傾壺簫管動荆作動一作黑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屬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去聲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此記蘇渙情事上六惜其抱才不用傾壺儻劍指前此湘江之宴此時蘇蓋在坐而曾與接語也。盧注蘇卜齋定王郭門公賣藥魚商市上蘇訪公於市北則肩輿類至公訪蘇於郭南則隱几蕭然此敘彼此往來之誼也。公昔進三大禮賦表中有賣藥都市句知此處藥物楚老當屬自謂西第東山指當時濫叨將相者張遠注鳥雀苦肥蛟龍欲蟄卽所謂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也鼓角未休部曲死戰見多事之秋非烏雀庸傳公則才能勝任而蛟龍奮起必不終困寒沙也趙注將此二句作起下之詞據上段更僕論兵二語已結裴安融爲大將軍西第頗爲正直所羞高棲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謝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臣末段交勉裴蘇結出寄呈之意杜臚裴本端人借此引蘇欲使亂世奸雄轉爲治世能

前三段各十四句。末段四句結。○上二段分敍裴蘇故此處一語雙關。但直云與裴并示蘇似詩注不是詩句。頗嫌直率。須人扶謂扶持國家。一平原君傳。一公等碌碌。一曹植表。一憂國忘家。捐軀濟難。此詩用韻錯綜。有換意不換韻處。有換韻不換意處。公長篇古風往往變化莫測。

奉贈李八丈曛判官

一鵝注

一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我丈特一作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驃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通一作星牛一作斗。事業富清機。官曹貞正一作獨守。首段稱美李丈。是贈言。珊瑚驃驥比其貴重難得。標格秀氣言其才品不凡。清機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神堯唐高祖也。述異記。鸞林郡有珊瑚市。海湧來樹佳一作政。皆客市珊瑚處也。驃耳驃驥穆天子駿馬。一曹據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頃來樹佳一作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此承官曹貞獨守。艱難之時。安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聲吾敢取切。苟一判歷試而心久持。此言其有定力。○一陸機文賦。固無取乎冗長。趙曰。凡物之剩者爲冗長。一東方朔答客難。曠日持久。討論平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箋書積諷諫。宮闈限奔走入幕。未展材懷。一作秉鈞。孰爲偶。志存諷諫而身屈幕僚。惜其大才小用也。○匡衡傳。一匡說詩解人頤。一左傳。一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莊子。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世說。一郗公可謂入幕之賓。一詩。秉國之鈞。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辭作慕。一作亂。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聲去高傳。一允塞得北叟之後福。一趙注。泛愛出論語。一殷仲文詩。一廣達散泛愛。遂以爲朋友之呼矣。一史記。一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眞隱傳。一南公爲楚人而居國南鄙。因公爲號。著書言陰陽事。一委身謂脫身。一馬融傳。一高允塞上公亭詩。一延和二年余赴京師。一北行失道夜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

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見莊子。一孔子世家。一累累如喪家狗。
一趙注。一水落石出。所以爲枯。
牙絕絃於鍾期。
痛知音之難遇。

奉送魏六丈佑少

去

府之交廣。黃鶴編在大曆三年岳州今從朱氏編入四年冬潭州詩內

德四年置廣州總管

府後改中都督府

管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空垂。子孫不振耀。不振。一云沒。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去。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從魏氏先世敍起。上四感盛衰。雖成名遂。一魏徵傳。一貞觀七年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易林」長大成就。○「老子」功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麒麟兒注見十卷。「新唐書」徵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貴育不能過。一莊子。一六合之內論而不議。一梁元帝遇我蒼梧陰。一作野。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遺。去聲。一自笑青雲期長切。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尙爲

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上行承色微。上十傷其懷才落魄。下八憐其冒險出遊。議論有餘。可以上繼直詞。公侯未遲。可以重振家聲。乃長鄉。不遇是青雲無期矣。季子空囊。是黃金莫遺矣。且卑官作客。中路又復蕭條。仗神以庇。輕去土鄉。亦不得已。而南遊耳。冬往春歸。蓋暫行而非宦迹也。消渴韶敝。諸侯賓客。他章皆自謂此。則指魏佑舊注誤涉自己。於上下文氣不接。得朱注正之。○「鵠注」。昔潛山在道州。蒼梧陰則潭岳也。古詩。升青雲。一司馬相如傳。一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一國策。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敝。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爲炊。一後漢。一隗囂。方聖曰。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一吳越春秋。一相五土之宜。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

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豔傾城紹綺輕一作霧霏掌

郭作堂

中琥珀鍾行酒雙透迤新歡繼明燭梁棟

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于斯上貴見去

一作

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一作所爲錯揮

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此承上遊炎海上十廣南宴會之盛下八少府意氣之豪宮室飲食聲樂服飾寶器珍玩備言貴族之奢華張綽云交廣遠於中國故其風俗如此自陸賈使南粵

時已然矣見肝膽則衷情盡露不相疑乃形迹無間兩者微有深淺故分上下達所爲一發其胸中磊

落之氣也杜臍上文言思黃金笑青雲可見此行所望於地主者不小故縱談其所想望而終致規諷

焉○「十洲記」藏養生而待朱門「世說」司馬德操曰坐則華屋行則肥馬「書」維辟玉食

「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古詩」一笑傾人城「洛神賦」曳霧縞之輕裾「陳藏器」曰

炳明燭星辰指梁上之燈「古詩」顧盼生光輝「謝朓詩」心事俱已矣「蔡邕傳」輸寫

肝膽「晉」「石崇傳」珊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世所罕比愷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

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懷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碧珠珊瑚皆交廣所出

始兼無一作逸邁興去終慎賓主儀戎馬闔天宇嗚呼生別離末復丁寧致戒殷勤惜別之情並見於威斯矣

不可不慎此又勗之以義盧注魏此行將有新知之樂公送時則懷生別之悲耳此章

十二句起四句結中間二段各十八句○「詩」敬慎威儀「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

「趙注」趙涉

北風

黃鸝編在大曆三年今從朱氏編在四年秋潭州作

北風

自天寶十五年至

此已十二年

此云十年舉其大數耳

「趙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

茹芝上四比興下四敍情朱鳳低垂鴻雁無歸喻己之流離失所此因亂離所致故有殺盛人稀之感

四皓採芝時清猶隱今亂後將焉適耶語意緊與上截相應杜臍此係古風故不用沈韻○「劉

楨詩」鳳凰集南嶽公朱鳳行瀟湘之山衡山高山顛朱鳳聲噭噭

「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注」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趙涉」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

茹芝上四比興下四敍情朱鳳低垂鴻雁無歸喻己之流離失所此因亂離所致故有殺盛人稀之感

胡應麟曰此詩首尾俱四支韻中間兩用五微蓋古體通用非出韻也律詩出韻者玉山詩

出芹字雨晴詩出農字排律出韻者贈王侍御契出勤字蓋檢點少疎卽作家或未能免耳

幽人朱注詩末有五湖浩蕩語必居湖南時作草堂本編入空谷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識一作所歸靈一作鱗鳳在赤霄何當一作一來儀

翔霄而不下况幽人之高舉孤雲乃初起者羣游則四集矣雲歸神物卽易雲從龍之義○南史寶書詩

孤雲獨無依一作羣鶴書勢

象鶴羣游一作天生神物

朱注趙次公引毛萇詩傳

誌見徐陵曰此天上石麒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然不可云來儀當依夢弼作靈鳳爲是

風靈鳥仁瑞也抱朴子靈鳳卷翮以幽戢

張協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

來往與惠詢一作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在

瑕疵不可見應上靈鳳何來儀有期約而未果豈真人昇天遂棄我乎祇恐身非有道不免見摘於幽人耳

朱注公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滯斯人又云黃綺未稱臣與此詩中年滄洲期旬合詢或其名也杜臆惠詢必非惠遠許詢惠詢亦不相配也○北山移文覈元元於道流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郭泰機詩衣不有瑕疵洪濤隱笑語作語笑

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

北山移文覈元元於道流

左傳不有瑕疵洪濤隱笑語作語笑

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一作暮把東皇衣

此寫幽人遊仙之樂應上神物有蓋之下手把仙衣幽人意者在是耶○曹植詩

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

涉洪濤泛蓬萊至扶桑翠賦

蓋之舟人鼓枻而揚波

張楫曰柂柂也音洩

汎舟越洪濤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梁元帝詩照曜珊瑚鞭

涉洪濤泛蓬萊至扶桑翠賦

韋誕景福殿賦龍舟兮鑿翠蓋

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

嘵漱元和津所思煙霞霧

千干注口中液水爲玉津

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

必獲寥天得真籙

足稱局趣促商山芝五湖復切

浩蕩歲暮有餘悲

但爲知名所誤故望商山而局促耳今者歲暮湖濱

能無念幽人而悲感乎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六句

○黃庭經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嚙靈液災不

鍾惺曰此絕妙遊仙詩非唯無丹藥瓢笠氣亦并無雲霞山澤氣覺太白語出之猶溢而易

盧元昌曰此大意是寓言起口四句況已如孤雲寡偶少徒又如靈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

畏也予
衣猶譏
未足稱
日湖復
札誣浩
蓬萊歲
如可到
衰白問
羣仙謂
公戀不
忘朝廷
冀莫衰
老而猶
得見君
今情於
此篇亦
然留青
羽或通也
蓋暮蓬
萊把池東
皇譏五名

始不一不長途。此身滯江漢而有感也。上四言所處之窮下四言才猶可用。

必取長途。自資天共遠。承江漢客月同孤。承其智而取其力。月同孤承史記。一違跡注布全傳首。是腐儒心壯病蘇見腐儒之智。杜謂隨伏櫪志在千里。烈士可用。故客乃當世一腐儒。自嘲曰已嘗用壯心。未已方周甸曰。決陸嫌黃生○周甸亦冲疑定猶命豫世林曰。易。

說情送身五秋風汎曰中四句情景混合入化雲天夜月落日秋風景也。與天共遠者已鮮。若此之虛實一貫。不視落日。固觀月涌大江。感流是月同孤。共結情者已鮮。若此之虛實一貫。不可分別。效壯法雖多要在摹畫嶺外歸次江。極其勝叔。病石徑病獨恨別。別到之鳥驚語。心如岸勝。叔病遇春多孤塞是笛淚。有情寫景歸次江。極其勝叔。病川涼景是岸勝。叔病詩云。自也。句有飛驚詩云。

句不勝枚舉。名家詩集中未有如此之獨盛者。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張潛曰：「大年所屬，尙非杜佳句。」黃生漢曰：「前輩有病，此詩日月並見者，不知落日乃借喻暮齒，本屬詠懷，何病之有？」

地隅窮途。卽上年水遣興詩所謂異縣虛往也。蔡氏編入湖南詩中，近之。

江漢山重聲平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聲亂秦公子悲涼。一作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也。旣出峽以後，所謂江漢者，乃東漢之水。入於長江。如江漢思歸客江漢山重阻是也。楊慎丹鉛錄引視穆云：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西漢。東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謂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河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是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送韻。大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盧

朔風吹桂水大朔。一作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平雞更憶君。黃生注：此詩對雪懷人，以雪起以人終。首紀地次點題三四遠景言岸上五六近景切舟中山全詩句句入細。月之暗雪暗之也。雲之寒雪寒之也。燭斜初見在坐時。舟重

則之夢南江。山遠聞雞更憶君。更憶還憶也。一黃生注。七用王子猷訪戴事。八取鄭風雞鳴風雨意而皆夜。無聞在臥時。○一詩一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一邵注。謂南樓在武昌。一顧注。謂南樓在岳陽。一虛注。據柳子厚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爲證。是其力往葉工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此皆意到筆隨。詩來神助者也。今按詠雪則云燭斜初近見。舟重雪厚也。一郭璞詩。一謝太傅聯句。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是皆闋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詩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酒帶寒言微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不北渚雲初退。雲月字若隨風且間葉。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對雪此當與上章先後作詩矣。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閒去。聲一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垂一作徒罄。銀壺酒易異賒。無人竭千里度龍山。一藝苑雌黃云。一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以周易贍韓退之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憇。錯刀皆謂是也。一後漢。一劉盆子傳。一呂母釀醇酒。徒罄銀壺盡。昏鴉接翅歸。按二語。今何記室集。不載公復愁詩。鈎艇收縕盡。昏鴉接翅歸。不自公應直註。何者。酒二寸。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莽變漢制。以周易贍韓退之詩。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詩金錯囊身形如刀。長丈八寸。又高祖紀。鴻臚接翅歸。按二語。今何記室集。不載公復愁詩。鈎艇收縕盡。昏鴉接翅歸。不自公應直註。

人假句且昏鴉亦常語何獨於此釋之必出後

流俗本所云公自註者多此類也

冬晚送長子兩孫漸舍人歸州

大曆四年之冬

編在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還一作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鄂杜旁從自敍說起西戎屢寇故南客未還○晉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成公初爲參謀今已罷去故曰休坐幄古詩云蕩費日繫音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杭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此敍送來札期後日去檣惜臨岐鷗雁自傷孤蹤流落選劍欲舍人及鋒而試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鄖陽傳傾蓋如故別賦黯然銷魂列子鷗鳥舞而不下詩兩驂雁行吹毛可斷言劍鋒之利將佩之而行也

暮冬送蘇四郎從兵曹適桂州鵝注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當是此時作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蓋有軍事則置唐三都督府

上中下州皆有之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此惜蘇之遇蹇埋與己之病棄者同悲矣○史記蘇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蔡邕釋誨連衡者六印磊落顏延之詩沉醉似壘照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縕爲入蒼梧廟看平雲哭九疑傷聖王不作此章上下各六句○漢書高祖使使微盧綰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之斬樓蘭注見七卷趙注十二月二陽生而盛矣有苗來格此舞平定南方之事故未及蒼梧廟盧元昌曰蘇季子歷說諸侯合從伐秦佩六國相印公欲兵曹連結諸經略節度并力討賊如季子合從故起有六印句其後容管使王翊藤州刺史李曉庭義州刺史陳仁瓘結盟討賊賊遂平

客從「鵠注」當是大曆四年作。唐史是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故託珠以諷見徵斂及於商賈也。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辯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

去聲無此詩爲當時民困徵斂而作通首寓言末句露意師氏曰此寓意公家苛斂而索其無有之物詩

云俾出童殼是也趙注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杜臘珠中隱字比民隱莫知上之所

征皆小民之血今併無之痛不忍言矣○古詩客從南方來遺我雙鯉魚南溟見莊子博物

志一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述異記鮫人卽泉先也又名泉客吳都賦

人一劉淵林注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

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一酉陽雜俎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盧世灌曰留花門塞蘆子三吏三別二歎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糺盧老謀補偏救弊其情

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歎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蘇李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先後一揆矣

蠶穀行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治反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反四年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于虔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字蠶亦成不勞

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切歌業未云烈士見當時征戍之士卽農民耳杜臘上言甲兵下文變

鑄兵爲鑄甲此用字錯綜處題兼蠶穀篇中只帶言蠶亦成此序事詳

略法○黃庭經一寸田尺宅可治生一劉庭芝詩一荒田古逕多

白鳧行此詩黃鵠編在大曆二年夔州作以詩言終日忍饑西復謂自瀼西遷東屯也其說西東

固泥且是秋方有收穫安得云忍饑今按詩云天寒歲暮波濤中應是四年潭州作若

三年秋冬尚在公安山館也從朱氏編次爲是

爾雅釋鳧水鳥也一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鷺

君不見黃鵠高千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象一作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日一作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

不食終日忍饑西復扶又東魯門鵠鵠亦蹭蹬聞道去一作今猶避風白鳧行自傷遲暮漂流也黃

國語一海鳥曰鶴鶩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一多歲海大風

董斯張曰屈原卜居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與黃鸝比翼乎公借以自況言作賦摩空猶昔之黃鸝也今且行蹤飄蕩泛泛若鳧而素心了不爲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膻者終不可以食我也落旬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此老倔強百折不回矣

朱鳳行朱氏編在大曆四年潭州作今玩此詩意與白鳧行相似蓋同時之作無疑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一作巔朱鳳聲一作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從英華一作羣翅垂口噤心勞勞甚勞

下惑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音儘盡使鴟梟相怒號平聲○朱鳳行自傷孤

嗁君子公困於荆衡不得其志欲引同志以進澤及下民恐爲小人所疾也朱鳳求曹呼引同志也師氏曰鳳

嘵口嚙欲言不敢也百鳥羅網民困誅求也黃雀難逃無一得所也願分螻蟻愛物之意無窮鴟梟怒號

欲去小人之爲害者○一樂府飛鵠行一吾欲衝汝去口嚙不能言

朱鵠齡曰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豈不長勤苦羞與黃雀羣公詩似取其意而反之羞羣黃雀者鳳采之高翔下惑黃雀者鳳德之廣覆也所食竹實願分之以及螻蟻而鴟號則一聽其怒號此史卽驅出六合梟鸞分意也詩旨包蘊甚廣黃鸝云爲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以側身求曹爲連合三州刺史謬矣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音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作樊

王璠與昭州敬使去。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舊唐書〕昭州樂平郡屬嶺南道。以昭岡潭爲名。

自蒙柱一作柱。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一作迸淚。幽吟事如昨。首記開帙得詩○
〔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搜神記〕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又〔駱賓鳴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
篇。感君鬱鬱匡時。他本略。此敍蜀州生前多慷慨。素貢氣節。動寥廓。名震天壤。求友篇。公向以詩寄高
誼。旱雲賦。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唐太宗詩〕提劍鬱匡時。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
無天。〔詩〕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楚辭〕上寥廓而連。在長安城南。適好直言。故方之鶠鵩。公前詩嘗云。蒼隼出風塵。○〔列子〕周宣王牧正有役人梁驚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鷦鷯之類。無不馴柔者。東西南北更誰堪。一作平
首扁舟病獨存。遙猶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羌。一猶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此追
詩而兼慨身世。高詩東西南北一語。公衍爲四句。以該當時亂離之事。寇盜指叛將外夷。西羌謂羌戎
吐蕃。衣冠南渡。雖用晉元帝渡江事。然唐書謂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湖荆南
井邑。十倍於初。亦指實事言矣。○東西南北四語。本楚辭招魂章法。〔晉〕王濬疏。兵纏不解。左傳。寇盜充斥。
〔晉書〕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謝靈運詩〕垠岸屢崩奔。此言避亂涉險。經山崩水奔之處也。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
隣家。誰能亂愁思。去昭州詞翰與招魂。未寄漢中王。及敬使君也。悲帝子。身在湘潭覓王門。與王遠隔。
今欲得敬詩。以招蜀州。如宋玉之招屈原也。此草前三段各四句。後二段各六句。○〔楚辭〕使湘靈
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魏志〕曹植傳。出言爲論。下筆成章。楊修稱其操筆造作。若成誦在心。

借書於手
秀思舊賦序
招與之同招也

萋萋辭翰與
洪容隨筆曰
堪論適前詩
來反覆味也
古今注淮南子服食求仙通禮方士樂府淮南王自言算王贊褚淵碑向
人曰寄杜二拾遺附高適詩趙注肅宗時適爲李輔國所短下除太子詹事未幾蜀亂出爲
彭州刺史又遷蜀州鵠注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
人曰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空一作斷腸身在南遠一作
懷百憂復切扶又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人一作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一作十春豈知書劍老與
風塵龍鍾還遠一作添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首二總提次四思故鄉下六憐故人梅柳人日之景南
高時爲刺史也七八意轉而韻不轉九十韻轉而意不轉杜集多用此法高詩亦然○董助問禮俗
正月七日爲人日梁元帝詩故人懷故鄉燕歌行柳條拂地數千條葉琰胡笳一作
不得相隨兮空斷腸蕭子顯詩誰能對此空相憶晉書謝安高臥東山史記項籍紀
君曰智者千慮一作蕭子顯詩誰能對此空相憶晉書謝安高臥東山史記項籍紀
學書不成去學劍劉孝標論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晉書謝安高臥東山史記項籍紀
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秩二千石揚雄解嘲一起家至二千石漢昭帝詩愧爾嘉祥
人記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杜嘗自言甫也東西南北人

送重平表姪王孙力制切一作殊評事使聲南海據舊書李勉傳其爲嶺南節度在四年則評事
蓋在次年之春朱注編在五年爲是重表蓋

有兩重表親也。『慈水姜氏曰』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諒造表親譜錄四十卷。此風至唐猶存。『楊德周曰』水深至心曰砧。卽詩深則厲厲字也。

我之曾老一作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此詩前後各十九韻。前敍王氏淵源後敍評事部尙書兼魏王泰師在貞觀十一年。『舊注』謂十七年者誤。十三年珪已卒矣。隋朝音大業末房杜俱

交友長子兩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一作頗寂寥人散後入怪髮

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市鬻充杯沽一作酒。此敍君臣遇合之緣復齋漫錄房杜舊不與太宗相

後始得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爲誤也。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曆五年共一百六十餘年。公祖審言仕武

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於太宗季年不應生於隋文之代以年數世次考之則杜爲珪妻尙疑太早

此條記事斷屬差誤。『唐書』珪母李營語珪曰而必貴但不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

齡如晦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珪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

大業十三年隋亡。『左傳』鬻其口於四方。『沈約集』結襦以紝箕箒。『晉書』『陶侃傳』

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達嘗過侃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餚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按』范達偶過故侃母可截髮以供酒食。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

若太原公子及房杜並至豈剪髮所能供客乎此特借用恐非實事。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

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去。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

夫雄得辭兒女醜此記夫人先見之明。卜良相識真主建功業只在此數言決之。太宗虬髯恐非十

英俊雲集。『唐書』太宗起義兵時年十八。『王褒頌』虎嘯而風生龍興而致雲。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去初尚平書踐台斗夫

人常肩輿上聲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此記朝廷恩眷之隆杜

最少年註此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矣眞氣謂真人氣象。庚信詩朱陵眞氣來。『許彥周曰』太宗相工見之謂其龍鳳之姿天日

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妻爲郡夫人王珪貞觀中爲侍中正二品則其妻爲郡夫人也。六宮唐會要一註命婦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敕賜擔子者不在此例。周禮王后以陰禮教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記嫂叔不通問唐鷗注唐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在一作馮音憑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卻呼號平三十人晉中宮歌一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記嫂叔不通問唐鷗注唐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

自下聲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轎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此評事患難相顧之情至砍身乃全篇轉捩處朱注馮翊同州也天寶末公避寇至同州杜臆避亂逃生而捨己之馬以活四世表段且前走十里乃退却而呼號之尤爲難事王砍高行固應拈出○南史帝謂謝莊曰超宗情殊有鳳毛山海經南禹之山有鳳凰雛又云丹穴之山有鳥五色而文名曰鳳非爾曹言鳳種非爾輩而誰作逆謂祿山陷京楚辭一塊獨守此無澤兮古詩爲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鄆中童謡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轎高字拈韻或疑句亂離又聚散宿昔稚不知此正寫真處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飛馬高騎可以脫險故不勝喜幸。古詩爲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鄆中童謡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轎高字拈韻或疑句亂離又聚散宿昔稚不知此正寫真處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飛馬高騎可以脫險故不勝喜幸。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去南汎上聲瀧雙音舠音刀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切禹元俱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樊作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戶江接武海胡舶千艘此評事往使南海之事又聚散方遇旋別也白首自謂青袍謂王廷評節制王李並提也李勉乃宗室故曰親賢前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故曰大夫接武言洞蠻頻降千艘言海估漢集有左評古詩一青袍似春草一趙注一漢宣帝地節三年初于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後漢光武省右評惟廣南節度使唐漢書一乘傳詣洛陽一顏注一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接武言洞蠻頻降千艘言海估漢集○縣東一武溪水又南入重山謂之瀧中懸湍回注崩浪震天謂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又南經曲江陵江

既生降頽其家聲家聲承王珪「後漢虞翻曰：不逢錯節盤根，何以別利器。當春秋毫言能應機立。」是史番山禹山得名。番禹尉佗所都，顏師古曰：卽今之廣州。舊唐書：南嶺四十五嶺平先。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禹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爲亂，勉遣將招討悉斬之。舊書：南海縣即漢番禹縣地。

是所貯南貨犀象之物投之江中，舊書：本傳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死，乃授免任貪吏歛跡人用安之。宋璟盧奐之後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指李勉人並指李勉人。

孔太守奮守姑臧七年治有絕跡，或嘲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廣南有溪洞蠻，其長曰洞主，劉巨鱗彭果相繼爲東觀漢記。大曆元年，廣府節度使清白劉巨鱗，廣南有溪洞蠻，其長曰洞主。

舶最大梯而上接武堂，下皆積寶貨有蕃長爲主領。國史補：南國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我欲。市船錄：劉向曰：舶深五十餘肘，西城以肘爲度。

駢鸞但作鳴鶴以吐意耳。此章四句起六句收前二段各十二句後二段各十六句中段九十句相間于○

天臯謂贈詩。司馬遷書：駢鸞騰天。聊樊作作鶴鳴臯。此公有志丹砂交廣所出不能乘鼇。

駢鸞又曉載魏徵昔爲仇讐，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未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尚書同在殿上，曰珪徵盡心所事吾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珪妻則人徒見詩中用剪髻事，有同陶

母故謂珪母耳。審爾豈不與尙書婦句相抵牾哉。今按此詩所載事述明與唐書紀傳不合。蔡氏欲據聞之說失考耳。沿訛曰前段不過敍中表戚耳。忽具一部開國大掌故。自往者以下祇是亂離相依飲食僕馬細故。却無端委轉可尋。胸中潦倒筆下淋漓。非獨詩法之奇。卽作一篇極奇文字看亦可。申涵光曰此詩亦據王氏欲似傳似記聲律中有此。

黃生曰送行詩前半篇寬敍一大段。似乎頭重。但因題中重表姪二字。道敍其由且以一婦人具如許力。塵埃中辯出天子宰相古今所罕特借此詩傳之意。中實以此事爲主。送行之意反輕。所以章法句如此。今按此夔州以後之詩揮灑任意而出之者。如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乃隔呼應右持腰閒刀左牽紫遊轎乃隔聯斜對與秦蜀諸詩謹嚴融洽者固不同也。

清明

當是大曆五年春在潭州作

著涉略處繁華一作矜一作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聲遊。
湘西寺諸將去亦一作遠。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此記節日遊人之盛而諷諸將
齧膝指遊人所謂繁華也。杜臘亦自軍中至見其不應至也。諸將出征在邇正宜同心戮力。乃佚遊如
此不以軍國爲念矣。馬援比大將葛強比部將。○曹植詩繁華將衰秋霜瘁之。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珠當搖鬢垂。唐太宗柳詩半翠幾眉開及至駕齧膝驕乘日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駁
馬而偏朱蹄。注偏者一蹄偏赤也。王褒頌及至駕齧膝驕乘日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駁
膝並言正謂駿馬各爭道也。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宴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此詩以朱蹄齧
魏志曹真每征行與士卒金鎧都磴下山紅日。蔡云一作粉。晚牙檣捩列。柁青樓遠古時喪去聲亂皆可知。
人世悲歡暫相遺。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難。一作居逢迎少去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此記

晚歸之景而慨身世之亂離也。國事爲戲耳。若人世歡娛暫遣悲愁一過而淒涼如故矣。上句應諸將下句應繁華。今弟姪飄零干戈阻絕此皆喪亂所致而老非壯時際祓除又未免悲歡錯矣。檣在舟前柁在舟後。埤着水上施青漆謂之青樓。行樂也。此章二段各八句。○燈馬鞍踏廣韻一鞍鐙也。檣尾銳如牙。師氏曰。○轉柂曰。捩青樓乃祓除之處。周禮一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鄭注。如三月三日已往水上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爲怪乃招攏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二漢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對曰。氣朔考之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則清明正值上巳故有今朝是祓除句。○此詩主摯虞之說而不取束晳。○趙曰。以唐史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鶴注。其看舟前落花乃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江上人家桃樹一作枝春寒郭作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倒吹。○此詩依韻分爲三段。

○春寒細雨出疎籬便是畫景。○吹花困懶。○吹花困懶一作傍去。○傍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切入人。○此詩曾以畱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者。此摹寫困懶情態也。○公詩曾以畱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人懷。

○春寒細雨出疎籬便是畫景。○吹花困懶。○吹花困懶一作傍去。○傍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切入人。○此詩曾以畱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人懷。

○春寒細雨出疎籬便是畫景。○吹花困懶。○吹花困懶一作傍去。○傍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切入人。○此詩曾以畱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人懷。○春寒細雨出疎籬便是畫景。○吹花困懶。○吹花困懶一作傍去。○傍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切入人。○此詩曾以畱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人懷。

衆芳歌鵠

王嗣爽曰此詩摹寫物情一一從舟中靜看得之都是虛景都是設想都是巧語本大家所不屑爲者故云戲爲新句而纖濃綺麗遂爲後來詞曲之祖按此詩戲爲新句皆從無情中看出有情詩思之

毛穎當與昌黎

盧世灌曰句不新則詩朽句徒新則詩亡苟非有日新之學問日新之識見而惟務新其皮膚反致面黃此又與於陳腐之甚者題中下一戲字有無限防閑在楊德周曰杜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包

何云波影倒江楓杜云黃門飛鞋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杜云影遭碧水潛勾引而孟郊云南浦花飛亞水紅得諸家闡明益見杜詩之妙

奉贈蕭十二使君

去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春作詩云迴雁五湖春可見玩詩意蕭蓋

昔在嚴公幕俱爲蜀使臣難危參大夫前後間去清塵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鳴聊暫出蕭雉只

相馴鳬用縣令事蕭雉用郎官事蕭蓋先爲郎而後貶爲令也朱注次公引唐志凡詔令皆舍人起草

固是然此詩所云起草則以郎官言之○盧諶贈劉琨詩自奉清塵於今五載錢箋蕭

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終

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翩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慚鹵莽鏤骨抱酸辛

此記蕭君古誼任安比使君孟母比嚴母聯翩匍匐謂經紀兩喪意氣死生謂存亡一視張老之於趙

武嵇康之託山濤稱蕭能保家而恤孤食恩二句公自謙不如也原注嚴公旣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

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衛青等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任安不去晉語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蔡邕陳留太守碑意氣精朗

卷前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鑄骨嵇康故人注見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義翼熊軾

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記彼此出處之殊變龍謂蕭能濟世起下鵬圖熊軾巢許謂己終隱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晉書嵇康土形骸墳篪鳴自合金石瑩聲逾新重聲憶羅江外同遊太守故憑熊軸以移輪

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記彼此交契之久墳篪言聲氣初投起下羅江錦水金石言信義益變於墳篪阮籍詩如何金石友一旦更離傷舊書羅江縣屬綿州任昉詩結曠絕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莊子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潘岳懷舊賦涕泣流而霑巾潘岳懷舊賦涕泣流而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子兩卿病從來原憲貧監平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未乃自敘有望於蕭也停驂尚早承曠絕回雁當春承稽望四句寫出貧病之狀使君倘能貸粟窮途庶潤鱗得以頓起也不達謂蕭君未之知耳註家謂因不顯達而致病對下句不合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六句○含香伏枕注皆別見謝朓詩停驂我悵望莊子莊周家贊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鮋魚焉周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王嗣爽曰此詩以排律敍事融化古今
條達流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偉之攝郴

丑森

州

鶴注

當是大曆五年春作

邵注

唐制諸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偉之攝郴

切

州

設錄事參軍掌正達失蒞符印

郴州今隸湖廣道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當作高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此稱舅氏而兼自傷盡知名崔族多才出外甥感恩在舅下四歎窮老亂陳訴甚悲○周禮以三德教國子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舊注徐庶字元直其所交者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公蜀志徐庶與崔州平友善晉書桓玄曰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記儒有環堵之室氣春江上別淚渭陽情丹舟一作鵠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送別

指嶺南之寇舊注誤云臧珍之亂春時珍尙未反也○「謝朓詩」江上徒離憂「東晉補亡詩」檄葛洪相方事役一作何蠻貊居官志在行此往攝郴州勉其盡職也遠注橘井不特切郴州兼切奉母同行之意蘇耽於山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病者橘井在郴州城東蘇耽之故宅今爲觀希曰井水每酌則有金星云丹影如是嘗在郴州目覩其實「論語」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通鑑」晉司隸校尉李喜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去聲曹分五嶺使去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斯期一作共樊作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
鑒嫌疑陸賈裝魏往嶺南稱其才品選曹使者謂崔郎中才美紀綱謂魏判官山濤鑒承佳聲頌崔也
前人而官或非才乃選郎中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唐書」高宗上元三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土
預左傳序一包周身之防「晉書」山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記」杜
決南越王佗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爲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夜一作將
此送魏而兼寄韋也此章上八句○將送也詩一遠于將之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詩有南翁句故黃鸝編
大曆五年湖南詩內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聲平交翻恨晚。臥病卻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也。此借趙事以方趙令。「盧諶詩」連城旣僞往荆玉亦虛還。「謝朓和伏武昌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曠。漢魯恭爲中牟令童子化之雉有雖不忍捕。晉潘岳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朱注趙必官衡潭間故有落句。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子舊次在大曆五年潭州作遠注豆盧峯有貽李員外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爲氏居昌黎棘城。唐志

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藩朝見之事屬禮部

煉一作金歐治子噴玉大宛平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漫通經術。光芒

刷羽儀此稱美員外父子。燒金噴玉唯員外能有此子。符彩聰明言舉貞才智夢蘭折桂言生質不凡。

符采橫發杜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謡曰黃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壽穀猷噴同大宛兒大宛馬駒卽汗血馬也。曹植七啓符采照燭符采猶云光彩左思蜀都賦符采彪炳傳玄輿馬賦

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有贊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

對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沈約詩刷謝庭瞻不遠潘會于斯唱和聲將雛曲田翁號鹿皮此

羽同搖漾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言。謝庭指李員外潘省指豆盧家倡和峯作詩而公和之將雛謂員外攜子

而出和詩賓主四人俱見吳論此章上八句下四句玉樹生於庭除引謝玄語詳見二卷潘岳秋

而來鹿皮公自比遜世人余以太尉掾寓直於散騎之省晉書

興賦序朱注此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

鹿皮翁注見二十卷

歸雁二首鶴注五年潭州作大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曉客上聲。一一背佩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計書元俗作無浪語。

愁寂一作故山薇

首章見歸雁而切故鄉之思

衡雁又歸在潭兩春矣雁去既不能留而繫書又不可

峯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

得所以有故山之慨黃希曰公在南而雁北歸故曰背人

○蔡曰衡陽有回雁

南太守嘗有雙雁宿止廳上

每出行縣輒飛逐車

江淹橫吹賦河中之雁

一

虞國少有孝行爲日

鄉詩一雙鳧相背飛

顧注蘇武傳一匈奴詐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說言漢天子射雁

上

林得武帛書乃歸武則雁足繫書後人承訛襲謬耳

謝靈運詩一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從杜臆傷弓流落羽行剛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

北春陰暮江南日色薰舊作曠傷弓流落羽行剛

切斷不堪聞庭去時所歷塞北江南承上起下言當此

所不忍聞也○謝靈運詩一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

月令八九月鴻雁來正月候雁北引虛弓而雁落人問之曰此雁傷弓也

更羸引弓虛發而下雁出

國策詳見十三卷

史一引虛弓而雁落人問之曰此雁傷弓也

江南逢李龜年

朱注王翦定荆江南地又一項羽徙義帝於江南

舊編在大曆三年荆南詩內非是錢箋一

於江南在湘潭之間龜年方流落江潭故曰江南

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詩贈之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友議

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撫今思昔世境之離

中○明皇雜錄一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

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而龜

友議一李龜年奔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

雲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懃囑歸雁來時數隣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舊

唐書一岐王範睿宗子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開元十四年病薨

原注一崔九即殿中監崔漪中書令湜之弟舊書一崔湜弟漪與玄宗款密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開元十

四年卒之弟世說一過江諸人新亭飲宴周顥

黃鸝云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云岐王當指

嗣岐王珍據此則所云崔九堂前者亦當指崔氏舊堂耳

然岐王崔九並卒於開元十四年安得與

龜年同遊耶。黃生曰：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即使龍標供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爲，正聲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絕句爲別此調者，亦可持。

小寒食舟中作

〔鶴注〕公在潭率舟居此，當是大曆五年作。〔杜臆〕小寒食，注謂寒食前一日。

廣義注：禁火三日，謂至後一百四日。五日乃知小寒食是六日，總在三日內，故云強飲。詩意甚明。舊注引小至爲證，不知小至亦至次日。添線飛灰，舒柳放梅，皆至後景物也。

佳辰強豈兩飲飯

一作食猶寒隱去。凡蕭條戴鵠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平娟娟戲蝶過，聲

閒中去

一作開。非幔片片輕鷗下，聲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聲平直，一作北是長安。上四寒食舟景，下四卽景感。

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景蕭條

故看花日暗，須於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腹聯興起下二戰。

清明參看篇中看字兩見亦無他字可代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孫權與曹操牋〕趙注，〔虎賁武騎之鵠冠〕誤矣。

袁淑真隱傳

有鵠冠子舊注引虎賁武騎之鵠冠，誤矣。

陳鮑照詩娟娟似娥眉

〔注〕娟娟明媚貌。〔梁元帝詩〕落花霧似霧，何遜詩云：春水方生公宜速。

朱瀚曰公父名閑故家改閑爲閑畢竟未妥

〔閑音異字〕何必避忌？大學閒居孟子攀虞觀魚子。

王維詩中去

〔注〕沈約詩云：春水方生公宜速。

王維詩中去

〔注〕沈雲卿詩云：春水方生公宜速。

以己意損益之也。又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詩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
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言過矣。

燕子來舟中作

兩見燕子

大曆四年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五年春猶在潭州時率舟居故於舟中

朱瀚曰孤舟漂泊

惟有燕來

命題感慨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一作識主。如今社日遠。看平人可憐處處巢居一作室。

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本作貼一作落水益滯巾。上四客舟逢燕下四對燕自傷
燕獨相憐巢室託身公方憐燕而旋復自憐矣。暫語還去燕若辭人穿花貼水仍不忍別對此霑淚傷
人情之不如也。○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文昌雜錄燕以春社來秋社去謂之社燕。君室雖有所本但此處當從居室爲順。

朱瀚曰拈一新字便生下舊今兩字

及居室

沈炯詩處處生此傷情

陸機詩苦哉遠征人

飄飄第四遐

傅咸詩長驅

何遜詩燕戲還簷

際燕子無端貼水飛

本於杜句

世淹曰此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內比物連類似複似繁茫茫有身
無窮之感。卻又一字不說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朱
瀚曰毛詩燕燕于飛下上其音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爲送別而作也。茲則對燕傷心形影相吊至於泣
下露巾又何其蒼茫歷亂耶。篇中曰銜曰巢曰起曰去俱就燕言曰識曰看曰語曰貼皆與自己相關
落分合錯綜無不匠心入妙。盧元昌曰公詠雁則云傷弓

羽詠燕則云穿花落水流落飄零之感俱情見乎詞

贈韋七贊善詩

云洞庭春色當是大曆五年在潭州作

鵠注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

一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贊善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故詩云爾

家最近魁三象見素與公皆京兆人故又云

鄉里衣冠不乏賢若韋思謙父子乃鄭州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一作尺五天北走關山一作開雨雪南

遊花柳塞悉則雲一作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鮑作菜忘歸范蠡一作船上四絃韋杜家世下則送韋三象韋世爲三公尺五天杜同在帝京衣冠舊契如此今南北去留不同故臨別傷心悲公子韋北還而不得見范蠡船公在南而不得歸也用開塞二字景象便有慘舒之別○後漢一郭泰傳一林宗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朱瀚曰一唐宰相世系表一杜氏宰相十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遲韋氏宰相十四人保衡弘敏方質貫之處厚待價巨源見素溫執誼思謙嗣立賈曰一俚語曰一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洙曰一蕪城賦一南馳著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下兩陳子昂比詩爲黃容縣故知非吳之洞庭一演義一春色指花柳一此謂楚之洞庭也一張華曰一杜預水有災一疏一陶馬永卿家在陂陂當時范蠡船公曰一嘗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每食不可缺公詩風俗當遇園蔬卽於洲上一刻石記焉慮焉歸來帽人廣書史注一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者插筆於首邵注一御史所居之署謂之御史府一楚辭一目極千里傷心處一漢書劉鄧郎通浦以詩權黃船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一鶴注一詩云故泊洞庭船當是大曆五年

潭州作其云春深把臂前蓋指去年之春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水上邊也○顧注一郇瑕晉地在平陽府猗氏縣一詩云一郇伯勞之蓋其國也一魏略一殿中侍御史皆著黃帽指舟人謂相候於此青鞋歸去來爲證謂待其再至也今按一公在湖南急於北征遠涉不能知久留以待其再說前發一漢書劉鄧郎通浦以詩權黃船年朱則龜公齡十曰公哭章時嘗至晉州而年譜俱失書黃冠謂此適詩云此往在別郇瑕往在齊趙地于大今四

入衡州

鶴注

大曆四年春公自岳陽至潭州如衡州以畏熱復歸潭五年夏臧珍兵亂故再入

年七月以澧州刺史崔瓘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五年

四月瓘爲兵馬使臧珍所殺據潭爲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去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此嘆天寶亂後叛將接踵興衰之運亦視帝王安史失律謂潼關不守清邊謂四方俱擾忍瑕垢謂主憂臣辱空金湯謂兩京俱陷重鎮指河北叛將輕權慨制御無術體不一各自爲政性所將不稟朝命也○軍州大州之地必有統軍「漢光武紀」復見漢官威儀「易」「師卦」失律凶「左傳」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一短牆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怒刊作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譏一作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一作中夜發中高煙燻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此慨崔瓘之賢死於兵亂上十二記崔瓘下十句謂其知經而不知權寡妻四句見崔能愛民旌麾六句言不能恤軍寡妻從郡謂瓘無姬妾之好兀者安堵能殘疾者得所此言其約已裕民防府庫謂吝賜予怨已而不量人致將卒淘淘故崔以此爲憂迷是刺借缺餉以惑衆聽洩康莊洩憤於衢路也顛倒謂崔不應死莽茫謂珍不應存○「舊唐書」瓘以士聞蒞職清謹遷潭州刺史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五年四月會月給糧行卒諸兵馬使臧珍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珍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珍遂搆亂殺觀爲名瓘違逮走逢珍兵至遂遇害「易」「節卦」苦節不可貞「楚辭」圓鑿而方枘犯州此另解按一寡妻有兩說「詩」刑于寡妻之後寡婦亦得其所如兀足者安於堵牆之下不復驚動「潘岳詩」夫行妻寡兮城以糧行卒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趙注」自崔爲郡之後寡婦亦得其所如兀足者安於堵牆之下不復驚動「潘岳詩」夫行妻寡兮城以糧行卒此語「一良將之統軍也吏民皆安堵如故爾雅書五達謂之康本哀矜見論之莊語「一良將之統軍也吏民皆安堵如故爾雅書五達謂之康本哀矜見論之莊語

九歌一令沅湘兮無波「劉峻辯命論」福善銷魂避飛鏑。累聲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舐張尼

切

羣吉典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慚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

朝音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左一作郴丑林

切

岸通郭前衡陽華

表雲鳥陣蔡作陣舊作墳郭弭切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杜作臥城隍此敍倉卒避亂句軍而入舟次下十二阻北歸

而往衡陽杜臆逃難而兼攜妻孥尤見其苦而以得免爲幸曰慙激昂恨不討賊曰回剛腸含憤而

行華表以下遙望衡州之風景人民甲兵城郭也郴岸衡陽二句又伏下兩段○漢書累足脅息

今疾病困阨不自激昂宋之間詩漁商汗成雨嵇康絕交書剛腸疾惡謝靈運詩

切

遷延躡蹠王章傳

唐書臨圻阻參錯九域志一郴州西北至衡州界一百三十七里則郴在衡之東南故云左郴岸

切

說文亭郵表徐曰表雙立爲桓今郵亭立木交於其端或謂之

華表朱注西京賦一碑增也厚也於雲鳥雖通公詩共說總戎雲鳥陣作陣字是言華表之旁皆

切

列雲鳥之陣一注旗亭五里俯察百隧一注旗亭市樓沈佺期詩邑屋遺民在

上守望樓一櫓城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去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聲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

音

繕繕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音臧氣埃

期必掃蚊蚋焉於虔切能當此記衡州刺史而并及蘇澳喜禦寇得人也上四敍陽濟才望昨者四句敍

切

史兼御史中丞故以獨坐稱之次公謂崔侍御漢者非

用白簪巴蜀號爲白跖故以獨坐稱之次公謂崔侍御漢者非

切

史兼御史中丞故以獨坐稱之次公謂崔侍御漢者非

之及陽濟不能用故又走交廣而罹罪耳朱注唐書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公望當事收而用

切

之

曰各出兵討珍故曰問罪富形勢一語當義訓當一兵志屋○漢武帝制之字宇

切

舜遊巖廊一李試當一兵志屋○漢武帝制之字宇

濟一舜遊巖廊之上一文穎注勢殿下小屋也一演繁露勢殿下小屋也一舜遊巖廊否臧二語當義訓當一兵志屋○漢武帝制之字宇

切

之

下謂之廬步櫨謂之廊峻廊謂之巖巖。漢書「霍光傳」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石承柱之櫻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石也。」光武改御史長史復爲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司馬相如傳「高談滿四座」。東晉書「獨坐」。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余注「羽觴」。安得瓊樹枝以解長渴。樊噲之輕如鳥羽之飛也。漢書「趙孟以俠顯七國反時條侯乘傳東將至河南得之隱若一敵國。」史記「白起者」。司馬遷爲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管子「形橘編」作井舊地宅。勢器皿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遷爲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此言臧否懸絕故知能奏凱也。

仙山引舟航此行怨厭一作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蘋蕪作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戶

切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去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原注「柴荆寄樂孔融詩」。十縣出江十縣。司馬融詩「高談滿四座」。東晉書「獨坐」。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余注「羽觴」。安得瓊樹枝以解長渴。樊噲之輕如鳥羽之飛也。漢書「趙孟以俠顯七國反時條侯乘傳東將至河南得之隱若一敵國。」史記「白起者」。司馬遷爲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管子「形橘編」作井舊地宅。勢器皿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遷爲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此言臧否懸絕故知能奏凱也。

勸許彥昭曰杜詩通讀樂毅詩傳而涕悠一江岸後劉平是人亦鬱奔珍走之亂逃難而語泣甚下悲者昔

刺史許彥昭爲陝虢節度使。後漢書「後漢」。水入則言詠康性懶疎放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勵名通鑑上林賦德資當時宗建中往來。張衡詩「多謗議」。晉書「謝楚安辭寓居鸞鳳嵇

感路似五古公集中每有此種蓋亦倣齊梁人體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二段各二十句後二段各十六句。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元和郡國志「馬嶺山在六二二山」。戶

音士鵬路觀翹翔。此思郴州舅氏而并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上四句想郴州風土。諸舅四句謂崔僕見招江總四句感崔而傷己未四則兼美張崔。厥土指郴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外家養舅錄事偉攝郴州詩「蔡邕表」。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原注「柴荆寄樂」。

句似五古公集中每有此種蓋亦倣齊梁人體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二段各二十句後二段各十六句。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元和郡國志「馬嶺山在六二二山」。戶

音士鵬路觀翹翔。此思郴州舅氏而并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上四句想郴州風土。諸舅四句謂崔僕見招江總四句感崔而傷己未四則兼美張崔。厥土指郴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外家養舅錄事偉攝郴州詩「蔡邕表」。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原注「柴荆寄樂」。

音士鵬路觀翹翔。此思郴州舅氏而并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上四句想郴州風土。諸舅四句謂崔僕見招江總四句感崔而傷己未四則兼美張崔。厥土指郴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外家養舅錄事偉攝郴州詩「蔡邕表」。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原注「柴荆寄樂」。

音士鵬路觀翹翔。此思郴州舅氏而并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上四句想郴州風土。諸舅四句謂崔僕見招江總四句感崔而傷己未四則兼美張崔。厥土指郴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外家養舅錄事偉攝郴州詩「蔡邕表」。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原注「柴荆寄樂」。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聲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叶去聲。○此憶從前之難。杜臆上元二年公年
戢而大掠。公率妻子以逃。始則自京逃蜀。既而在蜀又逃。故曰南北逃世難。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切。隨我回首共悲歎。此記目前之難。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臧玠殺崔瓘。據州爲亂。此暮年衰病。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此爲無家可歸而歎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

白馬〔朱注〕編在大曆五年爲臧玠之亂而作也。」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去。聲或死於奔竄流離。或死於寒暑暴露。唯身歷

呼淚如霰。此爲潭州之亂。死於戰鬪者。記其事以哀之。馬帶箭而來。則馬上者見害矣。蔡興宗曰。主患難始知其情狀。○「楚辭」、「九歌」涕淫涇其如霰。

黃鶴曰。商於即張儀欺楚之地。唐爲商州上洛郡。史云。大曆三年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此爲仲卿而作。朱鶴齡云。鶴說似有據。但三年春。公自峽之江陵。商於在江陵西北。不當云白馬東北來。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則所見之白馬爲自東北來明矣。臧玠與達奚覲忿爭。是夜以兵殺瓘。所謂中夜傷於戰也。夢弼次公皆主此說。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時爲衡州刺史。臺省諸公兼言裴虬楊子琳李勉。〕

媿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從正異。舊作掌。帳下難去聲。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一作人。〕特沒齒埋冰炭。此潭州逃難而爲憤亂之詞。湖外客。衡在洞庭之外。戎馬亂。指臧玠之兵。方寸心謂疾惡之念。帳下難禍。起於部將賢良。指韓遂爲其帳下所殺。一相如喻。崔瓘冰炭喻不平之氣。○「蜀志」徐庶曰。方寸亂矣。○「後漢書」韓遂爲其帳下所殺。一膠漆相賊。冰炭相

息一何承天詩「冰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日。此結六府憂虞纏胸中。中苦熱而爲自遣之語。耽風疾不如姜肱遠遜也。道邊人指夜中見殺者。○「姜肱傳」桓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闈。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遠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旣輯睦。斂行促精悍。嘉遠海濱賣卜給食。○「記」中丞興師討罪也。權重足以按罪。縣大足以出兵。輯睦精悍。又足以殲敵制勝。言此舉在所必克矣。○「左傳」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淮南王安書」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庾信平鄴表」入商郊而問罪。○「詩」爰方啓行。輯睦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隣好去彼克修天機。自明斷。丁亂南圖卷雲水北拱戴。一作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去聲。○此喜裴道州助兵會討也。道州在潭之西南。乃靖湖湘。北尊天子也。○「項羽傳」古之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世說」王右軍稱揚朝曰。世彥器識理致才隱明斷。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聲何激衰懦。奴亂偏裨表三上。時掌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去聲。回首增憤惋。惜楊澧州黨惡而沮兵也。○「驅馳謂中丞遣使連兵數公子。指裴虬李勉楊子琳上游。敍地端公敍姓於楊。則隱諱其詞而歸罪於偏裨。然曰鹵莽同一貫。則楊當並分其過矣。曰始謀誰其間。則當時縱惡之罪。楊亦無所逃矣。○「錢箋」唐時藩鎮有事。俱用偏裨將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通鑑謂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此皆其信偏裨之說。釋兵不問也。○戰國有四公子能連兵救難。故用數公子。○「劉琨勸進表」伐叛以刑。○「文心雕龍」聲節哀急。激衰懦言。懦夫猶當激動。○「任昉表」毀譽一貫。○「錢箋」以始謀誰其間爲追咎。杜鵑漸誤。○「吳越春秋」情憤惋兮誰識。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於虔。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切。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裕煩襟。皇天照嗟歎。終以靖亂之事。望諸李端公也。○「杜臆」守土之臣爲偏裨。迫脅事每牽制。李公官方素著室故有資強幹之語。○「盧注」扣寂賦詩一豁煩襟長歎之詞。皇天實鑒臨之蓋呼天以誅賊也。○「漢書」此章敍首宗著尾。各十旬前二段各六旬。後二段各八旬。自中丞以下四人各爲一段。舊註未見分明。○「漢書」敍首宗著

贊一河間爲漢宗英。一梁一邵陵王表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李端公舊注皆云李勉時在廣州招討馮崇道朱濟時之亂遣兵赴難史不及書。朱云考史勉鎮嶺南已兼御史大夫不當更稱琳檄。一時人追脅。一梁武帝孝思賦抱朴子識變通於常事之外。一詩國既卒斬外迫脅於機臂兮。一下陳道德經。天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之亂故有行營。大曆五年初夏衡州作裴時爲道州刺史與討臧玠

人號爲臺端公

南紀一作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般聲長空面水一作文一作雨來銅

柱北應平聲一洗伏波軍首聯爲江雨發端行地之日流光在野陰忽晴矣度山之雲飄入江中晴復陰

柱在衡陽不在交趾也。○一田氏曰一南紀分野名一廣天文志一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

標聳也舊引毛詩南國之紀非一顏延之詩一春江壯風濤一唐太宗詩一陰晴衆壑殊一釋惠

聽長空之淋淋一梁元帝詩一風送水長洗兵雨出一曹植霖潦賦

胡夏客曰篇中言江閣言對雨言懷裴言行營凡題所當發者詩皆一一拈出可想詩家作法黃生

曰詩眼貴亮而用線貴藏如何氏山林之五滄江碣石風筍雨梅銀甲金魚皆散錢也而以一興字穿

之是線在結也如秦州遺懷霜露菊花斷柳清箬水樓山日歸鳥棲鴉亦散錢也而以愁眼二字聯之

本楊萬里曰杜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古人語者如武侯廟詩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出此

月遙行孫氏陵山驚空樹響壘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本何遙白雲巖際出此

此清月波中上也比出上二字勝矣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三尺劍長卷一戎衣杜云風塵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貞鵠觀注四年當詔州大厯縣學五年皆作孔衡子廟開元二十唐書

王靈山時作元禮文宣王志

旄頭彗紫微。無復切。扶。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從學校荒廢敘起。杜臆自安史亂後人皆棄文就武。公詩嘗云壯士恥爲儒。又云儒衣山鳥怪。此帝宮彗掃也。俎豆事出論語。詩序。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記。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侁侁嗇子行。戶郎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竹仲興。孔門未應聲棄。是以資雅才煥渙。非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記衡山孔廟而歸功陸宰。上四言樂育人才。中四言有關國廟根源舊宮。謂宰從宮牆而出能追念本源也。○謝朓詩。行道儒肆。招魂。往來侁侁衆多貌。書疏。胄子天子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論語疏。零者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壝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乎舞雩。北史。文苑傳。高視當世連衡孔門。前漢書。杜鄴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劉歆移太常書。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此詩正指建學爲大義。傅亮表。首倡大義。與復王室。此特借用之。朱注。以討臧玠爲唱義。非也。若果如其說。則當大書特書。不應只一語輕點。詩。闕宮有恤。注。闕閉也。言無閉閑。而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墻。下可容萬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阤。音士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髮鬚。方未切。○記新修學堂而化被諸生三千徒與讀書聲相應。言文德宜足銷亂而聲帶殺伐者。時經臧玠之亂也。杜臆。下二句暗用子路鼓譲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書。唯其塗堦茨。注。塗堦泥飾也。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去南紀改一作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尙可記。一云紀奇異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此題詩以誌盛事。延歸望國學難見。減愁思州學新成。改波瀾遠於潭亂。共風味。注謂備國史失墜非也。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二句。○「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索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世說。王尙之西河之風不墜。晉劉遺民書。一企懷風味。鏡心象迹。前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記史載筆士載言。楊德周曰。此句隱然有文獻之思。卽詩史二字之始。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聲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

舟行一日時屬音江漲泊於方田

唐書。耒陽縣屬衡州。元和郡國志。因耒水在縣東爲名。西北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鵝注。郴州與耒陽皆在衡

州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泝郴水而上故詩云方行郴岸靜。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一作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聲。孫許公人倫表。前朝音潮。藥作翰

林後屈跡縣邑小。此接聶令書。稱其家世才望。○「陸機文賦」承綿邈於尺素。史記。刺客傳

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聶伏尸哭極哀死。政之傍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

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狄相孫謂人傑孫兼譽。南史。孔休源人。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漾。玉

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注。聶之祖父必嘗任翰林之職。故有前朝句。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漾。篇

以沼。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釀。普沼切。○此阻水泊。知我二字貫下五句。○「上林賦」猿狹騰希而競捷。矯矯翼而飛也。過于宰羊則知舊傳致牛肉白酒者。詩

切。憂心悄悄。蜀都賦。猿狹騰希而競捷。矯矯翼而飛也。過于宰羊則知舊傳致牛肉白酒者。詩

味有宜城醪醴。蒼梧醞清。七啓。乃有春清釀酒。康狄所營。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旗。浩漾之下方

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坑趙之下人。非西諭蜀興。聲在北坑趙。崔師乞已至澧。里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

開顏憩亭沼。此以討賊除亂。盡坑之乃快耳。時楊子琳已受臧珍之賂。故其卒矜少。憩舟亭畔待捷音也。亭沼桂

北十帥方

而不觀存葛洞史其新得誌山是三蓋倉流在過後舟新至胡楊萬巴田蜀大驚此上章使相如作檄以責唐段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也。『史記』秦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屠。杜少陵集詳註九卷二十三
死知作安三庭謂於史臣扁亭年篇回皇寓縣多漂迎唐楚夏中人。至胡楊萬巴田蜀大驚此上章使相如作檄以責唐段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也。『史記』秦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屠。
葬落杜得霜相永欲誣魯舟以夏安得卒而本楓歸詩云湖邊有飛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於傳謂楚逢泰殺之害下詩則卒未至泊唐集中猶憇錄湘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此何補歿戶十二之於黃荆證則卒未至泊唐集中猶憇錄湘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矣處遺於砧二年疑生鶴楚之非於未至泊唐集中猶憇錄湘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此消謂夏自秋年能前之間其也未此未公書稱中猶憇錄湘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欲玄公時大自次剖也說竟誣鶴陽篇陽安雜錄湘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雪宗往乎曆乾既白謂今以明曰耶已舟久有飛流游衡山前求宰相遂成
牛還未今三元屬生啖按寓矣謝以入中之陽方令贈於衡山客未陽寓居元成
酒南陽不年二差前牛新卒最元秋伏次岳未陽酒未陽遊居元成
飲內蟲信春年訛獨肉舊旅舊令微矣枕次岳未陽酒未陽遊居元成
死思令親杪同則未白二殯書詩之又又陽卽黃詩陽遊居元成
之子不筆出谷記陽酒書岳本云墓繼繼畏陽卽黃詩陽遊居元成
寃美禮之峽逢事一飽雜陽傳興誌之痘卽黃詩陽遊居元成
而詔一詩赴李安案餌探錢甫盡及以復四牛也縣岳未陽遊居元成
反天日詞湖至得乃而傳箋遊本呂暮沿四年一頤祠陽墓誌大曆
加下過而南大真偏卒聞兼衡瀆汲秋湘冬夕王爲大嘗墓誌大曆
以求江信至曆確信未於採山又公將而未而彥令水游此
水之上史大五今舊陽本傳寓且詩歸下也死輔長邈岳其五
淹聾洲家曆年卽史此傳誌居宿譜秦故旣予塵所至廟其五
身令中之五之以聽舊誤謂來留有過觀史厭涉爲家年歿
溺乃醉聞年秋公其史書公陽驛之別回洞子世甫旬暴不衰於
之積宿見之爲詩誣二卒永亨其湖權庭美言投不水校未
慘空酒此秋十證枉之事於泰若卒南之入儒子詩美於食阻李陽
子土家亦凡二之於謂未二果當幕作長寄宰縣令日僅十年
美於是讀歷秋長死歿陽年以在府又沙巴卒宰縣令日僅十年
何江夕書三又沙後後武而唔死岳友舟乃峽於衡遂致舟迎之
不上江不霜風送可也欲殯牛死在潭岳親登五三歲之未牛炙之
幸曰水具據疾李平錢殺於肉星之詩將適之大曆之未牛炙之
耀子暴眼此舟衡况氏公岳白能交子漢春四月之未牛炙之
此美漲則中云公箋以陽酒爲秋子漢春四月之未牛炙之
奇爲爲過未伏杜母遂一是冬之長篇又但之帆減始月亦載甫
禍牛驚也陽枕子於引命力夕長篇又但之帆減始月亦載甫
且肉湍之後大洪往掃卒之帆減始月亦載甫
考白漂又地層容救呂卒復詩迹催珍始月亦載甫
泰酒沒唐深暑西五齋而汲元復詩迹催珍始月亦載甫
其人秋岷康年之免公積游譜見客之下其甫自
陵脹升飲尸李尚山州而論此王墓懇云此歸亂峽墳飲酒棹

遷以及少陵逝世。其間相去十載，補傳頽倒先後，是全不見杜詩。年次者元賓博雅人，豈肯爲此不根之說乎？此必後人僞託耳。黃生曰：未陽一案，聚訟紛紜。錢箋獨謂卒於未陽，按未陽之卒出新舊唐史。岳陽之殯出元敍此事而終之云：今集中猶有贈未陽詩。此正因詩題致酒肉療飢荒江之語文飾而成其事。小說家字伎倆畢露。今顧謂錄與史合，豈知史正承錄謬耶？夫本傳既難憑信，猶賴元誌中載：旅殯岳陽四年足爲回棹登舟發潭過湖諸詩佐證。而錢氏必爲未陽爭一杜公遺蛻，其智不反出宋人下哉！

迴棹不果而竟留於潭也。今按杜詩凡紀行之作，其次第皆歷然分明，不當以欲行未果之事。

陽迴棹之詩，集考臧珍之亂在四月，公往衡山過未陽，俱在夏日。此云火雲堦賦殆未

陽迴棹而作詞，不及憂亂者，前後諸詩已詳不必每章疊見也。還依舊編爲當。

宿昔試世

一作嘗

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舊一作俗有

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瓶罍易聲滿船火。雲滋垢膩凍，東雨裏沉塵。一作綿強，其兩

切

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

此厭衡山之熱而欲迴棹也。上四作自告語：平時安命雖專己，自私猶知畏天。今以謀生之故，而頻作

客遊，深愧不能安命矣。且衡岳間地氣人情如是，皆前賢所絕跡。不至者乃浪迹於此，是負前賢矣。無几

食案故巾拂不用，多飲酒。故瓶罍滿船火。雲滋垢膩，東雨裏沉塵。性寒續茗解熱也。前咏懷詩云：衣

相拘闕。卽所云勞生繫一物。趙注謂勞生之人不免繫着一物是也。錢箋云：繫一物言此生猶一物耳。

於下旬不相接○試嘗也。漢地理志：承陽縣屬長沙國，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蒸。元和郡

國志：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寰宇記：衡州衡陽縣蒸水，源出縣西。名蒸水者，其氣如蒸也。

舞鶴賦：巾拂兩停丸劍雙止。詩：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淮南子：旱雲烟火。爾雅：茶，苦也。薛夢符曰：昔嘗官郴，見其風土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

唯擗其色如鐵，芳香異常。黃希曰：昔嘗官郴，見其風土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

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屑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

功一作異魯連。篤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此欲託迹襄陽。終以安命自處也。清涼之地可以避暑。且自乘杜碑王井皆襄陽遺蹟。几杖茅茨食石勒歎曰此真高人矣。志因不仕居東林寺於山北構園一所號離垢園。易一寒泉之食。○晉書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王邵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

○晉書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王邵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晉書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王邵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

過洞庭湖。一作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當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過洞庭湖。

過洞庭湖。一作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當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過洞庭湖。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一作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上四洞庭之景。下四舟過湖中故曰隱青草湖白

常苦蛟患昔佽飛入水斬蛟而去。一名勝志。一洞庭君山有八景。一曰射蛟浦。相傳漢武帝是射蛟因食

字書。一統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故曰隱青草湖白

特唐南三亭湖也。熊孺登董監廟詩。長沙詩。水汚船碎而肉去。或撒以乘風之興未已也。○洞庭記楊子洲

夏日可畏。一日數十里羣鳥飛舞舟上。或撒泥水污船碎而肉去。或撒以乘風之興未已也。○洞庭記楊子洲

冬日可畏。一日數十里羣鳥飛舞舟上。或撒泥水汚船碎而肉去。或撒以乘風之興未已也。○洞庭記楊子洲

千詩言破浪回檣。已是放舟湖中矣。故初下船語。與上文氣不接。新安黃白山却以後語爲佳也。山

登舟將適漢陽此詩王彥輔鄭昂魯皆謂作於大曆五年之秋黃鶴謂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者無據「元和郡國志」武德四年分河陽郡於漢陽縣置河州及漢陽縣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尙在眼浦浪已吹衣首敍登舟景事春宅秋帆就生理飄蕩郎切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不能北歸而思心息機忘機也「寰宇記」漢陰城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朱注此詩王彥輔黃鶴皆以爲作於五年故有公卒於潭岳間之說

水闊蒼梧野樊作上四暮秋將歸下四留別親友黃生注一見地二見時三四輕接起聯五六直趨尾聯故俱憫敝貂裘俱不甚用力用力在一起一結極其精猛顧注舊解謂蒼梧白帝皆公經歷之地公實未嘗至蒼梧也此言湘江之水甚濶直接蒼梧潭州圖經謂其地有舜之遺風白帝司秋蓋言暮秋時令如望嶽詩云高尋白帝問真源黃生注途窮在水濶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亦用暗承有才如少陵使其窮老江湖雨雪敝裘落落寡偶大府諸公亦不得辭其責矣然語却含蓄蘊藉○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顏延之詩途窮能無慟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亦謂之都如大府師古曰一言猶如統屬之也「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亦謂之會府班固奏記「一才能絕倫晉書文立傳程瓊雅有德業詩雨雪霏霏

長沙送李十一衛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五年西康州卽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此亦五年秋自衡歸潭之一證也

與讀平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讀於員切愧尙方曾音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讀堅平難並一讀伊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也上四敍別後情事下乃感李而惜別

浪故遊下有似登樓寄慨此十二年來行迹也膠漆難並謂氣誼過人泥塗晚收謂窮老莫振二旬賓主對舉後漢雷陳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尚方賜履用王喬事詳見四卷王粲交誼至篤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憂離憂變離詩望空離也漢陳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顧注晚收謂從此收拾也荷表非臣鷺屬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諸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

○注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庾信詩菊寒花正合

洪容齊隨筆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歸宦官白馬令李雲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震怒逮雲下獄弘農五官掾杜衆上書救願與同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又李膺杜密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又李白杜甫韓文公稱曰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凡四李杜云胡應麟曰李白杜甫外杜審言李蟠結友前朝李商隱杜牧之齊名晚季咸稱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贈李衡有李杜齊名真忝竊之句衡亦當能詩耶律詩忌平頭謂各句第一二字不宜同聲相犯須平仄間用方合於法此詩八句皆用仄聲字起亦犯平頭但思少陵詩家之祖應無此病及考古韻與遠久一四字俱可叶平聲則八句中亦錯見四平四仄矣作家固有變通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此當是大曆五年冬作

○按一本傳及年譜但云

五年之冬矣觀此詩歲陰冬炎語可見詩譜

謂公卒於夏滅却少陵半年之壽爲可恨也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尙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身疾而氣失調故難製律彈琴錯管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製十二簧以聽鳳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爲琴七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半死心借琴以喻已聖賢名古邈音躡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半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一作楓岸疊

一作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非。一作祭鬼彈去落似鴟禽。以下四段皆伏枕書懷此記湖中依震欲向東北見參東方將明也。馬融王粲皆異地思鄉者寒望歲陰言冬令水鄉風岸言山水炎瘴滯淫言氣候之殊祭鬼落鴟言土俗之異。○「陸機詩」後途隨年侵。一「杜臆」漢陽在潭岳東北公將適漢陽故瞻依在震震東北方之卦也舊指震澤於洞庭遠隔矣。一「鮑照詩」曉星正參落。一「杜臆」漢陽在潭岳東北公將賦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公病畏熱故用其語。一「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旣昏寒風積愁雲繁。一「賀徹詩」峩峨撞水鄉。一「陶潛詩」鬱鬱荒雲山秀。一「岳陽風土記」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一「吳均詩」張載詩初爲三載別於今久滯淫。一「風土記」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一「莊子」見彈而思鴟矣。興去盡縗無悶愁來邊不禁聲。平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自。一作蕭森疑惑樽中弩。

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去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繆。汝女刊作貴玉爲琛。烏几重重平縛鶉衣寸寸針。此因漂泊而過往事也。興盡又承上愁來又起下樽中簪身多病冠上簪帶官見其榮顯吾安起几衣。自敘旅窮也。○「世說」王子猷興盡而返。一「易」遯世無悶。一「又」唯其時物也。一「張協詩」荒林鬱蕭森。一「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掛赤弩照於杯中影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因謂宣曰此乃弩影耳宣病遂瘳與樂廣同冠上簪謂朝簪。幸裾用魏辛毗事注見九卷。子雲被收本爲劉歆子棻獄辭連及今云爲劉歆借用以趁韻耳。一「易林」狂走蹶足。一「陸機贈兄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一「莊子」孔子藜羹不繆。一「晉書」太守馬岌造宋纖不得見銘於壁曰其人如玉爲國之琛。烏几注見十三卷。一「孫卿子」子常懸鶉衣於壁。一「子夏」餐哀傷同庚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聲白頭吟。反樸時難遇。一作忘。機陸易音沉。應平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此蜀楚浪遊之迹。同庚信謂均遭喪亂異序。一「郎官所坐」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似陸沉歎身世也。分米贈金蓋親友所基者。○「庾信」天意人事可爲悽愴傷心者矣。

與吳質書斐然有述作意。魏志曹公疾發臥讀陳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三霜弄溟島史記楚雖三戶。洙曰郎官有錦帳見漢百官志。淮南子已期地雕已琢還反於樸。莊子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史記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謂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鷄賦上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後漢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已期旅病侵瘞天痛兒女之亡鄧林謂老行須杖翻學步不能隨俗而趨感知音窮途幸逢親友也蘇張二句謂諸公謬加獎譽。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封猶增也。鮑照有行樂至城東橋詩五臣注因病服藥行以宣導之。漢書外戚傳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授藥以飲許后有頃曰我頭涔涔也藥得無有毒乎。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黃鸝以瘞天爲葬宗文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莊子壽陵餘子學行於鄖鄆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魏文帝與吳質書伯牙絕絃于鍾期痛知音之難遇。史蘇秦傳今子舍本而事口舌。張儀傳視吾舌尚在否。莊子天鵝舌也。納流迷浩汗。峻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鐸晉衛爲脊周宋爲鐸韓魏爲缺。說文鐸劍鼻也。納流迷浩汗。峻趾言高而難攀。朱注城府松筠言幕府所在。披顏逸足言歸往者多遠注朗鑒二句感親友待己之厚。世說謝萬經曲阿後湖曰故當淵注渟着納趾一作得嶽。欽音城府開清旭松筠一作起碧潯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駿駿朗鑒存懸直皇天實照臨。鑿離樓晉張載傳伏死嶽鑿之下。楊師道詩貌標危亭亭峻址。魯靈光殿賦嶽之在傾冠。徐幹中論存是存間之存。論語古之愚也直。左傳載驟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朗鑒豈虛假取。詩照臨下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關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此慨歎亂離時事也。公孫侯景指當時叛將中原指洛陽北斗指長安畏人問俗言到處可憂戰血傷南北兵亂。公孫恃險應指蜀中事永泰元年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大曆四年楊子琳殺夔

王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旣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爲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樸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爲正。『朱注』一諸書載十載獻賦並承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後黃鶴謂九載預獻則非也。『丘濬』謂古者有事於郊必先祖廟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告祭之禮非大享也。唐時太清太廟南郊三大禮並行蓋非古矣。

臣甫言臣生長切兩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上公生於先天元年至天寶十載爲四十年與麋鹿同羣而處上浪跡於吳外館監舉其成名貢之尚書省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天寶六年詔天下有一藝詣輦下。『講德論』屢下明詔舉賢良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間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評訴一作默字以不敏寄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食於趙羈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西都賦序』今希乎述者之意。『禮記』述者之謂明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脩先狗馬遺恨九原。『列女傳』梁寡高行曰夫早死先犬馬墳溝壑臣謹稽首投延恩匱獻納上聲表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匱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進明主朝潮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太真經』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太清有太極宮殿

載五月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見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徵命御史王珙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九月謁太清宮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無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崇道教慕長生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

無虛日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合祭天地於南郊

冬十有去一月天子旣納處士之諭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諷將攄大禮以相籍當作聲上同宗廟乘去聲與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闇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軺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曠何萬仙颶飈欵臻於長樂音之舍嵬入乎崑崙之丘此敘往朝獻時路次儀衛之盛先周隋之後用古訪周漢之裔闔殿門也蚩尤旗幟也猛馬後騎也騰虬御馬也捎熒惑向南行墮旄頭肅前驅扶道挾軺屢蹕多人雙闕十洲遙望廟景浩劫謂階級萬仙指從官長樂崑崙比太清宮也○東方朔設難今之處士〔通鑑〕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鄒公〔注〕韓元魏後介周後鄒隋後正月爲孟陬〔記〕月令注〕孟春者日月會於卯營室謂之定詩箋定昏中而正於是可謂親行祭禮也斯禮最大故曰莫儻其或繼周後論語梁元帝纂要〔記〕大禮與天地兮同節藉乃踏藉之藉〔詩〕對揚王休詩對揚王休詩論語〕其禮與天地兮良辰〔詩〕祀事孔明爾雅天官書營室謂清廟歲星蔡邕獨斷天子至尊不吉日若狀居前剖析而上浮〔書〕東都賦甲子賦子味損乘輿之服御漢成帝紀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凌厲清浮殊無異若賦〔楚辭〕倚闌闔而望余星有蚩尤陽朔元年二月春寒劉非子黃帝駕象天羽獵賦故借用之也熒惑又爲位南方韓非子白馬賦子猶賦出之若賦〔楚辭〕倚闌闔而望余星有蚩尤陽朔元年二月春寒劉非子黃帝駕象天羽獵賦故借用之也熒惑又爲位南方韓非子白馬賦子猶賦出之

廉旒頭罿前驅此其義也。『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楚辭注』飛車轂也。『吳越春秋』歐治子作劍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左傳』穎叔挾轍以走。『注』轍雲霧起三山。『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隋』虞和詩『廣韻』浩刻之家部制我界。『十洲記』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刻。『說文』曇祠衆石貌。『上林賦』水玉磊砢。『集韻』集。『吳都賦』與風飄颻颻。『賦』歛忽也。『漢武故事』上起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穆天子傳』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禹馳湯驟鬱宮之律』律峯音拆坼。『說文』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流沙而承露。紛墮珠而陷碧。恐當燭音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絕興逆光炯而初晝。此記將朝獻時入廟肅雍之象。太乙導車者庖嚴志。『紫雲流沙』想聖祖遺跡。珠碧錦繡見陳設輝煌。青冥言宮庭深邃光炯言廟宇軒昂。○『漢郊祀志』天神貴者曰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崔駰東巡賦』駕太一之象車。『前漢』郊祀志。『禮記』郊廟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注』奉引前導引車。『漢官儀』大駕則公卿奉引。『注』奉引謂引道者。曰引轍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子號曰正月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後漢』李固傳舜食則見三載正月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後漢』李固傳舜食則見出函谷關令尹喜望有紫氣。『漢武故事』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通鑑』天寶十三載正月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後漢』李固傳舜食則見廟有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閒。去聲於秦盛平聲羽客先來於介胄。此記在廟時執事備物之鹽漱。臺有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閒。去聲於秦盛平聲羽客先來於介胄。此記在廟時執事備物之視融以下官司夙給也。○『南都賦』望翠華兮歲蕤。『說文』的明也。徐鍇曰其光的然也。『江淹神女賦』日炯炯而舒光。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赤色也。『景福殿賦』菡萏絶羣。『注』絶大。『說文』列仙傳老子爲關令尹喜著書與俱之流沙之西。『青冥見雷屋水流也。』東晉集語探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西都賦』若摛錦而布繡。『青冥見楚辭也。』

之三嶺印決京。抱疑賦北。肝後。黃爲。後漢帝來。子孫。後漢帝。後冀神。我享也。用一若字。作如許。摩擬不盡之詞。○呂注。唐玄宗紀。天寶二年。加號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德玄元皇帝。王喬飛鳥。孫言雲。孫致敬也。爾雅。玄孫之封。書迴風。以朝尚方。診視其履。見詩注。西丹謝靈運詩。以金泉賦之。函抗浮柱。蟲羣飛而多也。蓋廣東之飛棲。西木英賦。赤耳流蘇。蓋芝基曾。乃返施奮長。蓋基曾。

率之藻率。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記雜義。左傳。顓頊氏有三采六等。薦玉者。以朱白蒼畫之。再行。呂注。犧貌火正也。呂注。左傳。陰融社稷五祀之官。朱注。道教。靈驗記。綠章封事井有溪女。浣花乘白雲。馮班曰。道書有十二溪女。卽下陰神。豈玉女卽溪女耶。今按。十周禮。小宗伯。毛六牲。辯其名物。而頌之於五官。咸盥漱。史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華酌既象遊有瓊漿一些。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羽客卽月令。楚辭。介胄有不可犯之色。燦聖祖之儲社。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敕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棐一作正辭於祝史。若肝鬱而有憑。肅風飈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曾層。巔芝文粹。作孔。蓋欹以颯纏。史中澁澀以回復。外蕭蕭而未已。此乃顓望神靈。有洋洋如在之意。合符視履。盼其至也。昭感正辭達帝誠也。肝鬱以下。求諸上下。前賦。凡蘇風。蜀皇後。都賦詔。北逐孫。眾孫之子爲太清宮。洪澤八載。朝謁太清宮。上帝加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德玄元皇帝。王喬飛鳥。孫言雲。孫致敬也。爾雅。玄孫之封。書迴風。以朝尚方。診視其履。見詩注。西丹謝靈運詩。以金泉賦之。函抗浮柱。蟲羣飛而多也。蓋廣東之飛棲。西木英賦。赤耳流蘇。蓋芝基曾。乃返施奮長。蓋基曾。

率之藻率。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記雜義。左傳。顓頊氏有三采六等。薦玉者。以朱白蒼畫之。再行。呂注。犧貌火正也。呂注。左傳。陰融社稷五祀之官。朱注。道教。靈驗記。綠章封事井有溪女。浣花乘白雲。馮班曰。道書有十二溪女。卽下陰神。豈玉女卽溪女耶。今按。十周禮。小宗伯。毛六牲。辯其名物。而頌之於五官。咸盥漱。史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華酌既象遊有瓊漿一些。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羽客卽月令。楚辭。介胄有不可犯之色。燦聖祖之儲社。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敕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棐一作正辭於祝史。若肝鬱而有憑。肅風飈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曾層。巔芝文粹。作孔。蓋欹以颯纏。史中澁澀以回復。外蕭蕭而未已。此乃顓望神靈。有洋洋如在之意。合符視履。盼其至也。昭感正辭達帝誠也。肝鬱以下。求諸上下。前賦。凡蘇風。蜀皇後。都賦詔。北逐孫。眾孫之子爲太清宮。洪澤八載。朝謁太清宮。上帝加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德玄元皇帝。王喬飛鳥。孫言雲。孫致敬也。爾雅。玄孫之封。書迴風。以朝尚方。診視其履。見詩注。西丹謝靈運詩。以金泉賦之。函抗浮柱。蟲羣飛而多也。蓋廣東之飛棲。西木英賦。赤耳流蘇。蓋芝基曾。乃返施奮長。蓋基曾。

復〔漢樂歌〕玄精之氣回復此都
一風蕭蕭而異響〔嘯賦〕遺餘玩而未已
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窶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
肯負其圖伊神器梟兀而小人呴喻雲俱切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尙擾挾〔別賦〕上穆然注道爲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
胡縱羣雄之發憤讀一作讚誰一統於享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雜

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辭而敷暢之也此言列朝之亂禍極生民見望治之已久五代謂宋齊梁陳隋戰國比南北朝侵伐自魏晉以詐力取國故吳蜀方平五胡競起十六國紛爭而四百餘年之殺運熾矣○〔甘泉賦〕天子穆然記傾耳而聽之漢書揚雄傳贊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孔叢子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謝瞻詩惠心奮千祀孟德曹操字仲達司馬懿字長楊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窶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李善曰淮南子注堯之時夔鷦封豕鑿齒皆爲人害窶窳類獵虎爪色赤其聲魄云長五尺似鑿亦食人史周紀武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孫氏瑞應圖出赤文綠色以授帝帝堯卽位坐河渚之濱神龍赤色負而至

而歸藏王褒頌作黃帝巡省過洛河龍負圖出赤文綠色以授帝帝堯卽位坐河渚之濱神龍赤色負而至

是欄鼓以叩之喻曲八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

今勒搏持疾種也未瘳〔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十中外并〔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雄僭位〔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號僞勢〔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道謚景武〔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年僭禪〔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年僭卽位〔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前秦盧義大帝隋〔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前燕王慕容皝〔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渤海王慕容皝〔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前燕王慕容皝〔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元燕皆休北發憤〔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蘇起在風城〔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賦人據十會〔晉書〕分而爲主一統氐羌匈奴公羊傳卑紀解之曰熊羆喙吼劉聰後周何言五夷吳蜀之亡老子和悅天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雄朴魯神器器不可爲也

木魅山鬼風號雨嘯「抱朴子」狐鳴巖呼世忌其多。『前漢』『楊僕傳』將軍擁精兵。『洛陽伽藍記』隱士趙逸云自永嘉以來二百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擊其事。『杜預疏』空其國都。『吳越春秋』外修耕戰之備。魏正始四年鄧艾令屯田淮南淮北且田且守。『詩』何有何無。唯累聲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

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煥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尙新義旗爰入旣清國難去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正一作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晤與或喜至於泣。文粹有鱗介以之鳴虞昆岐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化神光而鉛音闇切許下羅詭異以戢春習地軸傾而融曳。一作洞宮儼以巍峩音及九天

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凰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致此言唐興祐符見神靈之宜降徽典謂開創美政允緝謂繼起諸君唐以土德繼火取其相生不取相勝此符讖家所未及言者乃陳隋以淫暴而亡唐能以仁義而興彼符讖又安足信乎自鄒衍倡始終五德之説厥後張蒼賈誼劉向諸子各執五行同異以自誣今一旦起而矯正之如修大衍曆定開元禮而觀者喜見太平矣且又製爲雅樂象鱗介於鐘簴效雷奮以振蟄一時和氣所感神光見象而異物頻生推之天地山川飛潛靈異無不昭應凡向之含靈未洩者至此則殊形已疊見也○北魏段承根詩累聖疊曜書慎徽五典詩淑慎其儀歷代紀運圖隋以火德王唐以土德王後漢郡號爲義兵駱賓王檄文爰舉義旗。『光武紀』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曹魏』李伏上表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陳後主』名叔寶襲位未久而隋文伐之斯時編簡尙新乃煬帝暴虐唐高祖起而伐之矣。『光武紀注』策書編簡也稱皇帝以命諸侯王王公劉峻書青簡尙新。『史記』黃帝天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記』行之不勝秦水德故前漢書贊張良之說。『朱注』蟲無足虫也周禮史記之屬可證數子自誣之。『周禮』文自克之張良之說。

故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此宣帝詭異一薦鬯之夕神光交錯一金曰詭異一注一詭變也一晉靈光殿賦一芝橘攢羅以戢晉一善曰一蒼
開庭詭異一戴看衆貌一韻會一詩一蟲斯羽揖揖兮一增韻一或作吾義與集同一東都賦一罔不具集一漢
以頤篇爭迴一景福殿賦一絲蠻蠻隨雲融泄一薛綜曰一融泄動貌泄洩通一真誥一厚載之中有拔
魯洞八方中中央爲九天一莊子一其大若垂天之雲水立謂潮水拱向一班固終南山賦一立泉落落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靈天三十六所八海中諸山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五岳名山皆有洞宮或三十里並三千里一江賦一地軸挺
殿賦一岑巒巔西京賦一狀巍峩以岌峩岌岌高峻貌一楚辭一指九天以爲正一注一廣韻一聞大裂也一西京賦一
意一水立更奇一顏延之詩一行路正威遲一毛萇詩傳一僂遲歷遠貌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矯壯健貌一記一掃而更之一列子一太始者形之始一春秋一元命苞一萬騎屈矯一顏注一屈
賦一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一班固西都則有虹蜺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鐘將警世壽域玄蹤見聖心仁愛繫日卻雲言仙跡卷舒藝跖莽黃從官惕息容色彌莽天子致敬也
羽獵賦一虹蜺爲環一鉤帶圓曲之狀一阮籍詩一子母相鉤帶一詩一我來自東一莊子一莊子
足處聲之彌恭此言神祖來格有愧聞優見之狀一蜿帶駕蜺而來自東初春之令莽蒼天上崆峒仙界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白簿赤丹編簡一至情無形一桓玄書一披寫事實一零露濃濃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黑楫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宣帝詭異一戴看衆貌一韻會一詩一蟲斯羽揖揖兮一增韻一或作吾義與集同一東都賦一罔不具集一漢
以頤篇爭迴一景福殿賦一絲蠻蠻隨雲融泄一薛綜曰一融泄動貌泄洩通一真誥一厚載之中有拔
魯洞八方中中央爲九天一莊子一其大若垂天之雲水立謂潮水拱向一班固終南山賦一立泉落落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靈天三十六所八海中諸山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五岳名山皆有洞宮或三十里並三千里一江賦一地軸挺
殿賦一岑巒巔西京賦一狀巍峩以岌峩岌岌高峻貌一楚辭一指九天以爲正一注一廣韻一聞大裂也一西京賦一
意一水立更奇一顏延之詩一行路正威遲一毛萇詩傳一僂遲歷遠貌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矯壯健貌一記一掃而更之一列子一太始者形之始一春秋一元命苞一萬騎屈矯一顏注一屈
賦一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一班固西都則有虹蜺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鐘將警世壽域玄蹤見聖心仁愛繫日卻雲言仙跡卷舒藝跖莽黃從官惕息容色彌莽天子致敬也
羽獵賦一虹蜺爲環一鉤帶圓曲之狀一阮籍詩一子母相鉤帶一詩一我來自東一莊子一莊子
足處聲之彌恭此言神祖來格有愧聞優見之狀一蜿帶駕蜺而來自東初春之令莽蒼天上崆峒仙界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白簿赤丹編簡一至情無形一桓玄書一披寫事實一零露濃濃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黑楫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宣帝詭異一戴看衆貌一韻會一詩一蟲斯羽揖揖兮一增韻一或作吾義與集同一東都賦一罔不具集一漢
以頤篇爭迴一景福殿賦一絲蠻蠻隨雲融泄一薛綜曰一融泄動貌泄洩通一真誥一厚載之中有拔
魯洞八方中中央爲九天一莊子一其大若垂天之雲水立謂潮水拱向一班固終南山賦一立泉落落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靈天三十六所八海中諸山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五岳名山皆有洞宮或三十里並三千里一江賦一地軸挺
殿賦一岑巒巔西京賦一狀巍峩以岌峩岌岌高峻貌一楚辭一指九天以爲正一注一廣韻一聞大裂也一西京賦一
意一水立更奇一顏延之詩一行路正威遲一毛萇詩傳一僂遲歷遠貌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風
矯壯健貌一記一掃而更之一列子一太始者形之始一春秋一元命苞一萬騎屈矯一顏注一屈
賦一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一班固西都則有虹蜺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鐘將警世壽域玄蹤見聖心仁愛繫日卻雲言仙跡卷舒藝跖莽黃從官惕息容色彌莽天子致敬也
羽獵賦一虹蜺爲環一鉤帶圓曲之狀一阮籍詩一子母相鉤帶一詩一我來自東一莊子一莊子
足處聲之彌恭此言神祖來格有愧聞優見之狀一蜿帶駕蜺而來自東初春之令莽蒼天上崆峒仙界
莽蒼者三餐而反一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一薛道衡老氏碑一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適○人界
白簿赤丹編簡一至情無形一桓玄書一披寫事實一零露濃濃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黑楫細子一潘岳秋興賦一素髮颯以垂領一謝朓詩一漠漠輕雲晚一道德經一窈兮冥兮其中精莊子一莊子

章真人再拜受之。『葛仙公傳』有七品齋法。一曰八節齋。謝玄祖及己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張衡西京賦』遷延邪睨。『書』下管鼓笙鏞以問。『注』下堂下之樂鏞大鐘也。『董仲舒策』張衡浮淮賦。旌麾翳日。『天台賦』渾萬象以冥觀。『息夫躬詞』浮雲爲我陰。『嵇康詩』乘雲駕六龍。『揚雄河東賦』秦神下鑿跖魂貢滌。『師古曰』跖蹈也。滌渚也。言此神怖懾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滌渚威懼之甚也。『前漢』郊祀志。或如虹氣蒼黃。『莊子』盛德若不足。守之以彌恭。『漢獻帝詔』天師張道陵等泊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亘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一作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數。一作得統。特立中央。且近朝音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朱音戶郎。素重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音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朱音戶郎。素重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音夫子聞斯於老子。好聲。去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一作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此設爲道官答有差。音夫子聞斯於老子。好聲。去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一作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此設爲道官答釐正祀典也。天師玄君指法官道士大樂。感以聲。太昊祭以時。曠哉四句言與祭諸臣不愧古人。周漢以下言二王之後。得來助祭。夫子聞老子見聖祖。當尊宰我問帝德。見歷代宜辯。撥亂反正。指祭典之禮。昔在帝堯。巨唐之代。帝指玄元皇帝。一班彪王命論。帝堯之苗裔。淮南子。紀綱八極。入鳴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一經。陸學道於鶴鳴山。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明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有戒鬼壇。見在。雲笈七籤。一朝真儀。一左玄真人在左右。玄真人在右。淮南子。紀綱八極。漢律歷志。一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史。一樂書。一宮爲君。南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一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一記。一大樂與天地同和。史。一樂書。一魯靈光殿賦。屹然特立。一律曆志。一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十一月乾之初。

實列廟賦家患合初祖郊卜曰一闋輔爲訪繢佩曠一九
請傳入之也降廟特牛吹左山斧玉哉律陽曆歲伏地故日黃鐘爲天統
素之牲竽傳唐書世七力取劍帶稽形宇志故史記春春爲青陽故曰相傳
通車詩者者前衆民之玄紀略牧其講占左傳注史記春春爲青陸太吳乘震執規司春
阮鑑用素前漢之多幸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爲難經教制九針岐王麻以大夫上
籍後漢之無以知其善者田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周禮疏大帶大夫充其位山稽岐伯常先
子朱車注之乘循吏傳西征賦觀風后著體診則受岐雷帝王世紀周禮疏大帶大夫充其位山稽岐伯常先
天嬰降寶十漢精秦本紀文翁對曰一聽之乃知濫也周易自強而後不息
吳祐傳二漢以載比隋後有客于蜀一民爲立祠堂歲也江漢二強王後京城起周
越絕書殺青簡以得議謂處後子士爲入周以比周頌時祭祀不絕
傳大一小有差寫謂處後子士爲入周以比周頌時祭祀不絕
周賦感老氏記曾昭季公羊傳問孔子序書曰一詞庶人不議父與上文序以爲微
之德之老聃云漢成帝詔予非其人也令與兄弟同科語之遺誠子問孔子曰一詞庶人不議父與上文序以爲微
帝詔一作扶栗批周扶朱作扶栗拜栗之後與夫乎一作扶
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扶朱作扶栗拜栗之後與夫乎一作扶
遠代也聖代興則吉祥亦人主所自致耳神其降祥矣或曰以下另
神散鑾回祭祀已畢神莫近於春秋而不知其子出都邦其相見改
國其子出都邦其相見改
侯曰取思謂衛長萬神開八駿回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顥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
之登稽裳以

祖太宗之功更始句帝平章后之亂玩後字與字便見分別○成公綏天地賦奉萬神於五帝
駿周穆王所乘馬釋名九旗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相如長門賦雷隱隱而八
惑星太白辰星也爾雅九天之外次曰九垓劉孝威詩能事畢春宮史記毛遂熒
響起兮象君之車音一使途得早處囊中直脫穎而出耳海賦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易吉大來也董仲舒
策此太平之致也何晏景福殿賦莫不優游以自得蹴足蹙物也記以來足蹤路馬芻有
扶踏踐也古樂府一有踏歌行批手擊物也左傳宋萬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史記武王修周政與天下
鰥按當時尊奉道祖帝號崇祀本屬不經此賦前言戡亂致治而不及神仙杳冥之事後言釐正祀典
而不符應報錫之文未復推美於更始見帝能上承祖德則慶祥皆其所致也諷諭隱然蓋賦體之
曾有典則者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
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
立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此不謂之有韻之作可乎竊意少游所謂無韻者殆不
者不過伐木詩序之類而已洪邁容齋隨筆曰東坡有美堂會客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
古奧所舉數語出朝享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不謂之有韻之作可乎竊意少游所謂無韻者殆不
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又和陶本老杜朝享太清宮有雲屯九天河雪立三江之雲下垂
立皆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去用黃鉞白旗文粹者五年而天下始一叶固利切歷三朝音
庶績之大備上方采麗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又
切生意遭鯨鯢之蕩汨音聿水傍從曰與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閨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
自亦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
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異惟神斷丁亂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首敍祖功宗德爲朝享之
必

焦惟唐繼漢得統斯正神斷義取指伐隋之舉○淮南子禹沐淫雨櫛疾風吳越春秋禹勞前漢庶績其凝矣武德唐高祖年號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貌而封之以爲大戮注西征賦願黠黎其誰聽西都賦原野蕭條枯樹賦生意小國之法服陳子昂詩海雲終蕩漾與蕩汨同義長楊賦乃命衛騎汾沄沸渭東都賦王莽傳贊餘分閭位注云莽不得正王之位如歲月之餘分爲閭也王莽之法服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故曰赤精魯靈光殿賦紹伊唐之炎精南都賦真人革命之秋王莽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江總賦覽黃圖之棟宇易君子以經綸書洪範初一曰五行息生息也唐以土德王故云歸厚地詩謂地蓋厚東方朔傳非至數也世說桓溫曰萬石撓弱凡才曹植表高下相懸干寶晉論神略獨昔澹臺滅明渡江投壁曰君子可以義取王辰既格於道禮乘去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旣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平聲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默黑貌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此言鑾輿初出處宿齋宮也達孝繼天享親享帝一理也太尉指聲樂始奏也○唐祖玄元皇帝故稱道祖又稱玄祖記致齋於內大戴禮一盛德篇明周禮堂九室有四戶八窗達孝見中庸穀梁傳繼天者君也漢哀帝詔禮官具禮儀周禮堂九室有六官書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記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漢書禮官具禮儀多注太輅玉輅之車谷永疏百官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多注太輅玉輅之筐筥之管之前漢百官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

人爲宋昌驂乘。顏注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驂者三也。蓋取三園之重。小學周書。肅恭神人。漢舊儀。祀天地於甘泉宮。備大駕。祝天法駕。傾側。驂者三也。蓋取三園之重。匪疾匪徐。上林賦。魏文帝愁霖賦。玄雲勸其四塞。潘岳籍田賦。翠幕默以雲布。傅亮表。後漢賦。司旣備。輿服注。經術音。家語。周書。黃屋大纛。所以輔其德。李斐漢書。音義。黃屋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爲裏。周禮。徑上。有途。說文。徑中道。漢書。武帝大興祠祀。元封六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舊唐書。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八載六月。又產玉芝。書。擊石拊石。史記。趙簡子寢。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籟。箕箇巨伎。乞以碣磬。千戚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感人心。苟易議樂。奏講肆彈擊必合律呂。箕箇巨伎切。以碣磬。轄千戚。宛而婆娑。鼙鼓墳篪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修。非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嶠呼。交嶧音去。而鳴佩剗切。冉爚音。以星羅。此言奏假廟中。薦樂殷盛也。箕箇張樂器。干戚陳樂舞。鼙鼓以下。見衆盛怒。爲鼙鼓檻。楊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子戚施翟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武禮。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以致鬼神。示之。注。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音克諧。武尚書。大司樂。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始旦。記。馬融傳。清氣埃多。爲貴者。詩。公庭。萬舞。

山銘一玄甲曜日一羽獵賦一鳥不及飛獸不得過一嶠崿當卽磾礪今字書無嶠崿二字一正字通燕揚靈一晉書一隱逸傳一玉輝冰潔川淳嶽峙一晉諸公贊一晉時南越致馴象帝行則以象車導引

西都賦一君子行則鳴佩玉一剝蠻光耀貌一楚辭一皇剝剝其已而上聲一乾音

西都賦一震震爚爚雷奔電激一西都賦一星羅雲布一晉時南越致馴象帝行則以象車導

旣享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闌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先則羣心

曠音語一以振蕩上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寫廟中時景

○此言備物以享兼猶寒故曰激昂春令新而主事故曰來往熙事充塞百司趨踰羣心振蕩千官悚惕孫枝鸞鳳謂竹樹交映宮井蛟龍謂井轄高峙○一漢禮樂志一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

猶古清廟之交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旣饗也一注一乾豆脯羞之屬休成叔孫通所奏樂

一通鑑一漢樂歌璧玉精垂華光一甘泉賦一惟天所以澄心清魄諸

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璧皆侔天地一漢樂歌璧玉精垂華光一甘泉賦一惟天所以澄心清魄諸

中精垂思一謝靈運詩一嚴峭嶺稠疊一續漢志一門闌部署街里走卒各有程品

一西征賦一胸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一又一孟春之胸

月令一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一注一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

一前漢一王漢章之胸

其洞開一沈約桐賦一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鶯暮一薛道衡詩一集鳳桐花散

孫枝本言竹張張而

其帝太皞其神勾芒一注一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黑帝謂顓頊蒼靈謂太皞

一前漢一王漢章之胸

不自激昂一顏延之曲水詩序一春官聯事蒼靈奉塗一陳琳武庫車賦一啓明戒旦

一西征賦一胸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

不怡一房中歌一熙事備成一詩一鹿嘵嘵一注一嘵嘵口相聚也一洛神賦一心振蕩而

舍北竹生一沈約桐賦一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鶯暮一薛道衡詩一集鳳桐花散

孫枝本言竹張張而

舍北竹生一可剖其孫枝一鄭玄周禮注一孫竹枝根之未生者一白玉蟾詩一山後山前鳩喚婦舍南

色更相鮮一嵇康琴賦云一乃斲孫枝准量所任則桐亦可稱孫枝矣一郭璞詩一容南

記一太極殿前有金井欄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

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靡伊呂上冠一戴延之西征同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

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音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

從事書「張皇六師」左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司馬相如封禪文「陸機文賦」或妥帖而易施。『易傳』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台賦』追羲農之絕軌。

鴻名保於以奏永安。於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菲於玉屏。沛枯骨而破聾盲。施聲去

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層宮歛。陰事儼雅。薄清輝

於鼎湖之山上。一作靜餘響於蒼梧之野。酒枯骨以下。此言祭畢推恩而感及人物，能動物清輝，餘響神歸。望禎符芳屏，飲福

廢鼎湖蒼野，皆屬借言。○『漢』『禮樂志』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奏

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昭夏。

注三夏皆樂章名。詩鐘鼓鍾磬管絃降福穰穰。傅玄西都賦巍巍絳闕。楚辭

氏以琰殷以璣，周以爵。劉向新序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天下曰文王賢矣。

禮澤及枯骨，况於人乎？莊子聲者不能自聞，盲者不能自見。又無中道天於聾盲。漢

樂樂在藻有頌其首。王褒講德論。惠鮮鯀寡。杜佑通典。秦始

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之上。陸皆有園寢。漢元帝詔以奉園陵。郊祀志。班固典引。君臣動色。

後漢書。詩

成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列仙傳。黃帝葬橋山。山崩柩空。惟劍舄在焉。後漢書。郭璞南郊

故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曰金馬門。相如哀二世賦。星層郊

賦武帝時風馬桂林抗旌琳圃記。霜露既降。漢宣帝詔。禎祥咸受。

帝垂胡鬚下。迎帝騎龍上天。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弓墮百姓仰望。乃抱其弓與龍髯號

帝。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相如哀二世賦。星層郊

賦。武帝時風馬桂林抗旌琳圃記。霜露既降。漢宣帝詔。禎祥咸受。

帝垂胡鬚下。迎帝騎龍上天。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弓墮百姓仰望。乃抱其弓與龍髯號

帝。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相如哀二世賦。星層郊

賦。武帝時風馬桂林抗旌琳圃記。霜露既降。漢宣帝詔。禎祥咸受。

宮之鑿峩。楚辭曾歎歎余。魯靈光殿賦。儼雅跕而相對。張載注。言敬恭也。善曰。儼事

不得此賦。則以祭事爲陰事也。謝靈運詩。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上一字。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康琴貌跕長跪也。太素記。清暉能娛人。嵇

賦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賦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賦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賦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賦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嵇

自勝平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駭切各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逖聽以一作思凝。於是二丞相去。

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尙猶日慎業業孝思蒸蒸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
 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弱內侮從英華文粹作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
 琐細亦曷足稱此言孝治天下非前代可方當鑒古御今內侮如敗績姜戎之類虛憑謂信奉神仙之說○莊子夫道皆然難言之矣
 之矣注竇然杳深貌又似馬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駿名之老飛爲流星上入昂謂翠駿又謂翠鱗皆異名而同意至於駿之爲物又當有辯易憚
 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昂謂翠駿又謂翠鱗皆異名而同意至於駿之爲物又當有辯易憚
 所云駿馬卽爾雅翼所云六駿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其音如鍔喜食虎豹者蓋駿毛物既可觀
 小臣漢賦神莫莫而扶傾嵇康詩相如封禪文招翠黃揚嵇康詩惕然不喜相如封禪文招翠黃揚嵇康詩惕然不喜
 封禪書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又謂翠鱗皆異名而同意

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綵一作壇紺席宿夫行所一作如初末言旅蹕之後湏事於郊壇也後湏
不洞空曠之地棺槨植木爲柵儲胥壇外藩衛也萬代謂內祀祖先六虛欲外饗天地○一莊子一王子搜援綏登車謂天蓋高
不敢不跔謂地蓋厚不敢不跔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一莊子一王子搜援綏登車謂天蓋高
胥也淮南子一藻鴻湧洞長楊賦木擁棺槨以爲儲胥一善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棺槨爲外儲
風儲胥露寒則儲胥乃別宮也濟曰擁禽獸使不得出漢武帝元封二年因秦林光宮增通天迎
數縉莽而創萬代隋柳晉詩一詩一本支百世參同契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東都賦一清思勑經
紫緯冥冥六虛卽六合易周流六虛漢舊儀黃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紫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漢一郊祀志下西
向紺帷紺席行所朝夕一舞典一郊祀志一詣行在所一至於西岳如初
張潛曰此賦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致勝宋人多矣按是時林甫當國公進此賦須闕白宰臣故篇
可憂也且云諸侯迫脅方士威稜見大權不可旁落君心不宜蠱惑也旣箴於君又諷其臣文章品格
卓然千古矣少陵作賦隊伍謹嚴詞華典瞻不待言矣中間如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君臣父子之格
別弈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十旬只作一氣旋轉又如八音循通比乎旭日升而氣埃滅萬舞凌
亂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四旬全在空際迴翔得長句以疎逸語以韻其神殆兼子安退之凌
所長矣

有事於南郊賦一作唐書玄宗定開元禮天

寶元年遂合祭天於南郊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修一作頌祇音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虧邸之則封人考壇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此敍先期戒飭執事者恪勤是時用天地合祭故禮官先條陳而進獻擎次伏下

宿設帷宮封人伏下馳道長溝司門伏下牋營柴燔小胥伏下聲音節奏○「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詩』車懷多福。『漢』郊祀歌。十九章。一曰練時日。『易』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親考之義也。『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乎禮神之固登乎頌祇之堂。『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爲歌頌以祭地祇。『周禮』冬至祭天於圜丘。『又』龜人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曲禮爲日假爾泰龜有常。『東方朔傳』正其本萬事理。『漢』律歷志。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周禮』掌次掌王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則張旛案設皇邸。『又』封人掌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又』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懸樂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鄉大夫判懸士。特懸辯其聲。二之日朝。潮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平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穀騎反覆方服。以相經頓。曾層城之軋軋。乙黠切。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上聲。而如萍掣製。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形澹然若有所聽。平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穀騎反覆方服。以相經頓。曾層城之軋軋。乙黠切。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上聲。而如萍掣製。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食天子致誠旌門穀騎行在扈從也。軋軋車聲熒熒火光臨馳道而日上來自太廟尙屬黎明也掣去翠氣清清青。甲士之行聲霽雨比玉帛之精彩○二之日借用幽風語。『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曲禮視於無形。莊子澹然無爲。『記』出戶而聽慄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列子』黃曲乎諸郡燕犒將士謂宿者謂宿設經旬者乃旬設也。『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云帝閒居三月齋心服形。『魏都賦』置酒文昌高張宿設旬中有高張二字故注引周禮凡樂宿懸此施彗除黃屋停儀仗於外也。落羽羽衣下降固屬鬼魅藏跡戰岐二句言山川震悚地回二句言天地豫順轉雷象甲士之行聲霽雨比玉帛之精彩○二之日借用幽風語。『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曲禮視於無形。莊子澹然無爲。『記』出戶而聽慄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列子』黃曲乎萬旌三千洞立。周禮帷接。張弓之騎。淮南子。侍坡掘崑崙墟。以下坡陀良陸也。史世說。馮唐傳。長康曰。穀騎。萬旌乎諸郡燕犒將士謂宿者謂宿設經旬者乃旬設也。『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云帝閒居三月齋心服形。『魏都賦』置酒文昌高張宿設旬中有高張二字故注引周禮凡樂宿懸此施彗除黃屋停儀仗於外也。落羽羽衣下降固屬鬼魅藏跡戰岐二句言山川震悚地回二句言天地豫順轉雷象甲士之行聲霽雨比玉帛之精彩○二之日借用幽風語。『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曲禮視於無形。莊子澹然無爲。『記』出戶而聽慄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列子』黃曲乎萬旌三千洞立。周禮帷接。張弓之騎。淮南子。侍坡掘崑崙墟。以下坡陀良陸也。史世說。馮唐傳。長康曰。穀騎。

書帝藻也。儀掌無軌轍，德卑榮也。江雌賦錫戎傳爲有螭也。紀周陽。
 三洞王宮車盛論體長說賦竟正力許之楚衛指
 出禮凡蕭光之則轄貌彌薄文龍蔡野以蓋士慎聲辭武天
 入圖帶周賦祿會共也。狼耳碧詩鱗邕斬獲烏張曰明衛子長軍月薄經
 周曰必禮勳同人集鶩日沙結獨殺攫獲衡以上寥廓字孟七垠而御
 衛有薄門之門韻虎六文者漢如絡斷宋縛玉東相說辯鑠之端而二句記
 之璜佩王索外舍英攫船苑實灝輕而無天也。易天也。而御苑也。
 中中玉祿合特設注華纏辯也而如金鋟對爲近而西西嶺崖而無天也。
 衡佩昊岱施桂辯綴猛證太往軒甘鋟務而西西嶺崖而無天也。
 西以玉天行枉謂證也。周獸云陽來泉者楚詭都虹也。易天也。
 都衝必上謝馬再王通禮將之巨賦馬王耳賦婉昧爽虎
 賦牙有帝靈以重行作搏彌精石朱冠翹東勳蟻誕而西文甘之即苑
 以衝則運旌听甘縕弭與碑注屬也翔都鵠鳥西言泉候○中
 周蒼牙大詩別注逢泉掌耳弭硯堪高乎賦宜獲京賦○中
 以珠妻之遇賦舍俯同任以捨輿廣杳作扛西賦賦
 鈞爲大而巒後若楚伏昉前爭以各冥躍蚍鼎征純一
 陳瑀戴冕隴世杜住蠻辭爲可周詩却取壁五之馬蠻賦在粹直發降
 禮有人子遊略帷見禮也壘寸上疊龍彼精曉語帷
 位注合臣春觀燕齊宮闈小物兮上跡行朱若靈也曉詞屏
 衛西佩岱得曰陳綏玉設弭視色甘舞如西朱貌注四圍以造步
 以征玉大用列正軌旌爲動泉賦說玉都輪體之造步
 嚴賦上裘行槿周言而門通彌宸賦文華賦紫上烏之中淮天甘行
 更有黑郊馬枥衛車並用災眷捨形轂林櫻無前南兮泉而
 之想雙羔特始行則馬馳矣兵屯捍堪在雲賦骨子厥賦前
 署佩衡裘牲此馬立之張萬凌天馬霧雖無高歷
 聲下也長狀甘衡今說騎越道髦杳羽青見有四慶鸞門
 之有祭或大集泉思西按文於與前冥獵龍漢易垠海而鳳馬
 魯遺雙魯之賈曰之作賦玄京中地賦蠻書鑠溟不紛服
 靈響瑣靈日誼行人蠻賦賦薄營易道趨然柔萍可其弁
 光若衝光王旱馬以略肆淮林兮齊東張於此順乎衛裘
 殿鏗牙殿皮雲遶表非玉佩熊南薄淮國京竟東處利高彌蕙時
 賦鑠批賦弁賦舍門軌紳虎子也注大南策賦野庸用貞唐又度將
 之珠以文而纏升傳子之賦祭
 洞在以躋聽途木周下其而狐虞中連龍眾不出海獻
 転耳納鼎祭積以又禮馳煇攀之世營堪袂輸前倫史乘於左賦矣
 轢其穹報聚禦煌攫捕基天寒輿成華東漢當記玉無傳
 乎閭崇示而衆晉雄詩子一行陰轔都以輿垠冲牙
 其司民合掌掌灼注四也營暑雄金賦文秦兮鑠文融侍
 無馬漢嚴岱漢舍舍曰子必七也以鑠義粹武駟之物澆祠
 垠遷明玉上兮官緝講先萃知江鑠元縱本王蒼間以漾

詩一曉星正寥落肅定位以告潔一作絜通作潔韻會藹嚴上而清超雲菡萏以張蓋春歲饗以建杓簪裾斐樽俎蕭蕭方面一作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音石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天地此言升並祭而享及百神定位郊壇神位殿上嚴敬於神雲蓋神將降建杓春夜星簪裾從官樽俎祭品曲折禮以告曰潔粢豐盛「記」所以嚴上也「魯靈光殿賦」菌蕡披敷「史」武帝紀「天子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魏志」文帝生時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周王褒詩」俯觀蓋低望月如弓「蜀都賦」數蔬歲蕤「說文」杓斗柄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孔魚詩記」周旋中規代之「周書」爲壇於南方北面「周禮」正方之位審曲面勢「又注」方澤之形四面曲折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漢」谷永疏「祀天則天文明祭月也「禮運」夫禮必本山川地理也「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於是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音長立極玄酒明永之上越活席疎布之側一作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此言郊祀之重故備物以享疊用四所以乃推增華矣相沿見近代之彌文正色見復古之本意○「記」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史」京賦勤稼穡於陸原「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東都賦」土圭測景「鄭玄曰」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常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長於影則太近南多暑「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也若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

玄影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艮立八尺之表。而晷影長丈三尺一寸四分。「郊特性」用汝作麌蕡。「注」蒲越蘿葛之安而蒲越蘿葛之尙明。周禮「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周禮」大朝覲王設黼衣設玄席。紛純次席。黼純。「注」紛純謂以組爲緣也。「書」周禮必齊。

昭配羣望之偏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鐘石陶匏具之於梗概。變方文粹作萬形於動植。聽宮徵止於砰。普萌磕苦蓋切英華發外。非因乎簾簾之高。

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霆一作震。此言祭時奏樂之盛。昭配唐開創之帝。偏祭合日月諸神。韶夏兼歷

又進退有度。韶夏濩武。禹湯武之樂。「前漢」禮樂志。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絃。「漢書」其梗概如此。

大夏大濩大武。訓謨伊訓諸書。奉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宋筠元命苞注。動發於外形。四方之風。

庶物卽所謂變萬形也。周禮一動物宜毛物也。植物宜阜物也。李善西都賦注。動物禽獸植物

草木卽所謂變萬形也。周禮一七律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

霆微。嵇康琴賦。一角羽俱起。宮徵相證。中英華發外。春秋元命苞注。碎鐘象乎天威。羽獵賦。上下碎鐘聲若雷

簾。藉田賦。一筭蠻以軒翥。薛綜西京賦注。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考工記。梓人爲筭。人爲筭

簾。人掌教六鼓。一雷鼓靈。鼓路鼓叢。鼓晉鼓也。一懸鐘格曰筭。植曰筭。周禮。雷鼓靈。旣而辟音律。一鼙聊

鼓。朱注作澁。音翠。聖慮岑寂。玄黃增濡。蒼生顚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彼駭音已。以修鑿。

勝。一作眇。溟。蓀。萃。朱注作澁。音翠。勝。一作眇。溟。蓀。萃。朱注作澁。音翠。勝。一作眇。溟。蓀。萃。朱注作澁。音翠。聖慮岑寂。玄黃增濡。蒼生顚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彼駭音已。以修鑿。

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曉曖○此言祭時薦牲之禮。牲腎謂納擎骨于牲腹而腎結之也。柴燎以達氣。旁落拂勿延煥。近而繚繞眇降而風生也。雷公霜女指天神河伯江妃指地祇。駢駢行貌修聳立貌紛綸翩躚之象。曉曖幽深之狀○○

一祭義取脾營乃退○注一脾營腸間脂。則合蕭蕪之使臭達牆屋。曉肚腹大貌肺音帝。當作瀆。以禋祀。吳天上帝以實柴。日月星辰以櫞燎。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周。爲焉燎而生烟以報陽也。託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蕪於太圻。祭地也。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燔者也。沈佺期驟靈引。始夏羽以驟春。終叩宮而辟驗。朱注。誕大也。漢水迴旋貌。蕪未詳。疑當作瀆。萃。吳都賦。紵衣絰服雜沓。灌萃。注云。皆紛擾貌。此或傳刻者誤。以草旁水旁倒書之。易。天玄而地黃。莊子。若然齷然奏刀驟然。毛髮清籟言。風颯然而吹髮也。雷公注見前賦。一莊子。河伯欣然自喜。一易。天玄而地黃。詩顚顚昂昂。毛髮清籟言。風颯然而吹髮也。雷公注見前賦。一莊子。河伯欣然自喜。天神也。一張華博物志。一舞死二妃淚下染竹卽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又曰江妃。江賦。一青女。出於降霜。注云。青女藏蕤含曠而臨眇。晉靈光殿賦。相如封禪文。紛綸鬱蕤。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潛沈乎渙汗。紓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耆艾涕涕。而童子儻叢棘坼而猶犴牢。一作傾是率土之濱。覃酺蒲釀渠。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平橫。玄澤澹渟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此言祭畢覃恩之事。多作執紩。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周禮又云。一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潛沈乎渙汗。紓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耆艾涕涕。而童子歸太虛矣。溴汗。言恩澤汪濊。經營言。簪慮周詳。朱崖二句言。普及四方。著艾句言。周及老幼。叢棘句言。救及囚徒。率土四句總承上文。玄澤二句歸功祭祀。應符合契。見鍾靈在帝。不逆不雄。見善協人情。○諸本多作執紩。按樂舞不見有紩。周禮地官。一舞師掌教祓舞師而舞社稷之祭。一鄭玄注。祓析五采。繪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周禮又云。一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一房中歌。一金支秀。華庶旌旗。一注。一樂上梁飾。有流翅羽葆。以黃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漢詩五志作執籥。秉翟較爲見成。一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記。朱干玉戚。一詩。鼓瑟吹笙。朱干玉戚。依詩五

民尙書璇璣鉉一帝堯煥炳隆興可觀一東京賦一燦爛炳煥一江淹詩一丹巘被蕙蒨一項羽傳一赤如狼狠如羊一韓非子一諸侯可蠶食而盡一漢書贊一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尙躬傳一王嘉健而蓄縮一師古曰蓄縮謂恭於事也

夫音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上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

當作

蹠乎脂夜之妖勢回薄乎龍蛇之孽追

原聖祖爲發祥之本

蹀躞指六朝之亂害馬指殃民之主

呵五精而考正氣從此誕毓聖王也造命指高祖太宗累聖指高宗中睿觸蹶指武章兩后脂夜龍蛇皆女妖也

○長楊賦一分勞單于蹀躞屬國

莊子一爲天下何以異於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

郭注一馬以過分爲害

周禮一夏官一庾人乘其蹄齧者閑之

東京賦一帥五精而來摧

注一五精五方星也

左傳一鄭成公注一五精五方星也

周禮一正氣爲帝間

杜注一以負擔喻也

淮南子一君子行正氣

春秋孔演圖一正氣爲帝間

氣爲臣秀氣爲人莊子一善行無轍迹

詩一貽厥孫謀

謝朓詩一輕生幸昭灑灑與洗通

西都賦一狂兕觸蹶一陸機高祖功臣贊一茫茫宇宙上墜下蹠

庚信枯樹賦一風霜慘蘋

五行志一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告霤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

一曰有脂物而

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溼之象也

賈誼鵩鳥賦一萬物回薄兮振盪相博

時則有龍蛇之孽

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

際天關一作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

音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芳於

已缺鑑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捲戎狄之彫撇

匹列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

年來家家自以爲稷高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去以高揭蠢爾差僭燦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維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此歸功玄宗能振

世章后亂宮天關不拒直入宮禁鬼神嗚咽廟謀不測也騰塵叱血謂擁兵戮罪再定君臣故尊卑

畿甸故宇縣刷仁義謂開元善政賢哲謂姚宋名臣聯祖修內治捲戎攘外患唐虞稷高君明臣良也近清

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闕視。視一作緩。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苟切也。此言崇尚樸素。可以凝命而降祥。初曰吁嗟美祥符可致也。聖道以下代作轉語。言上古之身同鶴鷩。則貴賤可以一視。物等芻狗。則生死可以達觀。既撫有天下。將何以並周漢而駕魏晉乎。必有格天。迓休之大道焉。若上古成法。世遠人亡。亦不足道矣。何以二字起下。默然徐思。曰素樸諷乎。寶之奢侈。帝曰入朽見老莊之虛無也。或指周漢爲上古之法。當時賢聖代作。豈可云人朽莫道乎。○虞書。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畏天之威。嗟乎騶虞。又。胡爲乎中路。記。聖王所以順天命降靈。唐史會要。乾符三年追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朝。陳經。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焚之而已。按。東芻爲狗。所以送葬。左傳。莊。九土。孫綽詩。道。茫。太極。列子。揮斥八極。漢文帝詔。以眇眇之身。託乎天下君王之上。鄭詹尹乃端筭拂鶴。列子。子華子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闕視。一作緩。兩都賦序。稽之上古。則如彼前漢。儒林傳。致至治之成也。史記。老聃曰。入存而骨已朽矣。子虛賦。又烏足道乎。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作仰。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卽養。揚子解嘲。默然獨守。吾太玄。又道德經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是固之也是。是得一也。是與損。揚子雲。嘗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輜軒矣。漢武帝詔。固之。又固。句法本於損。之又多。與損。之又固。從朱。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素樸也。不廣無用之祠。淫祀。非可治人也。不仰殊方之貢。玩物却之無疑也。惟郊廟。怵惕爲享。帝享瑞而發歟。固之。又固。堅志記。命以○之守文。卽其神。卽所謂常有欲。以觀其妙也。又道德經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又固之也是。是得一也。是與損。揚子雲。嘗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輜軒矣。漢武帝詔。無用之事。或多。與損。之又固。是又固之也是。是得一也。是與損。正理。况當此至治之時。乘龍御天。正當仁孝兼盡。以仰答乎天祖。此二條。蓋爲當時奉仙求瑞。而發歟。固之。又固。句法本於損。之又多。與損。之又固。是又固之也是。是得一也。是與損。

一指一魯靈光殿賦一殊方之貢一羽獵賦足以奉郊廟記仁親以爲寶一又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網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賦引大庭卽

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齋祭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

晉輿服志過江服章多缺而冕飾以珊瑚翡翠

顏銅曰郊廟應無用之祠爲寶形似馬碧形似

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慚德多矣三賦之卒章皆寓規於頌卽子雲風羽獵甘泉意也

劉克莊後村詩話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

余觀杜集無韻者唯夔州課伐木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着痛快非鈞章

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此

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

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按歷代賦體如班

馬之兩都子虛乃古賦也若賈揚之弔屈甘泉乃騷賦也唐帶駢耦之句變爲律賦宋參議論成章又

變爲文賦少陵廓清漢人之堆垛開闢宋世之空靈蓋詞意兼優而虛實並運足以超前軼後矣陳氏稱其詞氣雄偉非唐初餘子所及尙恐未盡耳公作賦時正當平世盛年忽云荆門巫峽瀟湘洞庭語厥後奔走蜀楚暮景窮途之兆先見於此詩文各有識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

進封西岳賦表

舊唐書天寶九年正月羣臣奏封西岳從之二月

西岳廟御製西岳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鑾廟下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

所上朱注據表云年過四十又云篇生司空爲十二載冬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冢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

去聲序。然臣之本分。音問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層聞徹宸極。一動人主。

是臣無負於少。去聲小多病貧窮好去聲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切。扶又

未知何以上聲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切。扶又

皇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覲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曰。

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

至。何翠華之默默。朱作默。舊作脈脈乎。維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

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尙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

到之極。謹詣延恩恤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玄宗西岳碑予小子之生

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岳。眸鑒神文。舊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二月右相楊國忠守

司空。穆天子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封禪書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

封西岳賦并序。張潛曰。此序逼真。

漢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月如兗州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辛卯禪於梁父王辰大赦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通鑑開元十一年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二十年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丑至北都十二月辛未還京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

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石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崆峒具矣用黃帝事八駿水用漢武帝事。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子兩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釀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切賢遍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岳之長子兩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以勒崇垂鴻伊太華去最爲難上聲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音扶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謚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色主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聲近甸也其可憚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士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層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泥金繩封以金印吳越春秋宛委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臣甫誠薄劣不勝平聲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朱本去之文粹有爲字其詞曰。

惟時孟冬乃休百工叶音光舊作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首敍封岱之意岱宗前此曾封泰山也合符祥瑞同於黃帝也○封霜降休百工揚雄河東賦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月令霜始降則百工休謝瞻詩一挺之外曰八荒洞天記華山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爲白帝治四岳舊唐書玄宗先天二

衣囊鞬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上加敬禮仍自書所製碑文以寵異之。書東巡狩至於岱宗。前漢氏黃帝也。兒寬傳登告岱宗。漢郊祀志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軒皇軒轅東賦盛哉鏘乎越不可載已。漢禮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揚雄羽獵賦大哉體乎。河注越曰其事甚大不可盡載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去萬騎。去已蠻略怡丑更疑音擬屈矯陸離惟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鳴一作鐘發雷轔辯格澤之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音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上方具左纛黃屋已焜乎本煌於山足矣次敍儀衛之盛千乘萬騎扈從者衆鳳駕四句鑾輿出而車旗擁也。格澤四句天象垂而山妖伏也赤松四句比當時從官山靈四句言百靈呵護地軸下折狀車騎之多草木東飛言順風相向岐梁涇渭言經歷山川萬侯觀岳之禮左纛儀仗所用者○賈誼傳乃草具其儀法。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音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上方具左纛黃屋已焜乎本煌於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其勿切橋其召切顏注。屈矯壯健貌。相如大人賦沛艾赳赳以怡擬兮張楫曰怡擬不前也。上林賦先後陸離李斯書建翠鳳之旗。河東賦乃撫怡。以行氣歷陽有彭祖爲王前驅。河東賦以覆天狼之威弧。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律錢歷名志鏘列仙傳晉灼曰赤松子有狼弧。漢亦曰。太甲之仲子歷夏至越夏神孤。漢亦曰。至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河東賦以覆天狼之威弧。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商終氏太甲之仲子歷夏至越夏神孤。漢亦曰。至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河東賦以覆天狼之威弧。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之銀漢星王延壽康賦紛紛淶浪以流漓。河東賦以覆天狼之威弧。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有大客漢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西征賦浩如河漢。河圖括地象。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

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隅，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洛神賦：「鯨鯢涌而夾轂，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佩之參差。」京賦：「牧昌寓驂乘，張佩之參差。」海若游於玄渚，薛綜曰：「謂朋友遊於周祀圜丘歌也。」風爲馭雷爲車，山靈前馬昆崙滑稽後車：「詩有虞秉鉞，射雉賦業圖。」第四中位有霧封，西方畫。

汜字書，「謂天府杜篤論都賦」，班固東都賦：「若游於周祀圜丘歌也。」

所隴音栖，「謂天府杜篤論都賦」，史記：「漢高祖陳於岐梁，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而朝者萬國。」

傳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前漢董賢傳」，武庫禁兵上用上方珍寶，是尙與上通，又上方下蓋本董賢傳也。此賦用上方珍寶，是尙與上通，又上方下蓋本董賢傳也。

黃屋左纛，如封禪文：「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蓋本董賢傳也。

焜煌，炳煥輝煌，燒燶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蓋本董賢傳也。

足乘去輿，尙鳴鸞和輿，一作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眡音絕壁之清。

曙既臻夫音扶陰宮，犀象律兀戈鋟窓息七宰蘇骨，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此記至岳而御宿也。

賦和在衡，史記：「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

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楊素詩：「甘泉侍清曜。」蜀都賦：「春山隱天。」詩于汝信宿，穆穆肅肅躋躅如也。

雨江賦：「又巨石碑兀以前却。」班固東都賦：「元戎竟野。」宋玉賦：「班固東都賦。」

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乃宿祓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勞音疾，天語祕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

燎上聲達神光充塞切革泥金平菌苔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此記登岳而封禪也太乙神壇之位玄
式祝神之策神光山靈下來享岳有蓮花峯故曰菌苔山上多古樹故云青冥○唐司直漢官名唐亦有之
抱式指太乙下行九宮圖式記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唐司直漢官名唐亦有之
甘此昔司令也河圖挺輔佐黃帝乃齋戒七日至於翠媧之川天台賦注高大峻險貌徐陵孝義寺碑
泉賦馴蒼螭兮六素虬魯靈光殿賦剗劙蠻釐注高大峻險貌徐陵孝義寺碑
高弁蒼遙聞天語漢郊祀志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
有玉牒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候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又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
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間上不言間下下不言又始皇禪於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漢宣帝詔齊戒之暮神光顯著漢兒寬傳光輝充塞論語考比讖金泥玉檢封盛書
詩有蒲菌毛蔓傳菌蕡荷華也孝經鉤命訣封禪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
刻石紀號也張衡南都賦攢立畿駢青冥旰瞑注旰瞑卽莘眠
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嫗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默乙減黑忽風翻而景倒潛殊狀而異色
闔一作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蓊以迴複山嶧呼樂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此記祭畢時景天老指宰相太微二句言山靈陞天弭節六句空中景象恍惚如見也雲氣
謂之三公太微宮垣十星天子之宮庭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庭崔駰東巡賦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
義中雲室之衣袖口也史天官書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上林賦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
徙來中岳嶧巖日親登嵩曹植車渠椀賦嶧絕峯殊狀蜀都賦一異色同榮一詩執子之祛甘泉賦歷倒
今之奧者後人指帝居梁簡文詩宸庭董案子或開雲氣不待宋主劉裕告天文一震極不可以暫曠徐鉉曰
服峨眉又詩保是格報以介福是皇旁蕪子或開雲氣不待宋主劉裕告天文一震極不可以暫曠徐鉉曰
永又錫爾極時萬時億共武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

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麟麒麟一作騏蹠蹠而在郊。鳳凰蔚跂從朱注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嶼切。初兩萬穴爲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此言朝羣后而作樂也。王屬侍從之官。羣后王公畢集高掌華漢志。一「房中歌」飛龍秋游上天。一「穆天子傳」天子北至犬戎。北風雨雪。命王屬休。一「水經注」華岳本秋踰入西園。切神光。一「穆天子傳」秋飛貌。荀子鳳凰春秋。一「注」猶踰踰。一「羽獵賦」秋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在華嚴。一「西京賦」巨靈蟲屬高掌遠蹤。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一「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一「漢房中歌」帝時麒麟游於郊巖。一「張衡西京賦」大雀蹠蹠。一「書」篇韶九成鳳凰來儀。一「朱注」或云跋疑作跂。一「舞劍器行序」壯其蔚跂。一「詩」鈎人伐鼓。一「齊國策」揮汗成雨。一「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若樂八變。地祇皆出。一「魯靈光殿賦」狀若悲愁於危處。一「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既略。一「月令」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一「書」擊石拊石。一「西都賦」震乎激越。一「海賦」羣山月令。一「又」飛湧相峽。一「又」萬穴俱流。一「梁元帝檄侯景文」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久而景同。移樂闋上。悠然垂思。去聲。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音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當鑒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游寥闊。亦所不取。叶音惟此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岳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古切者矣。此言祀岳所以報功德。旣封泰山。則四岳不可獨缺矣。作鎮三輔功。穆漢武能鑒於前人。百姓疾苦能恤乎。民隱○一「潘岳笙賦」樂闋日移。一「唐書」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岳爲天齊王。一「白虎通」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父之祉。以示報。地後論。梁父太山旁小山。前漢夏諺。一「兒寬傳」一遊一豫。封禪告成。一「西京賦」楚辭。一「作鎮於近古」。之所居兮。後漢皇。一「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也。」

「東方朔傳」三輔之地。百姓不足用論語。漢宣帝詔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詩之使立社廟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蓋封山時亦用此法也。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淮南王安書古者封內甸服。注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書平秩四成。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夏趙國策甘露降風雨時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侯溝東方朔像贊精靈永職。趙國策甘露降風雨時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游乎四海發輶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太華去最爲難上聲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予在位發祥墳社者焉烟可勝聲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先則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歎歎聲也。此言從衆議而舉封禪自上段至此皆代擬玄宗之詞黃帝顓頊有適會其時矣。雲臺議卽冢宰輩所言者玄元指太清之獻清廟指太廟之享。周禮天官冢宰書庶尹允諾顏注庶尹庶官之長。漢書賈山不得爲醇儒劇秦美新論老儒碩極莊子六合爲巨。東方朔答客難著於竹帛忠經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封禪文首惡懲沒河東賦發祥墳祉也。注墳降也。社福也。答客難百家之言不可勝記。東觀漢記桓譚爲議郎詔令議雲臺江淹書高議雲臺之上董仲舒策殊方萬里。東都賦奔走而來賓又齊萬國之貢珍詩於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鑠乎眞天子之表。穆清廟楚辭泣歎歎而雷吟王逸注歎歎啼貌。叶平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聲清越百王靈歸華清帝將遊幸驪山湯池矣。鑠盛也。詩於鑠王奉天爲子者矣不然何數千萬載上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師春秋繁露天祐而子之故稱天子吳質答魏太子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郊祀志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從諫則聖。又民主罔與成厥功。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華清宮名。

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岳而無封禪。自管子創爲其說。始皇遂起而行之。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可謂識高千古矣。當時魏徵與諸臣議禮不能明決其非。故高宗復舉而行之。迨明皇時，羣臣紛紛導諛，少陵亦作賦以勸其亦司馬長卿之餘習歟。唐世力闢封禪之謬，唯柳宗元一人而已。

進鵬雕賦表 〔朱注〕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與前進三賦表云：生長陛下淳樸之俗，四十載矣。其語意相類，疑是同時所上者。〔今按〕表中云：自七歲綴筆向四十年。其年次父在進三大禮賦，後應是天寶十三載所作。黃鸝以爲九載者未合。〔顏師古曰〕鵬大驚鳥也。一名鷁。黑色，翮可箭羽。〔張爾恭正字通云〕鵬胡地驚鳥似鷁而大土黃色毛長翅短俗呼皂鵬。盤旋空中搏擊鴻鵠食之。草中有鵬毛衆鳥必自落。鵬之後曰東海青。〔梵書〕一名揭羅闍。杜少陵進鵬賦表：鵬者驚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公蓋以自况云。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陵夷屬上句，或連次句者非。公侯之貴磨滅。磨滅屬次句，或連下句者非。鼎銘之勳不復炤燿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尙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進乎伏惟明主。〔文粹作明主。〕一有明主，哀憐之主，二字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一有揚雄枚臯之徒，庶可企及也。〔劉歆求方言書〕子雲揚頓挫怨賦之徒也。〔伊我思之沉鬱，愴感物而增悲。〕謝朓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又遂志賦〕抑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一無以爲鵬者，驚鳥之殊特，搏擊而

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矣。一作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勗進表獻上。一作以聞謹言。茂雅令逼真漢文至古其立言有致千載之下，想其風流。

鵠賦

當九秋之淒清。朱本誤作涼見一鵠之直上。上以雄材爲己任，橫聲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蕭蕭逸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鷺鳥之累，上百敢同年而爭長？子兩切此鵠之大略也。此敍俊異先舉，其大槩。勁翮飛狀逸響飛聲，不可追去之疾，無留賞擣物神也。○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庚信詩「淒清臨晚景」。北山移文「千雲霄而直上」。魏志「常林傳」雄材奮用之秋，記仲秋之月殺氣浸至。莊子獨往獨來。謝朓詩「稍稍枝早勁」。陳琳書「揮動翮，詩蕭蕭搗羽。孫楚鷺賦「振蕭蕭之輕羽」。詩傳「蕭蕭羽聲也」。古詩「彈箏奮逸響」。漢元帝詔「不得永終性命」。羽獵賦「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陸機鼴賦「取具於指掌」。鄒陽書「鶩鳥累百不如一鵠」。過秦論「不可同年而語矣」。吳都賦「魯爭長於潢池」。莊子「吾爲汝言其大略」。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冬。玄一作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椓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英華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欵捷來於森木。固先擊繫。一作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從文粹英華之課，數備而已。此言虞人取鵠之法。寒之際，椓杙以繫，表禽以爲餌，土於困頓之中，猶獲鵠於來飢，不擇食矣。尤者，雄姿指鵠鳥，潛窺，竦喜指虞人。狎羽狎熱之家禽，數備以鵠備，異數而後已也。○「鸕鷀賦」，命虞人於隴坂。冬神玄冥，故曰冬冥。海賦「蕩鼯島濱」，鼯亦作瀘。沈約詩「亂起」。

未成行。『左傳』涸陰沴寒。『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鮑照詩』飛步遊春宮。『梁武帝書』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大學』於止知其所止。『海賦』蹭蹬窮波。『莊子』豐狐文豹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也。『李巡曰』杙橛也。橛其月反。『漢宣帝紀』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凡書傳中言綱紀者皆借網爲喻言張弛者皆借弓爲喻耳。『左傳注』尤異也。『相如封禪書』殊尤絕迹。『春秋傳』引賦賦。『秦政利鷺長距終得擅場』解見也。騰攫騰躍而攫搏也。『陳琳檄』操舉手掛網羅。『記』凡獻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注』加多也。『晉禮樂志』夏苗歌獻禽享祠。從英華一作告備於王。前漢禮樂志歲時以備數。及乎閏司一作閑。『史記』告備於王。『漢書』大司馬之屬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作殊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去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聲。下聲。卷聲。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聲斯亦足重也。此言畜鶻以供校獵。先習而後可試。周垣御苑。掣曳調習之。挫梗馴服之也。槍纍旌門。田獵之場。上下奔崩。言飛騰而搏擊。電落晝昏。言倏忽而杳冥。○周禮。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月賦升。清質之悠悠。『西都賦』繚以周牆。『西京賦』繚垣綿聯。『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史記』楚春申君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李蟠詩』樹宿博風鳥池潛縱壑魚。『易』君子用壯。槍纍旌門。見前賦。『西都賦』千里吹塵沙。『前漢書』離宮別館三十所。『李平詩』平原廣澤遊獵之地。『西都賦』上下翩翻。『謝靈運詩』西都賦。『前漢書』王勝傳。『雲蒸列布』。『李廣傳』意氣自如。『記』觀者如堵牆。『胡笳曲』疾。『梁武帝書』至都下觀者如堵牆。『老子』燕處。欲以爲功効。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特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感我往來。趙趙我場圃。雖青骭帶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一作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

逮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哮其音。颯爽其虛續。下聲韻而繚繞。尙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切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宿夙一作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此言鷹之効能。勝於鷹隼。國家巨猾。非大才不克剪除。猶狐兔宿妖。必大力方能勦滅。青骭白鼻之鷹。但能料物。而不能追取。以狐兔之脫走如神耳。嘵哮以下。見鷹能制勝出奇。○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戰國策。狹兔有三穴。僅得免其死。魏文帝長歌行。久城育狐兔。謝惠連文。東府掘城得古塚。桓譚新論。雍門周見孟嘗君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庚信詩。日晚荒城上。江淹詩。霜露一何緊。齊書。蜀都賦。鷹則青骭素羽。王延壽王孫賦。或爪縣易。其行趨趣。詩。九月築場圃。盤辟。王襄莊子。投迹者衆。解嘲。王襄洞簫賦。班匠施巧。畫一奇出。東方朔傳。上知朔多端。夙昔夢見之。楚辭。驥垂雨耳中坂蹉跎。沈約彈奏。造次以之。揚雄賦。詩。予下轄窮縹。薛綜西京賦注。轄臂衣鷹下。轄而擊。射雉賦。繚繞解。肥白如瓠。下轄窮縹。時容與以微動兮。史記。田單傳。齊人追亡逐北。楚辭。驥不揚聲。驥而擊。射雉賦。詩。予。正人呼鷺鷩。鷺鷩不與鬪捷。鷺鷩之輕鷹隼。託鷁鷩本以長大爲自命。然望鷁却步。如對強敵而逡巡矣。斯時鷁鳥見其先鳴。將欲起而拉之。彼遂遠去。以避其鋒。此雖未嘗濫擊。多取亦足以驚新示異矣。○西都賦。鷁鷩鷁鷩。爾雅。鷁鷩鷩。郭璞曰。卽鷁鷩也。大如鶴。青黃色。亦有灰色者。長頸高脚。頂無丹兩。顧鷁鷩。鷁鷩之輕鷹隼。託鷁鷩本以長大爲鳥也。文山鴻豹肥腯多脂。孔穎達曰。鷁鷩性不樹止。急就章子。鷁鷩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正字通云。鷁鷩亦名鴻鷩。訛爲錯落。

丘遲書慕鴻鵠以高翔「莊子」美髯長大「鶴鵠賦」肉弗登於俎味「月令」鷹隼蚤驚「東都賦」逸巡降階「尸子」戰如鬪雞勝者先鳴「枚乘詩」天路隔無期「左傳」君其問諸水濱「記」諸侯不掩羣「西京賦」蛭嶺盡取「曹植與吳質書」雖不得肉亦且快意「魏文帝與吳質書」自夫音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檻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躡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杖枿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此言生質氣概之特雄士以正氣而斥奸降精四句摹其狀貌架軒四句擬其神采趾躡四句稱其魄力○「傅玄鷹賦」舍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魏彥深鷹賦」身重若金爪剛似鐵「孫楚鷹賦」深目蛾眉「含芒」魏彥深鷹賦「長筋麤脰」說文「楹柱也」「魏文帝書」譬如純漆「劉孝儀啓」劍匣光俱流「楚辭」叢薄深林今人上慄「注」薄草木交也「王肅之詩」味存林嶺「海賦」萬穴神異經「獮鷹性忠而邪則觸之」張楫上林賦注「獮鷹一角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主觸不直者「東晉玄居釋」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魯靈光殿賦」枝撐杖枿而斜據「」竊位明刺當時素餐尸位之流○「陶潛詩」眼勤盡歲月「魯靈光殿賦」私怪其故「古樂府」黃鸝摩天極高飛「劉孝威詩」江漢英靈信已衰「莊子」決起而飛槍榆枋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從文粹英華「」未言不用而潛身有合用舍行藏之義「絕壑長汀遙迹水濱」巢杳冥語「」私怪其故「古樂府」黃鸝摩天極高飛「劉孝威詩」江漢英靈信已衰「莊子」決起而飛槍榆枋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從文粹英華「」未言不用而潛身有合用舍行藏之義「絕壑長汀遙迹水濱」巢杳冥

時仕宦者嚴局自喻身老退閑也。○「駱賓王詩」薄烟橫絕壑。——「盧思道詩」薄暮隱長汀。
都賦坂坻巒崿而成巖崿與莫同音。——「答賓戲」絕以年歲。——「東京賦」闕庭神麗。——「曹植表」南
未奉闕庭。——「鷗賦」淮南子鈎爪鋸牙於是摯矣。——「傅玄鷗賦」鈎爪懸芒。——「春秋元命苞」瑤光星散。
爲鷗賦。——「西都賦」割鮮野食。——「三輔黃圖」漢有金華殿大玉堂殿。

待月詠嚴局

宋之間詩

喻公三上賦而朝廷不用故復託鷗鳥以寄意其一種慷慨激昂之氣雖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屬比
喻有悲壯之音無乞憐之態三復遺文亦當橫秋氣而厲風霜矣前幅布置效袁淑廬山公文

天狗賦序

序言天寶中其年次先後不可考矣今以類相附故編在鷗賦之後

天狗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辛氏三秦記白鹿原上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也

天狗賦序言天寶中其年次先後不可考矣今以類相附故編在鷗賦之後

天狗吠而護之天狗星主兵象當時御狗以

下其上有賊天狗見矣賦言月窟流沙此物蓋自西域來也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捷一作無與比者

甫壯而賦之尙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聲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焉從英華天風幡集勿乎回薄上揚雲旛兮下列一刻猛獸夫扶

後並

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狺佑忽不樂洛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切於虔能知

其去就向若鐵柱一作樹欹而金鑠斷兮事未可救警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

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

首敍華清獸房得觀猛健之狀神秀異於羣獸故

伏櫨志在千里意食肥身瘦形之異一擲解鬪才之雄無私卽下文不愛力不虛卽下文破要害○長老驥

門賦志在千里意食肥身瘦形之異一擲解鬪才之雄無私卽下文不愛力不虛卽下文破要害○長老驥

澹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澹猶動也起句突用澹字本此言望華清景象莘莘漠漠有似澹

然搖動也魏都賦莘莘蒸徒一注莘莘衆多貌漢四皓歌樹木漠漠一注漠漠濃盛貌張楫注栽制貌上林賦

貌山殿卽華清宮庚肩吾詩一山殿下穹窿戍削見子虛賦一張楫注栽制貌上林賦

眇闇易以卽削。『郭璞注』闇易衣長大貌易音曳卽削言如刻畫作之也。然則戊削與卽削蓋音同義合。『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正字通』崛拔起貌。『陸倕石闕銘』鬱蟠重軒窮巖仄宇。『鶻冠子』精神回薄震盪相轉。『西京賦』揚左纛被雲梢。『李善注』謂旌旗之旒飛如雲也。『高唐賦』猛獸驚以跳駭兮。『西京賦』檼嶧嶧。『埤蒼曰』嶧嶧山崖之貌。『天台賦』山嶽之神秀。『爾雅』猿狺如號貓食虎豹。『郭璞曰』卽師子也。『西京賦』猿狺超而高懸。『顧野王曰』猿黑猿也。『淮南子』萬夫莫向。『魏得波斯國千里馬以銀爲槽金爲鑣環』。『魏賈岱宗狗賦』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鎌而斂石。『西京賦』卒不能救。『晉書』譬疾走貌。『傅玄走狗賦』濟盧泉涉流沙。『列女傳』食人之肥鮮。『三國名臣贊』玄伯剛簡。『南史』劉裕一擲百萬。『趙國策』兩虎共鬪。『又』相鬪兩罷。『列子』王延壽王孫賦。透乃透脫之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溼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驅。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去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去聲』問鬚虛交切。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並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眞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英華』作等。以爲大切。唐佐旣而羣有噉。『徒覽』切。昨責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上』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回。閉目而去。事田獵。得騁攫噬之才。副君謂東宮蚩尤指將士禽穿鹿走鷹犬之技窮矣。捷來八旬極言天狗之迅厲勇悍。千蹄六句言羣獸見賀而此不居功。羣有十旬言諸獸爭食而憤叱以散。拗怒各知愧恨也。絕甘不急於收食。小者亡走大者被傷。譏其無功而就食也。○『前漢』疏廣疏。太子國儲副君。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西京賦』奉命當御。詩。叔于田。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革而定陸梁。『漢書』孫寶傳。鷙鷀賦。提挈萬里。『左傳』鷙始擊當順天氣。『東都賦』丘陵爲之搖震。『瑞應圖』匈奴史克曰奉以周旋。

決獻豹犬錐口赤身高四尺。『鷄鵝賦』飛不飄颻翔不翕習。『注』翕習盛貌。『莊子』樂鹿見之。箭之。『漢書』材官蹶張。『應劭注』材官有材力者。『記』野虞教道。漢九尺。『鷄鵝賦』庚亮表出總六軍。『漢書』材官蹶張。『應劭注』材官有材力者。『莊子』焉知仁義之不爲桀驦。『注』矢之鳴者。俗謂響。足輕。『史記』玄走狗賦。『注』鼈錯傳。『正字通』鼈鳴鑄也。通作鳴。『莊子』而景屬兮。逾窮冥而騰起。『孫楚與孫皓書』王襄頌要害之地。越國蹶若歷塊。『班固西都賦』乃拗怒而少息。『謝朓詩』高臥猶在茲。『東方朔客難』雷殷殷而響。『賈誼策』雄姿猛相兀然。前轍可任。『羽獵賦』未敢以身許人。『莊子』苦體絕甘。『曹植雞雀賦』君欲相敵實不。『羽獵賦』彈耳。『東方朔客難』猶孤豚之咤虎。『陸機辯亡論』割據山川。『揚雄解嘲』膽破而不敢謀。『陳琳檄文』鷙犬之才爪牙。『哀婦賦』怖魂亡魄。『韓非子』吉婦取棗啖吉。『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哀婦賦』嗟低徊而不忍。『漢世南師子』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蹠蹠以皆從兮。肆從英華。『猛乞鉛銳賦』扶靈物固不合多兮。胡故一作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虬。一作螭。『莊子』輶金盤。初一顧而雄才稱聲。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闔闔而吼紫微。兮卻妖孽而不得上聲。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此言異材得近君前幸之也。東山在驪山。然來自遠方。得邀君王之顧盼。吼紫微而却羣妖。此正遭逢吐氣時也。○騎乘也。『莊子』萬物役役。『漢書』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鷄鵝賦』易引重致遠。『佩蒼龍之蚴虬兮』。『古詩』金盤鱠鯉魚。『曹植詩』一顧千金重。稱是足以稱君之星七在紫微。『西京賦』思比象於紫微。『李注』天子乃御玉輶。『漢書』蒙聖主使昊。或作冥。切上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闌。仰千門之峻。作

峻嶠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

獵兮尤見疑於蹠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一作身之暴切。潘岳从君殘者周垣隔以院牆也。自當事者有沮抑之意至尊雖欲識賞而無由矣。從此君門萬里歲華虛擲孤立摧

凋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倘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此恐雄姿老於空院惜

者周垣隔以院牆也。自當事者有沮抑之意至尊雖欲識賞而無由矣。從此君門萬里歲華虛擲孤立摧

俟郊賦中猶存數語未究淵源尙

畫馬讚韓幹公同時人此必纘於賦後

間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驛驥老大驥裏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驥縱恣

四蹄雷霍一日天地御者閑敏云一作英華從去何難易曳愚夫乘騎動必顛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

已矣茫一作哉但見駕駒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篇中凡三轉韻初言馬相之特殊次言名馬必

畫馬本意在首尾點明○穆天子傳天子之八駿有驛驥耳

免同以明君有德則至漢書音義驥裏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注四駿馬名白帖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堅者千里馬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痕如井字抱朴子騁蘭筋以陟六方

漢書天驥之駿逸態超越謝惠連詩蕭疎野趣生晉傅玄馬賦

良工送玉鞍却駢驥而不乘兮策駑駒而當以招絕足

劉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

便閑此王直方詩話蘇子瞻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

非輿考衛諸古閑禮字臨所文本若不作開闢也

閑敏却未嘗家曲爲避諱如留歡卜夜閑改爲上夜關翩翩戲蝶過閑幔改